

廿六年二月十九日

目 要 期 本

林語堂：抵美印象  
黃嘉德：羅斯福傳

老舍：我的幾個房東  
蕭靜：起死回生

黃嘉德：蕭伯納情書  
王貽謀：世界末日

凌霜：瘋子治療法  
李心永：死的神秘

黃嘉音：低能兒的母親  
藍萍心：國聯內景

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  
黃嘉音：南極之夜

# 西風

第 三 期  
四 月 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北平圖書館藏

## 西風之刊報及 風創以各之判

林語堂西風發刊詞節錄——「西風」與世人相見在「宇宙風」之後，而發端在「宇宙風」之前。我每讀四津什誌文章，而感其取材之豐富，文體之活潑，與範圍之廣大，皆足為吾國什誌模範。又同讀我國什誌，而嘆其取材之單調，文體之刻板，及範圍之拘束，因每憤而有起辦「西風」之志。所憤者何？一、憤吾國文人之與書本太接近，與人生太疏遠……二、憤文人之架子十足……三、憤文字成為讀書階級之專技。然非另辦什誌，專譯西洋什誌文字，不足以見中西什誌文字與內容相若之巨，而為將來中國什誌開一蹊徑。

各報對西風創刊號的介紹及批評——本期「西風」充滿譯筆流暢的趣味文章，預料必能吸引大批中國青年之注意。與一般中國小冊式的什誌對比起來，此新刊物之內容豐富多矣。「西風」編排醒目，選載西方第一流藝術家之漫畫，尤為特色。「西風」取材豐富，文體活潑，範圍廣大，為中國什誌開一新紀元。——大陸報。

昨天收到黃氏昆仲編輯的「西風」月刊，翻看一遍，正是我個人所需要的一種什誌，其中最好的文章當數「父親的後悔」、「鐵肺的故事」等篇。「西風」出世，能夠「不胫而走」，自然很好。雖然只銷五本，也無損於它的價值。

——立報「言林」殺純君。  
給予讀者一個好讀物。……這一期「西風」的內容，是使人相當滿意的，我們讀來有如讀「Living Age」或「Reader's Digest」的感覺，覺得其材料選擇的豐富得當。其中像：「洋鬼子眼中的中國人」、「父親的後悔」、「星珠旅行」、「女教員做人難」、「破壞罷工的機關」等，都是有趣味的好文章。我們被空洞不着邊際議論的一般什誌纏得頭痛久矣，得此冊，真是喜不自勝。……本期的文字中，有好幾篇是「特寫」，如「罪犯與徵塵」，如「醫院瘴疾記」，如「汽車賊」，讀來都叫人如身歷其境，津津有味。「西風」還有一個長處，所載各文的譯筆，都極流暢明易，一向怕看那等奧妙難解的翻譯的，儘可放心。——華美晚報副刊 達君書報介紹。

## 訂閱本刊 四大利益

- (一) 定價廉 本刊月出一冊，定價國幣二角，預定全年，祇收二元，半年一元。
- (二) 發書早 本刊於每月月初出版，定戶概於出版前四天發書。
- (三) 材料富 本刊為各西洋雜誌之精英總匯。訂閱本刊，等於訂閱大量西洋書報。
- (四) 長篇好 本刊按期連載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及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訂閱本刊，可以同時閱讀兩本名貴譯作。

幽默半月刊

# 談風

海戈·渾介·黎庵·主編

第三期已於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每逢十日  
廿五日出  
版零售大  
洋一角

有了小孩已后  
關於養鳥  
說癡  
玉玲瓏閣叢談  
歐蘇不通  
无定室詩正篇  
尋心(長篇幽默傑作)  
遲到糾紛之解決  
懷成都  
國慶前夕追記  
殷委員長國慶演講記  
惡管家(海外軒渠錄)  
關於真假盛成(語林)  
半月志異  
談鋒(六篇)

老舍  
知堂  
渾介  
施蟄存  
錢仁康  
海戈  
老舍  
公西華  
海戈  
薛等  
田无災  
張沛霖  
陳企華  
各編者  
家輯

本刊長期執筆  
周作人 姚穎 施蟄存 黃嘉音 老舍 老舍  
徐子愷 陶亢德 林語堂 何容 曙山 華文武  
豐子愷 凡魚 錢仁康 莘等

### 創刊號要目

林語堂先生近影手跡  
緣起  
半月志異  
與友人書  
結緣豆  
番表  
難產記  
工犯日記(長篇)  
文壇的秋操  
偷寫章  
尚有一萬有文庫  
「談鋒」等要目不及備載。

海戈  
編者輯  
林語堂  
知堂  
老舍  
老舍  
許欽文  
關西文  
渾介

### 第二期要目

尋心(長篇)  
關於選舉  
我的政治工作  
玉玲瓏閣叢談  
談人間樂  
悼魯迅  
无定室詩  
「政治工作大綱」  
偷寫章  
尚有一「幽默文粹」  
「語林」  
等，不及備載。

老舍  
姚穎  
何容  
施蟄存  
錢仁康  
周黎庵  
海戈  
周劭  
渾介

目	定價		郵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時間	冊數	
半年	十二	一	國內日本香港澳門歐美南洋
全年	廿四	二	元三元二角四元四角
半年	十二	一	元一元六角二元二角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宇宙風社總經理·代定

# 七西風

第四期目錄

廿五年十二月一日

## 專 篇

抵美印象……………林語堂

致國內友人書……………(四一〇)

我的幾個房東……………老舍

留英回憶錄之二……………(四一八)

雨絲風片……………編者輯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四二四)

## 冷眼旁觀

東洋人眼中的西洋人……………張哲生

東西生活之異點……………(四二五)

生活感言……………夢谷

兩個觀點……………(四二八)

## 科學·自然

起死回生……………蕭靜

怎樣叫死人復活……………(四三二)

死的神秘……………李心永

肉體和靈魂的深淵奧妙……………(四三七)

世界末日……………王貽謀

大地之毀滅……………(四四三)

## 心理·教育

瘋子治療法……………凌霜

希奇古怪的事實……………(四四八)

不痛之痛……………孔斯文

痛的心理觀……………(四五二)

##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沈復著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林語堂譯

蕭伯納情書……………黃嘉德

兩個天才藝人的紙上談愛……………(四六五)

婦女·家庭

有目無睹……王宏喜

盲女給亮眼睛瞎子的忠告……(四七四)

低能兒的母親……黃嘉音

在眼淚中找到的快樂……(四七九)

傳記

美國總統羅斯福……黃嘉德

現代巨人之偉大性格……(四八六)

國際·政治

國聯內景……藍萍心

公說公理的大本營……(四九四)

法國人民陣綫……曾維明

社會主義與法西斯蒂的戰線……(四九九)

法國與法國人……陳師超

國民性與生活……(五〇四)

軍備·戰爭

兒童與戰爭……金安人

脆弱腦中的慘酷印象……(五〇九)

未來的空戰……陳未鳴

空中霸王的雄姿……(五一三)

社會·暴露

希特勒的密探……許以牧

德國的偵探網……(五一八)

西洋綁票法……羅浮春

外國流氓素描……(五二三)

雜感·幽默

著作家的兩重生活……吳志鵬

作家新指南……(五二六)

開會難……亞伍

獨裁者的煩惱……(五二九)

西書精華

南極之夜……黃嘉音

冰天雪地中的生活……(五三二)

最後一句話·吹毛求疵·珍文趣屑·名人雋語·筆花·西洋漫畫選·補白



今晨飯後出外散步，見前面有一婦人，襪上有一破洞，心中爲之大慰，突有身居故國之感。

## 抵美印象

林語堂

——致國內友人書

老陶：

真糟糕。離滬來美，已四十日，至今未作一事。蓋我旅行時便不能想，想時便不能旅行。嘗聞作家著書，須作長途旅行，藉以開拓眼界，啓發靈感，好像非把書寫成不可，這點我看殊屬可笑。故鄉豈無人形動物，可供觀察研究？而且，一切人類在骨子裏，豈非一樣？美國女人補破襪子，與中國女人有何不同？美國女人也豈非喜歡討價還價，爭些便宜？一切事物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同。今晨飯後出外散步，見前面有一婦人，襪上有一破洞，心中爲之大慰，突有身居故國之感。

你要我寫點抵美印象。我看見過甚麼呢？我在船上見一老胖婦，身穿游泳衣，出現於吸煙室。我看見太平洋上海水萬頃。我因見海水洋溢，是以火奴魯魯人士以太平洋之將來見詢時，答以太平洋將來仍有這麼多魚。中仍有這麼多魚。我們誰有資格坐霸太平洋呢？太平洋中的魚，豈不多於全部上帝選民？魚類豈不也是



兒女！你看，上帝賜魚類以三分二的地面，祇給人類三分之一。

水中魚類，大約與人間一樣，也有爭權奪霸，妄自尊大這類蠢事。以為自己比別人高明，想要教化別人。水中大約與水面上一樣，也有種種破壞行爲。水里與水外一樣，也有大魚吃小魚這種非法舉動。水中也有與人間一樣，頑固思想和種族偏見：金魚笑劍魚長鼻，劍魚罵金魚爲虛榮與多情種子，蟹笑章魚走動的怪樣子。大魚大約也想管別人魚類的獨裁者也。和歐洲那些獨裁者一樣愛好虛榮，一樣自滿，一樣自得其樂；徒勞無功的魚外交家，坐在太平洋海底開國際會議，和日內瓦那些紳士一樣，不能得到一個結果。我祇能想出一點不同，就是在魚類中，貧窮挨餓這類的事，一定比人間少。

我寫此信時，是在本薛凡尼亞州一位美國朋友的鄉間住宅中。此地鄉間景物起伏，真美極了，雖是陌生而新異，可是真美麗。你看，我甚而非調整我的審美觀念不可了。一切都真青翠和平，美麗；這里有榆樹與楓樹，還有別種綠葉成蔭的大樹，你信不信，也有楊柳呢！可是這些都如此陌生，如此新異，如此美麗，叫人不能發生甚麼聯想。我不知不覺在找能叫我憶起故國與童年的事物了。我現在才明白英國人爲何手不離傘，比方說，我真懷念石頭。風景沒有石頭，便不能算風景。這里有美麗的樹林，可是樹林把石頭遮掉了，樹林大石，兩者不可兼得；至少在這里是如此的。那美麗的 Delaware 河給我以親切之感，當你馳過那些平直的汽車路時，瞥見一兩棵楊柳樹，那麼孤獨，雜在異鄉的景物中，你的心便會突然一跳。這些楊柳長在那兒，沒人理睬，可是它們還兀自在微風中輕擺柳腰，迎人微笑。楊柳在微風中跳其溫靜曼妙之舞，它不跳爵士舞，我想，這便是楊柳在美國的致命傷了。

羅丹說，「遲緩是美麗的。」可是羅丹是法國人，而中國人與法國人的精神又是這麼相近。那麼，我們祇得讓那些楊柳去哭泣了，像孤獨憂悶的孤兒一樣，可是它們還在迎人跳舞，似乎不知憂悶一樣。

那麼，我如今算是身在美國了。美國在蘇聯人士眼中，既是萬惡地獄，又是天堂福地，所謂萬惡地獄者，是說資本主義的萬惡地獄，所謂天堂福地者，是說機械文明的天堂福地。我知今日蘇聯人士所崇拜者除列甯外，其次便是熱水龍頭。我想蘇聯人士如能集萬人於紅場，舉行集團淋浴，由史太林開水龍頭，便是他們的天堂。可惜我係華人，對於集團沐浴，殊不能感興趣，我雖欣羨資本主義與機械文明，可是對於兩者，都不盲從。

美國豐衣足食，生活安全，美國有和平，我已講過，美國亦有青翠美麗之原野，有乳牛，有富於田園詩意之養雞場，有榆樹，有楓樹，甚至也有楊柳。換言之，美國有使人生快樂的物質基礎。不錯，美國有生產過剩，也有失業，不過生產過剩與失業，根本上並無錯誤。將來總有一天，大家都要生產過剩，大家都要局部失業。你不能阻止機械文明之進步，機械文明便是生產過剩之進步與閒暇時間的增加，大家都要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嬉戲閒暇了。機械終究必把一切工人，造成可恨的有閒階級，早上工作，下午玩耍。資本主義與生產主義國家，兩者既同欲增進機械文明，既同有職業與閒暇之分配問題，則資本主義文明與共產主義文明，終必碰頭。閒暇問題必永為各種文明之中心問題。所以機械文明本身並無錯誤，美國就是機械文明的領導者。

我已說過，美國有使人生快樂的物質基礎。美國人豐衣足食，國內有昇平氣象，人民生活亦甚安全，美國又有可愛的柵樹與榆樹。我想你我都同聲問道，「還有甚麼呢？」美國人快樂乎，何物使之快樂耶？美國人是何



等樣人？因爲決定人生價值的，畢竟不是他所有的東西，而是他的爲人。

當然，提起快樂問題，實在太不公道。問『美國人快樂乎？』或問『物質繁榮使之快樂乎？』猶如拳賽之時，擊人下部。世界恐怕無一文明，能受這種試驗。你如欲以快樂爲文明之惟一標準，則巴里人之文明，將高於中美文明矣。此雖是有智識者所表現的一種好姿態，然自人情上看來，則並非如此。爲人總須近情。吾人需要科學，吾人需要昇降機，自動梯，硬木地板，真空拭塵機，好的美術館，博物院，及星象院，可是除了那些鄙俗而博愛的百萬富翁外，還有誰要捐錢給你的美術館，博物院和星象院呢？美國所有的研究院與古物陳列所，代表靈與肉，科學與鄙俗的財富間之妥協。科學家所以還能活着工作，全靠資本家餵養，後來如果一旦發跡，成爲社會名人，便與地產家的寡婦結婚。吾人既居此慘苦人世，便祇好盡力掙扎下去。在我看來，美國既非資本主義之萬惡地獄，亦非機械文明之天堂福地，美國祇是一個尙過得去的人類社會，有好機會可以叫懂事的人發展到相當快樂的地步，使普通人能享受更大的物質文明而已。你要叫我做粗魯的唯物主義者，也隨你便。我並不是印度聖人，願上讓螞蟻造巢，向機械揮拳。無論甚麼時候，我都願喝一杯冷蕃茄汁，而不願喝一木碗從路旁池中取來的水。

不，你不能叫我做粗魯的唯物主義者；我祇是想自己享福，也想觀察美國人怎樣享福。我嘗說，最能使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好的文化。可是請別誤會。你到帝國大廈去參觀，當昇降機把你送上雲端時，你是享到福了，你到無線電城去參觀，當你降到地底去時，你也算享到福了。不過我所指的並不是這個。這些是小孩和普通一般美國人，一般無線電聽衆，電影觀衆，航空熱者，及開快車者的興奮玩意兒。開快車者從每小時八十哩的速率所

得的興奮，正和小孩在 Coney Island 遊藝場看小火車時所得到的興奮一樣，開快車者與小孩在精神上這  
麼相像，真是可惜。普通一般美國人也跟小孩一樣，要有新玩具才行，不論無線電城或麻將牌都好，他們又和小  
孩一樣，極容易玩厭。普通一般美國人非尋開心不可，這種開心離歡樂一分，離真快樂兩分。我看普通一般美國  
人不知怎樣享福。如果把他的汽車拿去，把他關在家里，又把無線電關掉，他便要和籠中猴子一樣不快活了。

Thoreau 和 Emerson 愛好自然的靈魂啊！美國文明是大家都承認為不完美的；不過那一種文明不是  
如此呢？美國人士的精神，殊欠沉靜，不然便是他們不敢表示沉靜，這也是事勢使然，無法避免。美國生活的動態，  
墾荒的傳統，每年從中歐遷入的移民，都叫他們的生活不能沉靜。美國怎麼來得及同化那些移民，叫國內文明，  
不至於失去本色呢？我看美國彷彿是一帖還在民族大爐中提煉的八卦丹。也許百年之後，才能練成澄澈透明  
的八卦丹。你總得給人家一點時間。我們信口批評文化與文明生活，似乎是在小食店叫點心吃，一分鐘便可燒  
好一樣。其實不能如此。你不妨儘管說中國文明較近人情，較有閒暇，較能切貼人生，在某些時期也較有個人自  
由，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普通一般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上，日常工作上，社會觀念上，對兒童與動物的愛護，屹然  
獨立的精神，與待人接物的禮貌方面，都有其極好的品性，使我敬仰。這樣講來，似乎有點自滅威風，可是普通一  
般美國公共汽車售票員，開電梯的；同車旅客，警察，店員，比現代都市中的華人來得有禮貌。上海街車中售票員  
的舉動，要是給孔子看見，一定高舉雙臂，氣得發抖。

此外便要說到美國的民主精神。我是指自尊心與個人自由說的，這兩點是民主精神的最後目的。比方就

拿出版自由來說，The New York Herald-Tribune和從前The Nation週刊譏評胡佛一樣，儘可恣意評擊羅斯福。齊格非歌舞團甚至編演一劇，用以諷刺政府機關，呼之爲『中央浪費委員會』（此戲譏諷政府之浪費；『謂中央浪費委員會』計劃造橋，惜河太窄，橋太短，而所費太少，有委員曰，欲長不難。或詰之，答曰，勿架橋渡河，沿岸造去便是。）我以爲這是好現象。我相信，同時也希望，美國自由之傳統非常根深蒂固，使美國將來不致於變成共產主義者或法西斯主義者。如果美國人民沒失去嗜愛個人自由之天性，這自然是不至於的。我知道美國人士在這方面還需要一點自信。可是，我相信民主精神乃屬美國人民之天性，也相信創造世事發展之路向，必有賴乎天性。不錯，出版自由在統治者看來，確是討厭的東西，但法西斯黨徒或共產黨徒與信仰民主主義者間之分別，就在法西斯黨徒視出版自由爲討厭的東西，因此加以壓制，而信仰民主主義者亦視出版自由爲討厭的東西，却感謝上帝使他們有這麼一種光榮的討厭東西。出版界，國會，其實一切民主機關，都是（或原意是要做）統治者的討厭東西。我嘗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關係，猶如騎師與馬；所謂民主精神，就是被騎之馬，有權與騎師講話，有時亦可質問他的行爲及動機。法西斯的統治者是個蠻橫的騎師，喜歡根據自己的癡想去逞能，以爲理應努力把馬鞭策，迫其走上勝利之路。他必得蠻橫，否則他便不成其爲法西斯主義者了。法西斯主義的心理基礎，就是蔑視被統治的人民，這種蔑視的態度，是欲蓋彌彰的。我深喜美國的馬不愛任人鞭策。

其實我對美國的民主政治，並沒過份的尊敬；因爲民主政治，或由一般平民來執政，在我看來，始終有點好笑。我不久就可看見選舉總統的情形了，這是美國人民每四年必發一次的熱狂，其定期與瘧疾一樣準確。我要

看看到底誰最會向民衆撒謊，共和黨呢，還是民主黨。如果最會撒謊者是共和黨人，他們便選出共和黨總統；如果最會撒謊者是民主黨人，他們便選出民主黨總統。此處我祇指政黨機關而言，非指總統候選人個人，因為總統候選人僅是個老實君子，奔走全國，爲黨撒謊，如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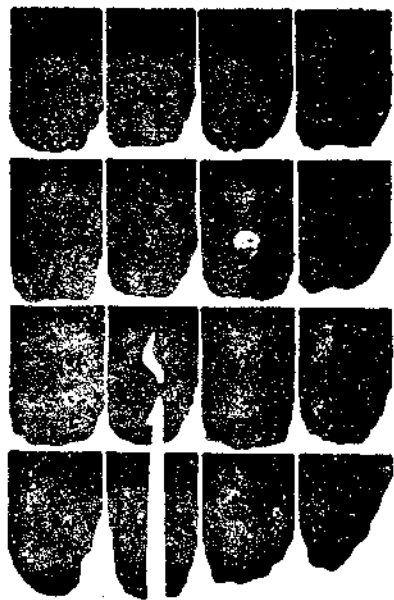
我們都是圓顛方趾的人類，我們還能冀求甚麼呢？其實我所說的民主精神是，指羅吉斯（Will Rogers）那一種；因爲我覺得羅吉斯是最典型的美國人，他痛惡禮服和白色領結，以及一切勢利行徑，他終日快活，任情幽默。羅吉斯那種民主精神，確是值得有的。單以自然生物實驗來說，使一百個 Andrew Mellons（美國歷任財政部長，一個金錢主義者）受苦，去產生一個羅吉斯，亦不能算是浪費。假使美國人有眼光，他們應該感謝造物主。

我看此間人士，對於中國事物，愈來愈感興趣；中國雖則始終不許西洋人士去了解她，甚至不許遊歷家觀光中國，可是外人對她還是感到興趣。如果中國由宣傳得到一點好處，這種結果也不能歸功於中國政府。老大的中國啊，她跟舊式貴族一樣，很看不起宣傳工作。另一方面，日本却每年耗百萬金作宣傳費，我甚至聽說她還要用五十萬金，使美國人相信她是個文明國家，並使人相信他們亦知怎樣品茗。雖則日本如此爲自己作宣傳，爲中國作反宣傳，可是我覺得一般美國智識階級還是同情中國，厭惡日本。這樣，日本人自必用非常認真，用極不幽默的態度，跑來問你道：『嗨！這是何故呢？這是何故呢？』這種日本人倒也天真可愛。我願把這件事解釋給他們聽。比方兄弟兩人吵嘴，年幼的那個跑到媽媽那里去，說哥哥侮辱他，並且先動手打人，而那位哥哥却只管撈

在那里，不作一聲，賢明的媽媽自然疑心那弟弟是狡猾的小壞蛋，因而叱罵他了。那小壞蛋便目瞪口呆，一邊走一邊喃喃說：『噯！這是何故呢？這是何故呢？』如果我是日本人，我必奉勸日本外交家不要再玩那套修辭與強辯的把戲，先去學點幽默。比方今日紐約時報載日本發言人聲稱他們將派遣九艘兵艦前往中國，『去肅清反日情緒。』那位發言人真是把自己當傻瓜，也把全部日本海軍當傻瓜。派遣兵艦去肅清一種情緒，尤其是反日情緒，未免大謬。以兵艦去撲滅火災，革命，蝗虫，甚至去撲滅一只蒼蠅，均無不可；可是派兵艦去肅清一種情緒，恐怕連懂幽默的美國人聽見，也覺得有點吃不消。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如果看到此文，我希望他注意這點，叫他們的發言人不要再說此類發噱的話。此輩滿自以為如果九艘兵艦不夠，四十九艘總可肅清中國人民心中的反日情緒了。這種求婚乞愛的方法，可真奇怪了！願上帝賜日本人一點幽默感。

### 太太的眼中丈夫

林肯夫人對隨便甚麼地方的人都喜歡他。他有一天會做美國總統的，假如我不是這樣想，我決不會和他結婚，因為你看得出他長得並不漂亮。不過他看起來不是很像可以做一個很神氣的總統嗎？托爾斯泰夫人他真實的溫情很少；他的慈悲不是從心中來的，而祇是從他的主義上來的。他的傳記會告訴你，他怎樣幫助勞動者搬運一桶桶的水，可是沒有人曉得他從來不讓他的妻子休息，在這三十二年中，他從來沒有給他的小孩一點水喝，或是在他小孩的牀邊花五分鐘，叫我在勞碌中有片刻休息的機會——黃金什誌



『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爲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甚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其實，裏面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 我的幾個房東

老舍

——倫敦回憶之二——

初到倫敦，經艾溫士教授的介紹，住在了離『城』有十多英里的一個人家裏。房主人是兩位老姑娘。大姑娘有點優氣，腿上常鬧濕氣，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家務統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誠實，且受過相當的教育。

她們的父親是開麵包房的，死後，把麵包房給了兒子，給二女一人一處小房子。她們賣出一所，把錢存在銀行生息。其餘的一所，就由她們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過，家庭教師。可是因爲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樓上的兩間屋子租給單身的男人，進些租金。這給妹妹許多工作，她得給大家作早餐晚飯，得上街買東西，得收拾房間，得給大家洗小衣裳，得記賬。這些，已足使任何一個女子累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她於這些工作外，還得答覆朋友的信，讀一兩段聖經，和作些針綫。

她這種勤苦忠誠，倒還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她的哥開着麵包房，到聖誕節纔送給妹妹一塊大鷄蛋糕！她決不去求他的幫助，就是對那一塊大鷄蛋糕，她也馬上還禮，送給她哥一點有用的小

物件。當我快回國時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彎，髮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

在她那裏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爲二房東都勉強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裏住了三年。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專就文字方面上說，他會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的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爲學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爲心臟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了。

戰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回到倫敦，重整舊業，他又去教書。爲充實學識，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爲工人們預備的，彷彿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什麼地位，可是實利上並不壞：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分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閒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家，有碩士的學位。來倫敦游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庭，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還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銷，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面，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裏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烟，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遇見了他，他到那裏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裏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爲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拼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裏蒼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裏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攥着點錢，笑着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爲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爲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



常來，他頂可愛。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閒着沒事，他只爲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着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這麼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麵包。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閱了三年。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爲限。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爲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不大容易的。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艾支頓只要手裏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澈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裏去吃一頓飯。自然，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在這一點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贖贈。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纔找到了事——在一家大書局裏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爲編輯員。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別的關係。在公

寓裏，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着一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什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一來我在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彷彿他是木器行的，專給人家設計作家具。他身邊常帶着尺。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

半年的工夫，我聽熟了他三段話——他不大愛說話，但是一高興就離不開這三段，像留聲機片似的，永遠不改。第一段是貴族巴來，由非洲弄來的鑽石，一小鐵筒一小鐵筒的！每一塊上都有個記號！第二段是他作過兩次陪審員，非常的光榮！第三段是大戰時，一個傷兵沒能給一個軍官行禮，被軍官打了一拳。及至看明了那是個傷兵，軍官跑得比兔子還快；不然的話，非教街上的給打死不可！

除了這三段而外，假若他還有什麼說的，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

這個老頭兒是地道英國的小市民，有房，有點積蓄，勤苦，乾淨，什麼也不知道，只曉得自己的工作是神聖的，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幾段晨報，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

達爾曼姑娘只看晨報上的廣告。有一回，或者是因為看我老拿着本書，她向我借一本小說。隨手的我給了

她一本威爾思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臉都氣紫了！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內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後來纔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

她沒事作，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教授跳舞。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給我的時候，我沒出聲。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飯便假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裏，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裏『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爲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什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其實，裏面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英國人的國民性——交際場中沉默寡言



輯者編 片風絲雨 輯者編

○報載美國此次競選費用超過一千三百萬元，其中共和黨佔七百萬元，民主黨四百萬元，餘者屬於較小之組織。不料選舉結果，勝利却屬諸祇用掉四百萬元的民主黨。假如在我國競選，結果必定不會令人如此失望的。

○美國選舉大總統，各事辦理，非常週到，「投票事務所內，并派有人員監視投票，毋許選舉人談論政治問題，故經過頗為良好。」可見談論政治問題是危險的事，中外皆然。

○閱報知美國選舉大總統之日，兩主要候選人羅斯福及蘭登，「均於清晨在所隸之選舉區中舉行投票。」閱後頗為疑惑，不知羅斯福所選的是何人，蘭登所選的又是何人。連忙去問一位美國朋友，我想他一定也猜不出。不料結果給他大笑一頓，說我笨伯。原來他們所選的人，不外自己。不過我想，這種辦法假如在我國，委實有點不妥：第一，有違我國固有的禮讓之風；第二，假如全圖四萬萬同胞都來競選，人人選舉自己，那麼總統由誰做呢？

○報載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蘭登對於競選失敗，

付之一笑。」真是好不容易。

○此次美國選舉總統，各黨聚精會神，劍拔弩張，競爭之烈，得未曾有。各政黨除費了多月的工夫外，又花了一千三百萬元。不料結果仍由羅斯福蟬聯總統，耗時傷財，莫此為甚，尤其是在這世界不景氣的年頭兒，更不應該。聽說墨索里尼、希特勒、史達林輩，聞訊大不謂然，擬聯合全世界獨裁者，通電反對此種政黨制度云。

○美國共產黨候選人白勞特，此次參加總統競選，大觸霉頭。十月初作競選演講，竟以「無賴漢」的罪名，被捕入獄。出獄後續赴各地演講，身邊帶着一紙值一千美金之支票，以便於必要時，拿出來就說不是「無賴漢」的證明；可是到處仍被警察制止發言。民衆對之亦甚不客氣。十月廿日在印第安那州特拉好脫，擬作無線電播音演講，也未實現，臨走上汽車時，甚至給人大擲蕃茄，狼狽而逃。和羅斯福蘭登輩之乘專車作競選演講，到處受人歡迎，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報載瑪德里儼如一座火山。



## 冷眼旁觀

### 東洋人眼中的西洋人

張哲生

——日本時報與郵報本埠新聞編輯 Kimpei Sheba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一年四月號美國亞細亞雜誌。

你們美國人，覺得日本人的習慣，很奇怪，我們看見西洋人的習慣，亦是同樣的莫明其妙。假如我把在美國看見的事寫下來，日本人看了，亦要大叫怪誕的。

東洋人和西洋人在睡覺方面，彼此就有不同的地方。某天早晨，我在美國一個模範家庭裏，看見你們躺在彈簧床上，枕着柔軟的枕頭。日本人則不然。他們

睡的床和枕的枕頭，都是硬的。女人們的枕頭，是裝在木套裏的。你們睡醒以後，坐起來，要面向床尾，伸張四肢，日本人睡醒，要轉動方向。伸展四肢的時候，是面對着床頭，直撞着枕頭的。刷牙的時候，你們是盡量的節省時間，日本人是盡量的多用些時候。常常看見身份較低的日本人，在他住宅的附近，一面散步，一面刷牙。

洗臉以後，你們是用乾毛巾擦面，日本人是用潮的擦。

在美國的模範家庭裏，吃飯之先，太太總叫着她的丈夫說，「亨利，上樓去拿點兒什麼，披在我的肩上。」

亨利便跑上樓去。在日本人的家庭裏，齋藤坐在飯桌

的前面，太太在廚房裏忙着。太太剛

一跨進飲廳，齋藤也許會說，「上樓

把玻璃杯拿來。」他的太太就順順

服服地跑上樓去。

除此以外，我們還有許多完全

相反的生活習慣；甚至祈禱也是相

反的。美國家庭裏的祈禱，是對着活

人的食物實行。日本人的祈禱，則是

對着祭祀死人的食物默誦。而且我們祈禱，是仰面朝

天，你們是俯首向地的。歐美的女人居喪，是着黑色衣

服，日本女人則穿白色；黑色是結婚禮服的顏色。

西洋人眼中的東洋人



黃禍

你們的男女戀愛，是在結婚以前。到了結婚以後，

愛情常是由濃而淡。日本人則在結婚以後才開始戀

愛。在訂婚的時候，男女握手，大半雙方還不甚熟識呢。

日本的木匠用鋸，是往後拉；美國の木匠用鋸，是

向前推。使用剪子的時候，美國

女人是拿着握手的末端；日本

女人是拿着握手的前端。放置

雨傘的時候，你們是傘把朝上；

日人是傘把向下。攜帶雨傘的

時候，你們是持着傘的把手，日

人是提着傘尖上繫着的線繩。

進屋門的時候，你們先要脫帽，

日人先要脫鞋。當你們携同朋友到家裏的時候，朋友

若帶有禮物，要先獻出。日人的習慣，是臨別才交付。持

禮物相贈的時候，你們要對朋友說：「這是很好的東

西，想你是很喜歡它的。」在日本要對朋友說的是，「我所選購的禮物，沒有什麼價值，並且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你們見了禮物，當着奉送者的面前，就打開來看；日人則從來不這樣做。朋友聚餐的時候，日人未吃之先，要談話，喝茶，等些時候。飯後，立即告辭。西洋人在餐前絕不等候，可是餐後却要留連些時候，喝些咖啡才走。西洋人是要把碟裏的東西吃淨；在日本這是不體面的。你們站着是表示恭敬，在日本這正是不恭敬。——我對對賓客寒暄，永遠是坐在地板上。此外，在美國，屋中沒有傢具，是不光榮的。在日本則適得其反。

我們不但在行爲上兩樣兒，在事物的觀察上亦有不同。譬如，一窠沒人耍的小狗，被扔在小樹叢裏，歐洲人看見，就要說是殘忍；然而日本人如果聽說西洋人把沒人耍的狗弄死，他們就會問道：「西洋人是不

是知道那無主的狗願意死呢？」要是說把它們弄死，倒比扔在那無法生活的樹叢裏還強些，他們就會問道：「爲什麼不把受飢荒的中國人弄死，免得他們受苦呢？」

談到老年人，美國的老年人，普通不和成年的兒女同居。在日本則不然。兒女們爲了體恤父母，甯願受些苦惱，——有時是極大的苦惱——亦不願與父母分居。

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日本人受了斥責，要露出滿面笑容。這常常使外國的主人與日本的僕人，發生極大的誤會。這種誤會，和西洋人應當用「是」時，日本人用「否」一樣。

到日本來的人，看見日人因羨慕西洋，而弄出笑話來，不禁要捧腹大笑。就拿英文招牌來說，亦確是實情。在裁縫舖的門前，可以看見「內部女人有合適的」

或在理髮館的門前，看見「此處割你的頭」的字樣。

但是日本人在美國，亦可看見許多事情，同樣可

笑。最近我在紐約第五街上散步，青天白日之下，在這世界最大的城市中，竟看見一位美國婦人，穿着一件深藍色的日本服，得意洋洋地在街上走，我看了幾乎哄笑出來。因為她那衣服的後背上，有六寸大小，顏色

鮮紅的日本字「救火夫。」原來這件衣服，是按照東京消防隊的服式做的。

所以，此後，到日本來的美國人如果說，「喝！日本真是怪誕的民族。」我亦要以友誼的態度答覆他一句：「可不是，你們也是如此的啊。」



### 生活感言

夢谷

本文原著者係美國網球皇后 Helen Wills Moody，原文載一九三六年六月號 Scribner's 雜誌，作者文筆清雋流麗，思想亦極可取。本篇原名 "I Am Perhaps Certain of Two Things" ——譯者誌



許多年前，因威爾杜蘭（按 Will Durant 係美國現代名哲學家）的請求，我在一天下午，寫了許多頁『我的人生哲學』。那時候好像是一件十分容易做的事。現在就很難了。

我想，這時候我也許可以確定兩件事：第一，一天過一天，沒有一樣不變的東西。我們腦經與身體的細胞一直在變動着；因此，我們的思想與感覺也隨之改變。在我們周遭的人羣中，也有同樣的改變。所以我們和他們的關係，也一天天不同。情感會變動，態度也會改變。我們確實時常覺得我們對於小時所喜歡的東西，再也不發生興趣了。

信仰隨時代而不同，這在那些希望永久不變的人看來，是一種大可灰心的事。可是對於遭受失望的人，却是一種鼓勵，因為我們以前所以為不幸的事，現在我們用另外一種眼光回顧，已經不是那麼嚴重了。

第二樣我以為實在的是一切都有其緣由。世界上沒有一件不可解釋的事。假使曉得其緣由，看起來不合邏輯的事，也可以解釋。

有些人所以會超然鶴立於鷄羣者，是因為他們有認識的能力。有些人似乎天生就有這種才能。認識事情發生的緣由，也許可以說是『理解』，因為沒有更恰當的字可用。

有這種天賦才能的人，往往態度和善，舉動樸直。他們既不因成見太多而不理睬青年談話，也不因為他們的智識而與人疏遠。令人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在兒童時代，有人問我，在世界上最希望有甚麼東西，我總是說，『希望有一隻『如意指環』』。（按『如意指環』係西方神話中之奇物，能使指環主人凡事如願以償——譯者註）因為我曉得我如果有『如意指環』，我就可以願望其他一切東西了。可是

現在假使有甚麼神仙，能把我所最喜歡的東西賜給我，我要討一個會理解的腦子，因為它事實上是一隻如意指環。這是鶴髮童心的祕密，這一定是快樂之源。

因為除了我們自己腦經深處之外，那里能有快樂產生呢？

## 筆 花

水仙花在四月的青草上點亮它們的蠟燭。

Lizette Woodworth Reese

ard Feeney  
那女人用滿不在乎的沉着態度凝望着他，好像他是一列她不想趁的火車似的。——Phyllis Botome

跟醫生的藥方一樣簡潔。——Oscar Schisgall  
他的談話使眉毛負着重荷。——（無意中聽到的。）

她學會用眼睛說話，不必像人家那樣費工夫，麻煩地開口。——Corey Ford  
那個故事像鞋帶那樣地無意間突然中斷了。

他覺得好像是一條給人拋在浴室角落裏的溼

——Al Donah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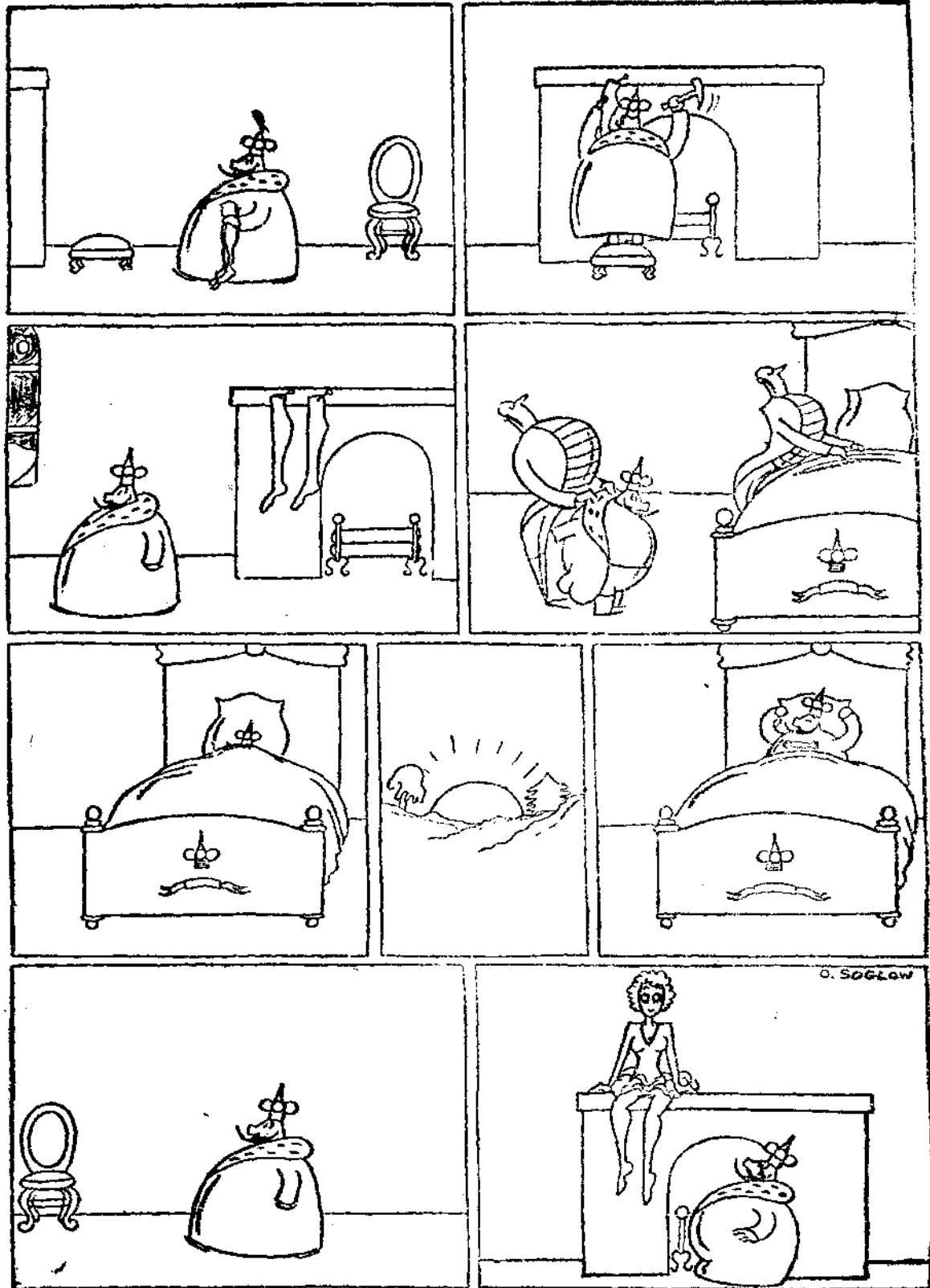
毛巾。——Arnold Bennett

跟空屋中的電話機鳴聲一樣地孤獨。——Max

跟掛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樣有個性。——Leon-Brand

聖誕禮物

轉載紐約客





問題已不再是起死回生能不能成功，而是起死回生到底對不對。

## 起死回生

蕭 靜

——紐約著名神經病專家 Louis E. Bisch 醫學博士原著。

譯自一九三五年六月廿一日美國自由雜誌。

死者居然會呼吸兩分鐘，並且顯出其他的生命徵象。

近來關於美國加州柯尼希博士 (Dr. Robert

E. Cornish) 的事蹟，報紙上常有記載。他曾把一些

狗——拉札洛斯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六號——

弄死，又用注射及手術把它們救活。

這種使僵死的心臟重新活躍的工作，在生理實

驗室裏，是有一定的手續的。這可由西部大學醫學校

維格士博士 (Dr. C. J. Wiggers) 的話得到證明。

問題已不再是起死回生能不能成功，而是起死

現代科學正在生與死的深淵間架設着橋梁。莫

斯科的中央輸血研究院試驗使死動物復活，已經成

功，而且不久以前有一個吊死了三個鐘頭的人，(用

各種藥物試驗過，證明確已死了，)也給救回來了。用

勃拉漢南科教授 (Professor Sengei Brukhane-

sko) 發明的人造心臟把血液輸入屍體內去後，那

回生到底對不對。

各地宗教的傳說，都載有死後復甦的故事。聖經上也記載了兩件事：耶穌曾叫睚魯的長眠了的女兒復活，並且還救活過葬了四天的拉撒路。

有些人以為用俄國的柯尼希博士的方法去救活死者，未免有忤上帝神聖的計劃；他們說，要是所應用的方法不得上帝批准，死者是不許復生的。不過這兒却有一個嚴重的問題：人類的法律是否反對用科學方法，去使聖經上的奇蹟再現一番呢？

在過去的時代，人類都把死看作生命的最後終極。可是科學家現在却知道：即使心臟肺腑都僵硬了，身體裏邊也還有生命存在。頭髮鬚髮在人死之後還會生長的緣故，就是因為一些細胞依然活着未死。只有在構成身體的細胞已經破壞了的時候，在科學上才可以稱之為死。唯一真正的死是細胞之死。

人在普通所謂死了之後，腦細胞壞得非常之快，因此即使性命能夠復活，智能也難於復原。而且，在生命的程序中斷了的時候，其他的器官也許會受很大的損害，結果復活的並不是原先本人。或者會像勃拉漢南科博士試驗下的那位自殺者一樣，復活了也不過只會呼吸幾下，睜開雙眼罷了。

柯尼希博士從墓穴裏搶救回來的狗，復活之後，並不會行走，吠叫，玩耍，恢復一般的生活。不過，循環系和肺臟總算又起了作用，看見光會開眼，聽見聲響會豎耳朵，把食物攔在牠嘴裏會吞，並且會搖尾巴。

柯尼希博士曾請求過監獄官，在受刑人同意時，許他用受處死刑的人作試驗，可是當局不答應他的請求。他又不能接受非受刑者自動給他作試驗品的提議，因為這也許會使他犯了謀殺害命之罪。

據我看來，在今年或明年，不然就在十年，廿年，五

十年之內，醫生要救活一個橫死或病死的人，一定不會比現在用皮下注射去醫治長期衰弱病者更困難。假如實驗成功的話，情不願使死人復活，又是一個問題了。

社會本是在「人會於相當時間內死去，而且一死也就完了」的觀念上建立起來的。如果柯博士竟能使死了的殺人犯復活，那末這兇手在法律上的地位怎樣？事實上他恐怕不會有合法的存在；不能領有財產；按諸現行的法律，他也不能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起死回生術對於人壽保險的打擊多大！被保險人會要求減低保險率，而担保被保險人於達到某年齡後有確定收入的保險公司，一定會完全破產，國家預算中的退職軍人及公務員的年金一項，也會因此失了作用。甚至英勇無匹的羅斯福先生，恐怕也得再三考慮一番，才敢提出養老金的辦法了。

人類如能作無限止的復活，立法者也應該重訂現行法典了。要是一個人的先父先叔在葬了好幾天，好幾禮拜，甚至好些年之後，又會從墓穴裏甦生過來，還有誰能確保承繼所得的產業呢？如果死了的丈夫會從墳墓裏跑回家去，誰家的孀婦敢再嫁呢？又有那個君王守得住自己的王座，如果他的先王可以回到加冕殿上來摘去他頭上的王冠？

假使美國麥金雷總統逝世之後，提阿多羅斯福宣誓上任，而醫生竟有本事使那已故總統疲弱的心房重復跳躍；在這種情形之下，按諸憲法的規定，總統死了便由副總統繼任；可是故前總統復生了要怎樣，却未有明文規定。他們兩人也許均會自稱為總統，而擁護他們的人，一定會不待最高法院的判決，便火拼起來了。

將來的醫生或者也會使死屍不至腐爛。俄國科

學家的那顆人造心，是緊接在血管上的。這架機器把血液輸入屍體的方法，和普通的心臟一樣。他們甚至還有獨創的方法，可以抽取死於非命者的血，再把這些血液經過動脈管注入想救活的死人身體中。

死的打擊會釀成什麼心理上的變動呢？病人在復生之後的心境若何？致力於這方面研究的科學家，還是不能答覆。死而復甦到底是一種愉快的經歷，抑是一種苦楚？誰也不知道！

故意將人處死之後，又再使他吃苦：國家到底有沒有這種權利？縱使判了罪的囚犯自願做實驗品，可是人類應該讓他這樣做嗎？

科學大抵是會消滅這些障礙的。科學家能做到這點時，便可以開始幹起死回生的工作了。只要屍身在適當的環境下保持得法，不去碰它，不論經過多久，也有復活希望。到這種時代，一個人很可以預立遺囑，

申明死後屍身即刻歸「復生專家」代為料理，待過了一年、十年、幾十年後再來復活。

假使有人立下遺囑，說希望「復生專家」會使他復活，復活成功時，財產歸還自管，不成功時財產便留給某些子孫，法院對於此種遺囑，應如何處置？承繼人是否有承繼這筆遺產的正確名義？法院是否應於此人不復活相當期限內，宣佈他正式逝世？他如果過法定期限復活，對於生前產業是否無權染指？政府要不要下一道命令，指定生前產業悉數作為復生費用，使人復生之後一無所有，必得赤手空拳，從頭幹起？

還有，既云人人在法律上平等，那末國家是否應負責使每個公民死後一律可以復活，抑只是有錢有勢纔可以？這點也頗重要，因為起死回生所花的費用，大抵比出世或殮葬所用的錢要多幾倍。要完成這種工作，得請一些薪水很高的新式專家哪。國家恐怕不

能不另設機關主管這樁事務哩。

在這種新情形之下，風流浪漫的事件是會有增無已的。一個女人如果愛上了一個少她十歲的男子，年紀懸殊不便結婚，那她不妨去「死」十年，然後再和意中人結婚，不過，在這當兒，他竟和別人先結了婚。

又怎麼辦？

這種可能的糾紛是無窮盡的。比方有人復仇心很重，仇恨非一直報到仇人三四代以下的子孫不可，那麼，他把自己一生分段去活，就可以把仇恨一一報消。那時的世界可就很不不同了。

## 筆 花

那個市鎮真小；當火車停下來時，車頭已突出在野外了。

『請你到我花園裏來，好嗎？我要我的玫瑰花和你相會。』——Rose Henniker Heaton。

沒有顏色的房屋漆上一層月光。——Maxwell Bodenheim。

那種看過一次永記不起的臉孔。——王爾德。

幾個月不遜的天氣。

像濕火柴那樣無用。

他是一個那種醫生還沒搖頭就站在墓邊的人。

牆薄得可以聽見隔壁的人在改變主意。

跟失了殼的牡蠣一樣地束手無策。

我的心是一塊充滿着苦淚的濕海棉。

像老鼠那樣注意。

第一滴忸怩的雨點。





總而言之，死亡好像是一個陰鬱、平庸、愁悶的日子  
的結束，有時像西山日落的和平，有時像戰後英雄  
歸來的休息。

## 死的神秘

李心永

節譯自現代重要演講什誌。作者 Alexis Carnel 醫學博士，  
學問淵博，著有未可知的人類一書，傳誦一時——譯者識。

死的兩種境界——兩種死法——死的原因——抵抗死亡的方法——死亡是文明的創造者——死亡的意義

「死」的定義可說是一個生物的分解。世界有種種不同的生，也有種種不同的死。一個微生物，一條纖毛蟲，一條魚，或一棵樹的死法，與人類的死法不同。我們最想知道的當然是關於我們的死的秘密。

人類的死有兩種境界，一種是總體的死或全身的死，一種是局部的死或器官的死。總體的死在心臟最後的搏動停止以後，這是包含一切組織的分解，如纖維、血液、和知覺等；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自己」。局部的死在總體的死以後，器官逐漸分解，失其作用。我們不知道甚麼是生，也不知道甚麼是死。人類的性格及其發展是一

種神祕，其消滅也是一種神祕。但我們應該知道死的神祕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可以用人力來克服的，一類是人類永遠不能克服的。在人類智慧火燄的黑暗的四週，潛藏着兩個集中的境界，一個是「尙未知」的境界，一個是「不可知」的境界。介乎這兩個境界之間，有一道高牆隔離着，這一道牆是我們永遠攀不上去的。「死」究竟在牆的那一邊呢？我們不知道。

人類也有兩種死法：一種是因意外或疾病而死的早死，一種是自然的天年之死——纖維和器官的逐漸殘朽。如果科學的研究能繼續進步十世紀，一切疾病都可以消滅。可是要克服衰老和死亡是不可能的。死是生命的一部分。死和身體構造的內在因素有關。早死和老死都是人類生存狀況的必要結果。

自然的死和兒童的長大與成人的成熟，都受同樣的因素所決定。那些使老人死亡的機構，在胚胎裏早已發生作用。生長、衰老和死亡，都是纖維與血液裏不斷在發生的化學作用的結果。

死不是即刻的事。死是經過一個短期或長期的程序的。例如有一個人心臟給刀刺了一下。血液由傷口流出，血液循環和呼吸停止了，人性消滅了。普通講來，這個人是死了的。然而他還沒有死到完全無望。如果有適當的救治方法，他還可以復活。他的一切器官，甚至他的腦子，都還是活着的。第一個境界的死，可以說是外狀的死或可救的死。如果不立刻作煩雜或非常的救治，此人便無復活之望。由這一種意義上說來，這死就是真死。幾分鐘後，此人便入不可救藥的死亡境界。到了這個境界，復活是不可能的，因為腦筋和其他中樞組織，以及一切器官與纖維都分解了。各器官依其持久力的久暫，以次死去。一個人的解體，就是一段歷史。我們必須把這段歷史

詳細研究，纔能防止某種死亡。

在死亡確定的時候，身體還是差不多完全活着的。接着器官和纖維以次一個個死去。美國洛基非勒研究院曾作過一次實驗，把一隻狗的腎臟移置在它的身體以外，經過一小時以上的時間，再安放原位，接合起來。那腎臟雖則經過這麼長時期的貧血狀態，可是接合以後，並沒有發生異樣的情形。動物的肢體可以完全停止三四小時的血液循環，對於纖維沒有損害。由死人屍體上割取下來的皮片，可以移植在人身上的傷口上，成績異常美滿。

心靈的活動普通是在身體死

的細胞把殘廢產物散放出來的緣故。有人根據這個假定，使細胞的羣體常常給一種含鹽質的液體所洗滌，由這種液體得到相當的食料。這種試驗曾獲得可驚的結果。老和死都克服了。我曾由一個鷄胎裏取出一些細胞

### 最後之歌

——北美印地安人之歌

願天氣美好

當我唱最後一首歌時——

願時候是白晝！

我要雙腳站住唱歌！

我要張目仰望唱歌！

我願有風來包圍我身；

我願有陽光照耀我身；

我得把全世界製成音樂。

願天氣美好

當你殺死我時，

榮耀的神啊！

願天氣美好

當我唱最後一首歌時！

——Hartley Burr Alexander

亡之前停止的。這些活動——我們知道是活的身體一方面的表現

——在器官分解之後，便也不再表現出來。雖然如此，世間有千千萬萬的人，相信靈魂的不朽。這種信仰是屬於宗教和哲學的，不在實驗科學的領域內。科學雖則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心靈（或心靈的一部分）在肉體死後的存在，但沒有人敢說這種存在是不可能的。

死的原因是甚麼呢？也許是活

來，培養至今已有一二十四年，現在還活着。它們不但活着，而且生長得同第一天那樣活躍，每四十八小時便長大一倍。

我們由這個實驗，發見兩個重要的事實。第一，把纖維細胞羣體的殘廢產物滌除，而給以相當食料，可以避免死亡。第二，構成身體的細胞，能夠無限制地繁殖增加起來。它們有不朽的可能性。內臟在體外生活的現象，可以給我們更有用的智識。把甲狀腺，卵巢，睪丸，脾這一類的器官，放在林白新近所發明的一個儀器裏，使之完全受不到病菌的傳染。然後用一種營養液，經過它的動脈管而輸送進去，使液質像人類心臟的血液那樣搏動循環着。在這些情形之下，由死了的動物身體內取出的器官，不但能夠生存，而且能夠長大，並且在循環着的液質裏，輸出一種活的物質。

第二種抵抗死亡的方法，是探研究生理上造成長壽的因素。世間之有百齡壽翁，很可以證明我們身體長壽的可能性，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大。除了先天遺傳的質素之外，某種生活方式，食物，和心理態度，也許能夠增長壽命。這些方面的研究還很幼稚。可是已經產生一些重要的事實了。

例如，洛基非勒研究所養的純種老鼠，證明長壽不僅由於遺傳，而是可以用人力隨意支配的。這些老鼠平均的壽命是十七至十九個月。能夠活至二十個月的老鼠便等於人類的六十歲。在幾個鼠羣裏，沒有一頭老鼠達到這個年齡。觀察二萬三千頭老鼠的全部生活過程，只有五頭能超過三十八個月，有一頭活到四十二個月才死。三十二個月的鼠壽就等於年紀極大的人類了。這些實驗證明「食物的改變」就能夠增加壽命。

施用返老還童手術，也可以延緩死期的來臨。在今後兩三個世紀裏，返老還童術有應用於醫學上的可能。死亡既不是災禍，也不是幸福。死亡是一種需要，是生命上一種必需的狀況。我們的習慣和制度，都是以死亡為根據的。死亡可以避免地球上人口的過分擁擠。它免除後代對上一代的人所負的責任。如果人類的壽命突然增長到一百歲，那麼文明的國家，便負不起這個由多數老人造成的經濟責任了，許多人因疾病或意外而早死，因而減輕了社會很大的負擔。這一點我們也沒有理會到。死亡是文明的創造者；弱者，病者，愚者都不能直接抵抗死亡，也不知道怎樣預防疾病。經過自然的選擇，強者和智者留存着，偉大的種族便發展起來。

死亡不是外來的偶然事件。它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它在我們的胚胎的遺傳因子裏存在着。在我們未出世之前和嬰孩時代，它在我們的纖維和血液裏，便已經非常活動，比在少年和成年時代還要活動。這也許是我們的活潑，身體的結實，和意識的美妙所應付的代價吧。

死亡對於每個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因為死亡是繫於人類的生命上的。每個人的生存意義也各有不同。總而言之，死亡好像是一個陰鬱，平庸，愁悶的日子的結束，有時像西山日落的和平，有時像戰後英雄歸來的休息。我們要在象徵的領域外，領悟死亡的真意義，便應該研究生命，不要去研究死亡。我們應該像研究化學上與生理上的現象那樣地熱烈研究生命，研究其一切表現。也許在很遠的將來，有一些比加里略，牛頓，或巴士德更偉大的天才，會把我們肉體和靈魂的深淵奧妙探發出來，把生和死的祕密揭露出來。



## 最後一句話

洪 鶴

「現在我得睡了。」——英國詩人拜倫。

「我一點也不怕死。」——英國進化論者達爾文。

「請熄燈吧。」——前美國總統羅斯福。

「把幕放下，滑稽劇完了。」——法國十六世紀諷刺幽默作家刺柏萊。

「嗚呼哀哉，我毫無辦法而死了。」——英國戲劇家王爾德。

「主啊，救我的靈魂。」——美國文學家愛倫坡。

「很好。」——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

「我們離家鄉多遠？」——美國自然學家兼作家約翰白羅斯。

「我要跳到陰暗中去了。」——第一世紀羅馬皇帝范士巴鮮。

「現在神祕的事來了。」——美國十九世紀演說家美奇爾。

「我離開這個世界，沒有一點遺憾。」——美國十九世紀作家亨利托洛。

「我覺得花生在我上頭。」——英國詩人濟慈。



浩劫降臨了。那對着地球的月面，突然陷裂，噴出白熱的鎔質。在一天之內，月亮整個瓦解了。從那裏掉下來的大量碎片，都跌到地上來。水氣的雲霧把地球包圍住了。

## 世界末日

王貽謀

現代美國著名科學家，劍橋大學生物化學教授 J. B. S. Haldane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一年二月號《黃金雜誌》。

我將在本文中說明我們這個行星（即地球）將來最可能的結局，在另一行星上的旁觀者的眼中，世界末日是個什麼樣子。我故意使這場浩劫，在我可能的想象時間之內發生。我現在只把我認為可以促進這場浩劫迅速發生的原因說明一下。下面這段敘述，是四千萬年後，金星上的人類廣播給兒童們聽的。

「地球上現在是一定沒有人了。下面這個簡單的故事，是說明我們人類（此我們二字指金星上的人類而言，下仿此——譯者）古代的老家怎樣毀壞滅亡了的。」

「大約在一百八十七萬萬四千萬年以前，太陽走近一個巨星的旁邊，巨星裏被太陽激起的潮汐，分裂成白熱的泡沫，這些泡沫的許多點滴，形成了許多行星，其中一個就是地球。地球的旋轉比其餘的行星都快。地球上——這時它還沒有凝結——被太陽激起來的潮汐，日日增大，最後這潮汐的一片飛出來，就形成了月亮。

「到了紀元後五百萬年的時候，人類已能夠完全適應當時的環境了。而人類的壽命也延長到三千年左右。地球上的大部分，都裝置了人工生暖的設備，把科學和美術合作來改良園藝學，人類用在改良美麗花草這方面的精力，若是用在人種改革上，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在紀元八百萬年時，每天的光陰加長了一倍。這時人們知道以後地球的速度，要大大地減少，有遠見的人們，就提議移民到別的星球上面去。最初所用的探險機是金屬的圓筒，利用火箭的原理把它發射出去。紀元後九、七二三、八四一年，到火星的探險成功了，但是探險家們給地球打來信號說，火星上不宜於移民。

「在紀元後一七、八四六、一五一年時，利用潮汐的機器，已經完成它們的破壞工作的一半了。這時一天的光陰，等於昔日四十八天那麼長。光陰既然增長了，氣候也就發生極大的變化。那漫漫的長夜，非常的酷寒，而白天的熱度，又與夜間的酷寒相等，人類利用太陽所激起來的潮汐，作製造熱氣和冷氣的原動力。

「這時月亮開始向地球移近。在紀元後二千五百萬年的時候，人類知道月亮的末日——可以說是地球的末日——再過幾百萬年便要實現了。這時多數的人類，都重視一己的生死，對於全人類的滅亡，却不關心。然而有少數人却很關心於人類將來的滅亡，於是他們便嘗試着上金星去探險。在接連二百八十四次探險失敗以後，居然有一次安然達到金星上。他們在未死之前，給地球上的同胞發來信號，精確地報告金星上的情形。

「這時人類中有數十萬人（我們就是他們的子孫）主張個人可以死亡，而人類却不能聽其滅種。但是要想向金星上移民，人類須能忍受金星上面的熱度和缺乏養氣的環境才行。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方法是



改良地球上的人類。那時人類對於進化的原理已經很有研究，所以能夠開始作種種試驗，經過一萬年的時間，地球上果然造出一種合格的新人類來，於是他們就派容積很大的探險機向金星上去探險。在一千七百三十四次的探險中，只有十一次能夠安然達到金星上。而在那十一次之中，第一第二兩次的探險家，都遭遇意外死了。以後那八次探險的人，便是我們的祖宗了。

「我們在金星上的歷史，無庸在這裏敘述。那些首先來到的移民們，經過一番辛苦經營之後，我們才得安居，成了一種超人的有機體。同時我們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個人的進化完全在社會管理之下。我們進化得那麼迅速，從地球探險而來的最後一批人，與我們人民結婚，竟不能生產子女，所以我們便用他們作試驗品。

「在最近幾百萬年中，月亮加速地移近地球。人類這時知道滔天大禍，不久就要降臨了，才停止利用潮汐的力量。以上是地球上的人類用信號告訴我們的消息。在紀元後三千六百萬年的時候，月亮與地球的距離，祇佔初有歷史時距離的五分之一，這時地球對月球開始發生重大的影響，月亮的表面破裂了，月亮的山陵，也崩潰了。

「最後，月亮開始崩潰分解。這時月亮離地球極近，竟把天空遮蓋了二十分之一，同時從月亮掉下來的隕石，就依着獨立的軌道，繞着地球旋轉，這種情形，繼續了一千年之久，後來人類對這種現象漸漸看慣，不再注意。可是突然之間，浩劫降臨了。這劇變的發生，金星上的人類能夠看得見，而這事初期的情形，地球上也用信號報告給金星的人類。那對着地球的月面，突然陷裂，噴出白熱的鎔質。水氣凝結而成濃霧，因此地球又得着一點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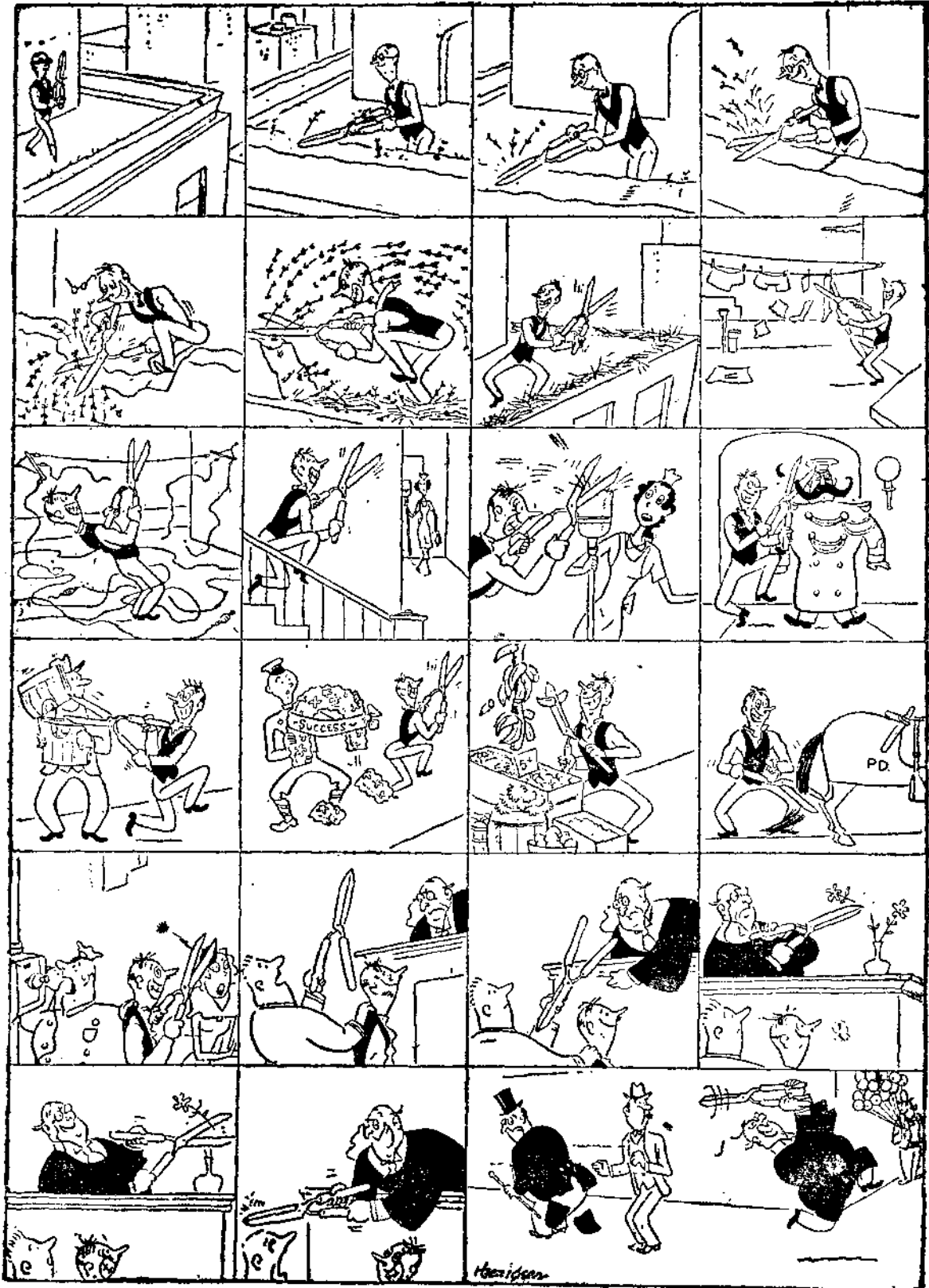
護。但是在地球的高空上，月亮發出一片烈火，蔓延的區域越來越大，並且噴出極長的火舌來。在三天之內，月球分解為白熱的鎔質和塵土。地球上發來的最後一次報告上說：全地球上的人類，都躲避到地下去，只有南極一帶的人類，還能夠在地面上住着。南極的「冰帽」這時已經解凍。在一天之內，月亮整個的瓦解了，從那裏掉下的大量碎片，都跌到地上來。這時水氣的雲霧把地球包圍住了，我們金星上的天文家看不見地球了。過了一些時候，我們才看清楚，地球的熱帶區域已經埋在數公里深的月亮碎屑下。地球上其餘的地方，已經被滾沸着的海水給淹沒了。這時地球上絕對不會有絲毫生物存在着。

「月球的碎屑繼續向地球面上落下去，這種動作大約還須經過三萬五千年方能停止。當這個時期過去之後，地球又可殖民了。後來人們又提議向木星上移民，木星上只有比我們身材較小的人類才能生存。因此，我們又創造出一種矮小的人種來。要使人類適應木星上極寒的天氣，是辦不到的，所以有人提議在探險機上裝着不少的熱力，可以供幾百年之用，再把它發射到木星上面去，這樣一來，移民們便可以趁着這時，慢慢想法子去利用木星上的熱力。

「如果向木星移民成功，我們還可以向別的星球去移民，我們這條銀河，大概至少有八兆兆年的壽命，在它的壽命完結之前，我們希望把這銀河中一切適於人類生活的處所，都歸人類支配，如果這種理想能夠實現，那麼我們剛才所目觀的世界末日，也就是無關重要的事情了。況且，除了這條銀河之外，太空中還有許多別的銀河哪。」

剪草狂

轉載生活





香菰獸子，水晶瓶青年，和耳中有蚊子的人。

## 瘋子治療法

凌 霜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遺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維也納新維也納什誌 (Neues Wiener Journal) —— 譯者註

### 一 香 菰

我認識一個瘋子，他以為自己是香菰，不是人。他持着一把張開着的雨傘，坐在一個角落裏，不願吃東西，也不講話。

醫生拿了一把雨傘來，張開着，蓋着頭部，靜悄悄地在那瘋子的旁邊坐下。他們兩個人坐着，過了許久，都不講話，後來那瘋子打破沉靜的空氣，問醫生說，「你是誰？你在這裏幹嗎？」

醫生答道，「我是香菰。」那瘋子覺得有點奇怪，可是不再開口。

僕人送午餐來，醫生開始吃東西。那瘋子問道，「香菰也吃東西嗎？」醫生說，「你有眼睛可以看；我是香菰，可是也吃東西的。」

於是，那瘋子也叫了一客午餐，狼吞虎嚥地吃起來。吃過午餐，醫生又陪那瘋子坐了一會，然後手持那把張

開着的雨傘，站起來。那瘋子問道：「香蕉會站起來嗎？」醫生說：「爲甚麼不會？你看我雖是香蕉，可是却會站起來呢。」於是，那瘋子也站起來；當醫生在房間裏往來踱步時，他也照樣做。醫生把雨傘合起來，瘋子也照樣做。

醫生天天把這種實驗做了又做，漸漸使病人的眼光擴大起來。不久那瘋子變成常人，忘記他從前是香蕉。

## 二、真諾斯基教授 (Professor Janowsky) 的病人

托爾斯泰的小故事使我們憶起俄國著名的聖彼得堡精神病院另外兩個病人。這間醫院在托爾斯泰時，是由遐邇聞名的精神病學大家真諾斯基教授任院長的。據醫生們的意見，這兩個病人已經完全沒有痊癒之望，後來由真諾斯基親自治療，才有轉機。

第一個病人是個二十五歲的大學生，他以為他是一個脆薄易碎的名貴水晶花瓶。他常常把兩臂伸直，用趾尖維持全身的平衡，在同一地方一站幾個鐘頭。如果有人走近他，他便惶恐萬狀，癡癡地哭泣着，求人家不要打擾他。

他在這種狀態下度過了三年，醫生們當然以爲他是無可救藥的了。醫生們都不曉得這病人身體上的抵抗力來自何處，因爲他有時一站二十四個鐘頭，姿勢不變。

真諾斯基決定試用一種嚴厲的手段治療他。他叫兩個孔武有力的助手，把這個「水晶」青年緊捉住，痛打一番，使他相信自己並不脆薄易碎。兩個助手把他當皮球那樣地亂打一陣，可是結果除受十幾處傷之外，病人的身體平安無事。過了不久，真諾斯基跑來診視他，看見他已復常態，思想清晰，非常歡喜。那青年覺得有點傷

促不安，可是却很快活地微笑着，對醫生說：「我終究不是玻璃製造出來的東西。」

此後他的行為都很正常，可是過了幾天，當身上的傷痕轉青黃色的時候，被打的記憶漸漸消滅，不久又恢復從前的姿勢，站立不動了。真諾斯基又叫副手們將他再打一次，病人才完全恢復原狀。

那「有蚊子的的人」的症狀，尤其可

怪。這病人從前是俄國首都某大銀行的董事，地位高尚，家道殷實，已有幾個孩子。他有一時期行為十分古怪，患了一種奇怪的瘋狂症。不久瘋性大發，家人只好把他送進精神病院去。他有一個固定不移的印象：就是耳朵裏有一隻蚊子。

他在醫院裏住了五年，他不斷地傾

療一下不可。真諾斯基每次聽見這話，總用安慰的態度答他道：「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的同事都不以為然。」

真諾斯基很想拯救這可憐的人，可是他找不到適當的方法；後來他居然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他第二次去看病時，便帶一張印就的表格來，對他說，醫生們已經決定對他施行手術，把他耳中的蚊子取出。他警告病人

### 瘋猴

動物園里的猴子，往往因為看觀客的動作而發瘋。遇到猴子發瘋的時候，要把它們放在休養室中幾星期，才能復元。

——生活雜誌。

耳細聽着，用手按着左耳，喃喃地重復着說：「嗡嗡，嗡嗡，嗡嗡……」弄得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他完全不注意週遭的事情，只有在真諾斯基來看他時，他才如夢初醒地恢復知覺。真諾斯基每天來看他一次，他很喜歡這醫生。每天當醫生來診病時，這病人總鄭重地說，他是個正常的人，並沒患病，不過耳朵裏有一隻蚊子，非治

說，這是有關生死的大事，必須請他填好表格，親自簽字，以免將來發生糾紛。他叫病人慎重地想一想，到翌日再決定要不要簽字，施行手術。

那病人整夜胡思亂想，心緒不寧，到翌晨才定下莫大的決心，請真諾斯基教授施行手術。於是真諾斯基把各種用具都預備好，把各種手續都辦理完竣，好像真要施行手術那樣。他叫人用昇床把病人抬進手術室，室中已經有幾個醫生和看護，穿着雪白的衣服準備工作，情勢之嚴重，空氣之緊張，無以復加。病人吸過麻醉藥之後，頭部便給繃帶包住。過了幾分鐘，醫生把病人弄醒，拿一個玻璃管給他看，浮在管裏酒精上的不是一隻蚊子是甚麼呢？病人一看見那蚊子，不禁笑逐顏開，快樂異常。真諾斯基走過來跟他握手，慶賀手術成功。這瘋子一變而為常人了。

## 下 期 預 告

- |                 |     |             |     |
|-----------------|-----|-------------|-----|
| 文明國的酷刑……………     | 默然  | 女變男……………    | 李心永 |
| 個性與職業……………      | 謝士非 | 女職員與老婆…………… | 羅一山 |
| 日本新娘的自白……………    | 洪鵠  | 記憶力訓練法…………… | 凌霜  |
| 給未來的小說家……………    | 陸茜  | 防毒面具……………   | 王潛庵 |
| 粉筆生涯(西書精華)…………… | 黃嘉音 | 捉殺人犯……………   | 許以牧 |



不論受傷的肌肉，或骨，或甚至神經，痛楚的地方從來不發生在傷處，而是發生在腦中的。

## 不痛之痛

孔斯文

——S. Harvey 原著。節譯自 Schweizer Illustrierte Zeitung——

法國一月單幢農家的主人，有一次睡在二樓的臥室中，半夜裏被滿室烟氣激醒了。他探出窗口一看，看見樓下和樓梯都着火了，他除了跳窗以外，沒有法子逃命。起先他躊躇着，可是後來腳上的地板熱不可耐，於是他便跳到花園裏去。他把工人和鄰人喊醒，開始救火。

許多小時以後，他覺得脚下痛得利害。他在跳出口時，腳部碰到一根橫木，有一根大鐵釘刺貫他的腳。當火燒的興奮中，他一點也不覺得。

法國著名的神經學家比兒郎 (Henri Piéron) 博士在最近國際心理學會中，援引這件事來證明一個理論，這理論是說，不論多麼重的傷，其本身是一點也不痛的。不論受傷的是肌肉，或骨，或甚至神經，痛楚的地方從來不發生在傷處，而是發生在腦中的。假如腦子注意到那傷痕的話。假如腦子在忙着別種重要的工作，或是受到恐怖或別種強烈感觸的影響，那麼腦子就顧不得把痛楚的訊息傳達到神經系去了。腦子延遲它的責任，直到它卸盡其更重要的職責，有閒空可以受新的感觸與印象的時候為止。於是腦子才把受傷的訊息傳達到



神經系去，這時全身才得到有變故發生的警告。

就是在古代，也有許多這類的事件發生，身體上雖受了很重的傷，而腦子却一點也沒注意到。

在近代的歐戰期間，不時有這類事件發生。克利爾醫生（Dr. Chilo）報告過一件事，說有一個兵，腿給礮彈炸碎了，可是還繼續向前跑着進攻敵人，直到後來暈倒了，起頭完全不明白暈倒的原因。往往有兵士注意到身體上的傷痕時，血已經汨汨地流個不停了。在戰爭的興奮中，他們一點也沒注意到受傷。

美國星星監獄的醫生司奎亞博士（Dr. Amos Squire）觀察過一百個以上判決死刑的監犯，發現他們在臨刑前幾小時，完全失了知覺。用長針刺入他們的肌肉，他們都不覺得痛。有一個這種判決死刑的囚犯，在那顫抖着的手指上夾着一根香烟，直到香烟燒到手指時還不曉得。燒焦的皮肉在牢中發出強烈的氣味，可是他一點也沒聞到，因為死的恐懼叫他的腦子沒有容納別種感觸的餘地了。

並不一定是恐懼或興奮才能轉移腦經的全部注意力。無論甚麼感觸，祇要強烈到能夠吸引全部思想就可以。

在歐戰時候，有一位飛行偵察員被迫降落敵人的後方，因為他的飛機損壞了。當他被俘時，他才曉得肩中了一彈，一直沒有發覺。這並不是因為他特別有力量或勇氣，而是因為他的腦經以及全心神都專注在他的使命上，因此叫他失掉感覺。

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在初期基督教的殉道事件中，找出一種新觀點來了。在基督紀元的初期，成千的男

女信徒受毒刑至死，可是在那些紀錄中，很少提到有哀傷痛哭的事。教會中的人說，那是因為上帝將勇氣放在那些男女的心中。從科學的觀點上看來，我們可以解釋說，殉道者的心中，充滿着宗教的熱狂，因此不覺得痛楚。他們的腦經專心致志於靈性上的事業，沒有閒空來管到世界上的事。

無疑地，這同一個理論也可以應用到印度托鉢僧的驚人技巧上。他們幾乎都是很能幹的催眠術家。他們不但能叫觀衆着魔，而且對於自己也有很高妙的抑制力。換句話說，他們把自己催眠到無知覺的境界中，因此產生了一種出神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他們暫時失了感覺，因為腦經的某部活動暫時停止了。

從以上這些事件看來，我們可以得到一種結論：就是遭受極大痛楚的病人，應該把思想移出身體以上，去想別種事物。現代的科學界以為我們每個人都能免除身體上的痛楚，假如我們能相當注神地把思想集中在別樣事上去。

### 未 雨 綢 繆

美國文人愛默生在其日記中說到一個朋友的事情。這個朋友每年總到歐洲去旅行一次。他在啓程之前，先做一個預算表，把意料中的支出項目都一一列入，最後很慷慨地預備一筆大款子，列於『準備被搶』項下，才心滿意足地開始享受其旅行生活。——“The Rotarian”

浮生六記 卷一 閨房記樂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ONE: WEDDED BLISS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My uncle Such'un died early without an heir, and my father made me succeed his line. His tomb was situated on Longevity Hill in Hsik'uatang by the side of our ancestral tombs, and it was our custom to go and visit the grave every spring. As there was a beautiful garden called Koyüan in its neighbourhood, Miss Wang begged to come with us. Yün saw that the pebbles on this hill had beautiful grains of different colours, and said to me: "If we were to collect these pebbles and make them into a grotto, it would be even more artistic than one made of Hsüanchow stones." I expressed the fear that there might not be enough of this kind. "If Yün really likes them, I'll pick them for you," said Miss Wang. So we borrowed a bag from the watchman, and went along collecting them. Whenever she saw one, she would ask for my opinion. If I said 'good', she would pick it; and if I said 'no,' she would discard it. Very soon we had a fairly full bag and Miss Wang was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一 閨房記樂

——續前——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請同往。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指示余曰，『以此疊盆山，較宣州白石為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難多得。』王曰，『嫂果愛此，我為拾之。』即向守墳者借麻袋一，鶴步而拾之。每得一塊，余曰『善』，即收之；余曰『否』，即去之。未幾，粉汗盈盈，拽袋返

perspiring all over. "If we get any more, we shan't be able to carry them home," she said. "I have been told," said Yün, as we were going along, "that mountain fruits must be gathered by monkeys, which seems quite true." Miss Wang was furious and stretched both hands as if to scratch her. I stopped her and said to Yün by way of reproof: "You cannot blame her for being angry, because she is doing all the work and you stand by and say such unkind things." Then on our way back, we visited the Koyüan Garden, in which we saw a profusion of flowers of all colours. Wang was very childish; she would break a flower branch for no reason, and Yün scolded her, saying: "You are not going to put it in a vase or in your hair. Why destroy flowers like that?" "Oh! what's the harm? These flowers don't feel anything." "All right," I said, "you will be punished for this one day by marrying a pock-marked bearded fellow for your husband to avenge the flowers." Wang looked at me in anger, threw the flowers to the ground, and kicked them into the pond. "Why do you all bully me?" she said. However, Yün made it up with her, and she was finally pacified.

Yün was at first very quiet and loved to hear me talk, but I gradually taught her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as one leads a cricket with a blade of grass. She then gradually learnt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For instance, at meals, she always mixed her rice with tea, and loved to eat stale pickled bean-curd, called 'stinking bean-

曰，「再拾則力不勝矣。

」芸且揀且言曰，「我聞山果收穫，必藉猴力，果然！」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余橫阻之，責芸曰，「人勞汝逸猶作此語，無怪妹之動憤也。」

歸途遊戈園，穉綠嬌紅，爭妍競媚。王素憨，逢花必折。芸叱曰，「既無瓶養，又不簪戴，多折何爲！」王曰，「不知痛癢者何害。」余笑曰，「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爲花洩忿。」王怒余以目，擲花於地，以蓮鉤撥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罷。

芸初緘嘿喜聽余議論，余調其言，如蟋蟀之用繯草，漸能發議。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喜用茶泡，食芥滷乳腐，吳俗呼

curd' in Soochow. Another thing she liked to eat was a kind of small pickled cucumber. I hated both of these things, and said to her in fun one day: "The dog, which has no stomach, eats human refuse because it doesn't know that refuse stinks, while the beetle rolls in dunghills and is changed into a cicada because it wants to fly up to heaven. Now are you a dog or a beetle?" To this Yün replied: "One eats bean-curd because it is so cheap and it goes with dry rice as well as with congee. I am used to this from childhood. Now I am married into your home, like a beetle tha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cicada, but I am still eating it because one should not forget old friends. As for pickled cucumber, I tast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in your home." "Oh, then, my home is a dog's kennel, isn't it?" Yün was embarrassed and tried to explain it away by saying: "Of course there is refuse in every hom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whether one eats it or not. You yourself eat garlic, for instance, and I have tried to eat it with you. I won't compel you to eat stinking bean-curd, but cucumber is really very nice, if you hold your breath while eating. You will see when you have tasted it yourself. It is like Wuyien, an ugly but virtuous woman." "Are you going to make me a dog?" I asked. "Well, I have been a dog for a long time, why don't you try to be one?" So she picked one with her chopsticks and pushed it into my mouth. I held my breath and ate it and found it indeed delicious. Then I ate it in the usual way

爲臭乳腐；又喜食蝦滷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因戲之曰，「狗無胃而食糞，以其不知臭穢。螻蟻團糞而化蟬，以其欲修高舉也。卿其狗耶，蟬耶？」芸曰，「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幼時食慣。今至君家已如螻蟻化蟬，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滷瓜之味，到此初嘗耳。」余曰，「然則我家係狗窩耶？」芸窘而強解曰，「夫糞人家皆有之，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強啖之。腐不敢強，瓜可掩鼻略嘗，入咽當知其美；此猶無鹽醜醜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試嘗之。」以箸強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覺脆美；開鼻再嚼，竟

and found it to have a marvellous flavour. And from that time on, I loved the cucumber also. Yün also prepared pickled bean-curd mixed with sesame seed oil and sugar, which I found also to be a delicacy. We then mixed pickled cucumber with pickled bean-curd, and called the mixture 'the double-flavoured gravy.' I said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I disliked it at first and began to love it so now. "If you are in love with a thing, you will forget its ugliness," said Yün.

My younger brother Ch'it'ang married the daughter of Wang Hsüchou. It happened that on the wedding day, she wanted some pearls. Yün took her own pearls, which she had received as her bridal gift, and gave them to my mother. The maid-servant thought it a pity, but Yün said: "A woman is an incarnation of the female principle, and so are pearls. For a woman to wear pearls would be to leave no room for the male principle. For that reason I don't prize them." She had, however, a peculiar fondness for old books and broken slips of painting. Whenever she saw odd volumes of books, she would try to sort them out, arrange them in order, and have them rebound properly. These were collected and labelled "Ancient Relics." When she saw scrolls of calligraphy or painting that were partly spoilt, she would find some old paper and paste them up nicely, and ask me to fill up the broken spaces.\* These were kept rolled up

\*The author was a painter, and for a time painted for his living.—Tr.

成異味。從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亦鮮美。以滷瓜搗爛拌滷腐，名之曰雙鮮醬，有異味。余曰，『始惡而終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鍾，雖醜不嫌。』

余啓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催粧時偶缺珠花。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婢嫗旁惜之。芸曰，『凡爲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爲首飾陽氣全克矣，何貴焉。』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書之殘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門，彙訂成帙。統名之曰「斷簡殘篇」；字畫之破損者，必覓故紙粘補成幅，有破缺處，倩子全好而

properly and called "Beautiful Gleanings." This was what she was busy about the whole day when she was not attending to the kitchen or needle-work. When she found in old trunks or piles of musty volumes any writing or painting that pleased her, she felt as if she had discovered some precious relic, and an old woman neighbour of ours, by the name of Feng, used to buy up old scraps and sell them to her. She had the same tastes and habits as myself, and besides had the talent of anticipating my wishes, doing things without being told and doing them to my perfect satisfaction.

Once I said to her: "It is a pity that you were born a woman. If you were a man, we could travel together and visit all the famous places of the world."

"Oh! this is not so very difficult," said Yün. "Wait till I am middle-aged. Even if I cannot accompany you to the five sacred mountains then, we can travel to the nearer places, like Huch'iu and Lingyen, as far south as the West Lake and as far north as P'ingshan [in Yangchow]."

"Of course this is all right, except that I am afraid when you are middle-aged, you will be too old to travel."

"If I can't do it in this life, then I shall do it in the next."

"In the next life, you must be born a man and I will be your wife."

"It will be quite beautiful if we can then still remember what has happened in this life."

捲之，名曰「棄餘集賞」。於女紅中饋之暇，終日瑣瑣不憚煩倦。芸於破笥爛卷中，偶獲片紙可觀者，如得異寶。舊鄰馮嫗每收亂卷賣之。其癖好，與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語，一舉一動示之以色，無不頭頭是道。

余嘗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為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遨遊天下，不亦快哉。」

芸曰，「此何難。俟妾髮斑之後，雖不能遠遊五嶽，而近地之虎阜靈巖，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儘可借遊。」

余曰，「恐卿髮斑之日步履已艱。」

芸曰，「今世不能，期以來世。」

余曰，「來世卿當作男，我為女子相從。」

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覺有情趣。」

“That’s all very well, but even a bowl of congee has provided material for so much conversation. We shan’t be able to sleep a wink the whole wedding night, but shall be discussing what we have done in the previous existence, if we can still remember what’s happened in this life then.”

“It is said that the Old Man under the Moon is in charge of matrimony,” said Yün. “He was good enough to make us husband and wife in this life, and we shall still depend on his favour in the affair of marriage in the next incarnation. Why don’t we make a painting of him and worship him in our home?”

So we asked a Mr. Ch’i Liut’i, who specialised in portraiture, to make a painting of the Old Man under the Moon, which he did. It was a picture of the Old Man holding a red silk thread in one hand and a walking-stick with the Book of Matrimony suspended from it in the other. He had white hair and a ruddy complexion, apparently bustling about in a cloudy region. Altogether it was a very excellent painting of Ch’i’s. My friend Shih Chot’ang wrote some words on it and we hung the picture in our chamber. On the first and fifteenth of every month, we burnt incense and prayed together before him. I do not know where this picture is now, after all the changes and upsets in our family life. “Ended is the present life and uncertain the next,” as the poet says. I wonder if God will listen to the prayer of us two silly lovers.

余笑曰，『幼時一粥猶談不了；若來世不昧今生，合卷之夕，細談隔世，更無合眼時矣。』

芸曰，『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今生夫婦已承牽合，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盍繪一像祀之？』

時有茗谿 戚柳隄 名遵，善寫人物，情繪一像，一手挽紅絲，一手攜杖懸姻緣簿，童顏鶴髮，奔馳於非烟非霧中；此戚君得意筆也。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於首，懸之內室。每逢朔望，余夫婦必焚香拜禱。後因家庭多故，此畫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誰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兩人癡情，果邀神鑒耶？



After we had moved to Ts'angmi Alley, I called our bedroom the "Tower of Guests' Fragrance," with a reference to Yün's name,\* and to the story of Liang Hung and Meng Kuang who as husband and wife were always courteous to each other "like guests." We rather disliked the house because the walls were too high and the courtyard was too small. At the back, there was another house, leading to the library.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at the back, one could see the old garden of Mr. Lu, then in a dilapidated condition. Yün's thoughts still hovered about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Ts'anglang Pavilion.

At this time, there was an old peasant woman living on the east of Mother Gold's Bridge and the north of Kenghsiang. Her little cottage wa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vegetable fields and had a wicker gate. Outside the gate, there was a pond about thirty yards across, surrounded by a wilderness of trees on all sides. This was the old site of the home of Chang Ssüch'eng of the Yüan Dynasty. A few paces to the west of the cottage, there was a mound filled with broken bricks, from the top of which one could command a view of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y, which was an open country with a stretch of wild vegetation. Once the old woman happened to mention the place, and Yün kept on thinking about it. So she said to me one day: "Since leaving the Ts'anglang Pavilion, I have been dreaming about it all the time. As

\*"Yün" in Chinese means a fragrant weed.—Tr.

遷倉米巷，余顏其臥樓曰賓香閣，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院窄牆高，一無可取。後有廂樓，通藏書處，開牕對陸氏廢園，但有荒涼之象。滄浪風景，時切芸懷。

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堽巷之北。繞屋皆菜圃，編籬爲門。門外有池約畝許，花光樹影錯雜籬邊。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屋西數武，瓦礫堆成土山，登其巔可遠眺，地曠人稀頗饒野趣。嫗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謂余曰，「自別滄浪夢魂常繞，今不得已

we cannot live there, we must put up with the second best. I have a great idea to go and live in the old woman's cottage." "I have been thinking, too," I said, "of a place to go to and spend the long summer days. If you think you'll like the place, I'll go ahead and take a look. If it is satisfactory, we can carry our beddings along and go and stay there for a month. How about it?" "I'm afraid mother won't allow us." "Oh! I'll see to that," I told her. So the next day, I went there and found that the cottage consisted only of two rooms, which could be partitioned into four. With paper windows and bamboo beds, the house would be quite a delightfully cool place to stay in. The old woman knew what I wanted and gladly rented me her bedroom, which then looked quite new, when I had repapered the walls. I then informed my mother of it and went to stay there with Yün.

Our only neighbours were an old couple who raised vegetables for the market. They knew that we were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the summer, and came and called on us, bringing us some fish from the pond and vegetables from their own fields. We offered to pay for them, but they wouldn't take any money, Yün made a pair of shoes for them, which they were finally persuaded to accept. This was in July when the trees cast a green shade over the place. The summer breeze blew over the water of the pond, and cicadas filled the air with their singing the whole day. Our old neighbour also made a fishing line for us,

而思其次，其老嫗之居乎？』余曰，『連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卿若願往，我先觀其家可居，即襆被而往，作一月盤桓何如？』

』芸曰，『恐堂上不許。』

』余曰，『我自請之。』

越日至其地，屋僅二間，前後隔而爲四，紙牕竹榻頗有幽趣。老嫗知余意，欣然出其臥室爲賃，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於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

鄰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爲業，知余夫婦避暑於此，先來通懇勸，并釣池魚，摘園蔬爲饋。償其價不受，芸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陰濃，水面風來，蟬鳴聒耳。鄰老又爲製魚竿，與

and we used to angle together under the shade. Late in the afternoons, we would go up on the mound to look at the evening glow and compose lines of poetry, when we felt so inclined. Two of the lines were:

"Beast-clouds swallow the sinking sun,

And the bow-moon shoots the falling stars."

After a while, the moon cut her image in the water, insects began to cry all round, and we placed a bamboo bed near the hedgerow to sit or lie upon. The old woman then would inform us that wine had been warmed up and dinner prepared, and we would sit down to have a little drink under the moon. After we had a bath, we would put on our slippers and carry a fan, and lie or sit there, listening to old tales of retribution told by our neighbour. When we came in to sleep about midnight, we felt our whole body nice and cool, almost forgetting that we were living in a city.

There along the hedgerow, we asked the gardener to plant chrysanthemums. The flowers bloomed in the ninth moon, and we continued to stay there for another ten days. My mother was also quite delighted and came to see us there. So we ate crabs in the midst of chrysanthemums and whiled away the whole day. Yün was quite enchanted with all this and said: "Some day we must build a cottage here. We'll buy ten *mow* of ground, and around it we'll plant vegetables and melons for our food. You will paint and I will do embroidery, from which we could make enough money to buy wine and compose poems over dinners. Thus, clad in simple gowns

芸垂釣於柳陰深處。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獸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

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蟲聲四起，設竹榻於籬下。老嫗報酒溫飯熟，遂就月光對酌，微醺而飯。浴罷則涼鞵蕉扇，或坐或臥，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三鼓歸臥，週體清涼，幾不知身居城市矣。

籬邊倩鄰老購菊，遍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螯對菊，賞玩竟日。芸喜曰，『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買遠屋菜園十畝，課僕嫗，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畫我繡，以爲詩酒之需。布衣菜飯

and eating simple meals, we could live a very happy life together without going anywhere." I fully agreed with her. Now the place is still there, while my bosom friend is dead. Alas! such is life!

About half a *li* from my home, there was a temple to the God of Tungting Lake, popularly known as the Narcissus Temple, situated in the Ch'uk'u Alley. It had many winding corridors and a small garden with pavilions. On the birthday of the God, every clan would be assigned a corner in the Temple, where they would hang beautiful glass lamps of a kind, with a table in the centre, on which were placed vases on wooden stands. These vases were decorated with flowers for competition. In the day time, there would be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while at night the flower-vases were brilliantly illuminated with candle-lights, a custom which was called "Illuminated Flowers." With the flowers and the lanterns and the smell of incense, the whole place resembled a night feast in the Palace of the Dragon King. The people there would sing or play music, or gossip over their tea-cups. The audience stood around in crowds to look at the show and there was a railing at the curb to keep them within a certain limit.

(To be continued)

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淪亡，可勝浩嘆！

離余家半里許，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迴廊曲折，小有園亭，每逢神誕，衆姓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日惟演戲，夜則參差高下插燭於瓶花間，名曰花照。花光燈影，寶鼎香浮，若龍宮夜宴。司事者或笙簫歌唱，或茗茗清談，觀者如蟻集，簷下皆設欄爲限。

(待續)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編譯

### 第一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親愛的黛麗小姐

我今天到抒情詩俱樂部去聽你的青年意籍朋友唱歌。我現在把我嚴正的意見告訴你，請你斟酌一下，不要告訴她，聽你便。除純音樂一方面之外，你對各方面的情形，都比我更熟識。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你知道你現在劇壇上佔這個地位，不是因為你具有甚麼個人的吸引力，而是因為你已經使自己成為全世界十四萬萬人

蕭伯納：唉！你並不愛我。

愛蘭黛麗：當你初次寫信給我時，我不歡喜你。

蕭伯納：為甚麼大家都疑心別人不道德呢？因為大家都不道德。這不是很簡單的答案嗎？

……沒有男人會為女人的緣故，做出甚麼事情。我們由生到死，始終是女人的嬰兒，永遠向她們要東西，而不會給過她們東西，除非是要她們替我們保存的東西。……偉大的熱情跟天才一樣少。

(我想這數目不會錯吧)中的六位最佳女伶之一。所以，你知道你的新進朋友須成爲世界六位最佳唱歌家之一，才會享受和你相同的讚頌。你的表演使我感動到流出眼淚來，可是這不是因爲劇情悲慘(悲慘不會使我泣哭)而是因爲你的表演非常美妙。我覺得我能夠受這種感動，才有做藝術批評家的資格。你的朋友完全沒有使我感動。我一眼看見她時就喜歡她：她是很可愛的，很聰明的，很漂亮的。可是——現在要說煞風景的話了

——她不是個有趣味的藝術家。唱歌家須有一種使平庸部份覺得有趣的技巧，須深深把握住整個藝術，引動聽衆的全部注意；她在這方面的特長很有限，不夠使她成爲唱歌家；不但如此，她永遠不能在客廳裏，或抒情詩俱樂部裏，獲得這些技術。她的成績不能使我歎服；她的音樂修養，僅達到熟練的程度而已，在音樂氣氛裏生長起來的聰明孩子，都有這種長處。以你的朋友唱歌而論，習慣的成份比藝術的成份更多。她得把習慣變成藝術，把意志放在歌唱裏，使之成爲表現自己，集中自己，澈底委身於藝術的工具——我說不出來；可是你也許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我想如果辦得到的話，她應該到舞台上工作。她在客廳裏的美麗，一上舞台，便立刻會消滅於無形；於是，她不得不把自己重新創造起來，由根基的下部一直發展起來。她因爲常常向地氈和幔帘唱歌，結果聲音是受抑制了；她的聲音要發展起來，需有較大的場地；她的個性亦莫不然。她的努力如果會成功的話，大約是在歌劇方面。

我真不應該把這封信拖長下去；你一定已經很不耐煩了。簡言之，我覺得以客廳唱歌家而論，這位小姐不見得比別人好得很多；我不願走一百碼再去聽她唱歌。可是如果她小心培養她的個性和聲音，舞台上十年的

努力當可以使她出人頭地。她有一種動人的性格，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同時，如果她想泰然處之，以現在這種方式去唱歌作曲，她也許可以靠其社交才能，過着平安舒服的日子；你也許會告訴她說，這是比做大藝術家更

好的。如果你真是這樣告訴她，你便是撒了天大的謊；關於這，你只好跟你的良心辦交涉了。

我寫這封信時，最覺得掛心的事是怕你麻煩作覆。如果你覺得寫信是討厭的事（我自己的信債簡直迫得我發瘋），請你不必作覆，至多在明信片上寫句「謝謝你」就夠了。

你忠實的朋友 蕭伯納

一八九二年六月廿四日，費茲洛方場廿九號。

### 第二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非常感激你，因為你為我的小朋友費了這麼多的心思。你的信使我很悲哀，因為我十分關心這女孩子，極想幫她的忙。她是很孤獨的，而且很自負。她有個性；我天天由她的樸實，學到許多東西。

我們養育孩子的方法，真是多麼傻啊！這女孩的父親（一年前逝世的），把她關在米蘭一間舊畫室裏，不許她和別個孩子玩耍，或跟男女做朋友。她的母親從她出世時就恨她，現在已經有七八年沒看見她了。她的環境就是這樣！可是我在你的信裏，看見一線希望。我要讓她在舞台上受點訓練，每星期賺幾先令，這麼一來，她至少可以享受職業的偉大快樂。

當你初次寫信給我時，我不喜歡你。我以為你是殘忍無情的，極端拘板而矜持的。現在我用最誠懇的態度

向你道歉雖則我的感想如何，於你當然毫無關係，可是我必須謝謝你給我的長信。

最感激你的

愛蘭黛麗

一八九二年六月廿九日。

第三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看見這個東西嗎？（註一）

這是我的心臟的照相，是接讀你的電報後，馬上用愛克斯光拍攝的。你的電報說，命運的人（註二）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等於說明年）沒有上演的希望。你是多麼懶惰啊！多麼因循遲延啊！多麼漠不關心啊！祇須在報上登一幅廣告，到街道轉角處購置一些現成佈景和幾套外人的制服，排練一兩次，多請一隊警察，去對付劇院門口的羣衆，也就夠了。然而，你却說在兩年內辦不到。你難道以為這麼一種華而不實的玩具，可以在抽屜裏藏了兩年，然後拿出來當最新奇的東西玩嗎？那裏的話！等你明年看我的劇本時，你一定會大驚失色地問自己道，這麼脆弱淺薄的東西，也有資格叫我表演嗎？我每想到在舞台上獻醜，心裏也覺得很不自在。我現在已經很討厭這個劇本了。沒有將來，只有現在。你以為我要讓你把我當莎士比亞那樣待遇——等我死了幾百年後，才拿我的戲劇去出演嗎？不，我不跟你做明年的買賣，到明年，我的黃金早已在你的皮包裏變成枯

（註一）原信上畫了一個破碎的心臟。

（註二）“The man of Destiny”係蕭氏一八九五年所作的劇本。



葉了。讓一八九六年出演它的劇本吧！如果你到一八九七年才要我，那麼還是讓我寫個一八九七年的劇本吧。唉！你並不愛我。

可是，空口說白話有甚麼用處呢？我們沒有劇院，沒有劇本，沒有伶人，甚麼也沒有。而且，你在明年之前，又不肯替我出演劇本。那麼，好吧：這一延擱却使我的條件更加苛刻了。今年只要法幣黃金三鎊（照你電報裏的提議。）可是到明年這三鎊却非你的嫩肉三鎊不可，而且，這三鎊肉並不是隨我高興，在你身上任何部分割下來的，而是要寄在你那邊，利上生利，等到你把我的劇本表演了四十五次時，才一古腦兒成塊（如果我可以利用這個無表現力的字眼）取回來。然而，縱使在那時候，我所得到的也僅是一個神龜，毫無用處，除非龜內的明燈向我照耀。如果你每年把這盞明燈的一絲光芒給我，那麼，將全世界的劇本獻給你，還不足償價於萬一。

天啊，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呢！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三月廿六日。

第四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今晚我將在我這茅屋裏，費些工夫「在愛蘭的眼睛裏晒太陽」（借用大作曲家舒伯特 Schubert 一曲中的話）。這復活節的天氣很壞，可是命運之神却向我微笑。我遇到了十椿得意事情：（一）接到愛蘭黛麗一

封信；（二）接到由芝加哥寄來的一張版稅匯票，這一堆錢是觀衆看不到愛蘭黛麗的表演時，不得已且求其次，跑來看我的一個逃兵（“Arms and the Man”）的成績；（三）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四）我已經在我新劇本的第二幕裏，打破難關，撥開雲霧見青天了；（五）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六）看見美麗的落日，在遙遠的山邊墜下去，心裏想念愛蘭黛麗；（七）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八）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九）接到愛蘭黛麗一封信；（十）接到愛蘭黛麗愛蘭黛麗愛蘭黛麗愛蘭黛麗愛蘭黛麗一封信。

誰說佩得太太（Mrs. Pat）要表演我的命運的人呢？那個告訴你這句話的人是撒謊者。我疑心是亨利歐爾文告訴你的——呵，我疑心他。你會問道，爲甚麼大家都疑心別人不道德呢？因爲大家都不道德。這不是很簡單的答案嗎？如果我將自己出賣——我的意思是說出賣我的劇本——他一定會跑到市場把我買去，像買一隻兔子那樣，用一張棕色的紙把我包紮起來，置之高閣。我看他是不想出演我的劇本的，不要讓他把兔子買去。他是不會爲了你的緣故，來出演我的劇本的；沒有男人會爲女人的緣故，做出甚麼事情；我們由生到死，始終是女人的嬰兒，永遠向她們要東西，而不會給過她們東西，除非是要她們替我們保存的東西。歸根結底地說起來，歐爾文何必喜歡人家？人們往往大談愛情，感情，一類的話——正如他們談宗教一樣——好像這些是世界上最平常的東西似的；可是，某法人的話倒比較有道理，他說，偉大的熱情跟天才一樣少。他會費了一刹那的百萬分之一的工夫去愛你嗎？假如有的話，他的罪惡便可以全部得到赦免了。我不知道女人可曾愛過別人。我有點不大相信她們可憐男人，把他當孩子那樣撫養，使他愛她們，引以爲樂；可是我始終不知道她們的溫柔，是否

因為感到不能愛他的悔恨，而深厚起來。男人有一種才能，就是他能愛女人——不是永遠地，也不是忠誠地，也不是常常地，——而是在一剎那之間的——幾年中只有幾分鐘也說不定。我稍微懂得這種人情世故，所以我才變成這麼無可救藥的不敬虔的人；因為當上帝叫我做個敬虔的人，以便上天堂時，我乾乾脆脆地答覆道：「我曉得。我已經上過天堂。你再也不能替我做甚麼了，謝謝你。」

你誇口說你是個傻子；可是你的心思是有智慧的，因此，人家可以向你說深沉奧妙的話。你說，我在一星期內就會討厭你；這又是一句誇口的話了：這句話的含義就是你能使我快樂一星期。我的天！你要用甚麼東西使我快樂呢？藝術嗎？政治嗎？哲學嗎？或文化的其他部門嗎？我在這些方面所寫的東西（為生活而寫的），比你所想的還要多。在這些方面，在你未開口之前，我早就會把全部的話講完，我把我的意見發表了兩個鐘頭，就能夠使你討厭死。可是一個人崇拜着聖母瑪麗亞，是不會疲倦的。你會說，天啊，這個人是天主教徒。不是，這個人是堪底達（註一）的作者；我告訴你，堪底達正是聖母瑪麗亞，不是別人。我要把她再具體地表現出來——替你寫一個跟堪底達一樣的劇本。可是這個願望却不會實現。這是我現在所遭遇的困難。堪底達寫來倒很容易，可是其後却來個可憎的命運的人。我要再寫幾個劇本，才會寫個完全獻給你的劇本呢：這只有天知道。將來等你有兩個鐘頭的閒空時，你一定要讓我讀堪底達給你聽。你將發見我是個討厭的中年愛爾蘭人，長着一叢赤鬚，樣子兇惡；這我可沒有辦法。我記得你有一次對我說話，雖則你當時正在幻想中，一定忘得乾淨了。那時剛在新歌

（註一）“Candida”係蕭氏一八九四年所作的劇本。許多批評家以為這是他最佳的一個劇本。

劇院散場的時候。你和我都在正廳裏；恰巧我們倆差不多是最後走出劇院的看客，正站着等候甬道上的人較少的時候才走。我深深感覺到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在我的身邊，可是我當然極力把這感覺掩藏着囉。你似乎正給一些甚麼東西所感動。你大約以為我是甚麼鄉紳或牧師吧。無論如何，你突然舉目望着我一會兒，然後用非常尊敬的樣子說，「晚安，先生。」我在惶惑之餘，幾乎跌坐在地板上；可是幸虧我竭力自制，沒把你由夢中驚醒。我當時僅本能地參加你的戲劇（不管是甚麼戲劇）表演，答一聲「晚安。」接着我張目結舌地望着你走出去，在轉角處消失。我想你記不起曾遇見一個長着赤鬚鬚，嘴角有討厭表情的鄉紳或牧師吧。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四月六日，烏特伯利，士篤克士茅屋。

第五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謝謝你的可愛的信！

都是我的錯。原諒我。我覺得無精打采，鬱鬱不樂。當我覺得頂不快活時，你的信跑來安慰我的發痛的眼睛和發痛的心了。我們將於本月二十日回英。謝謝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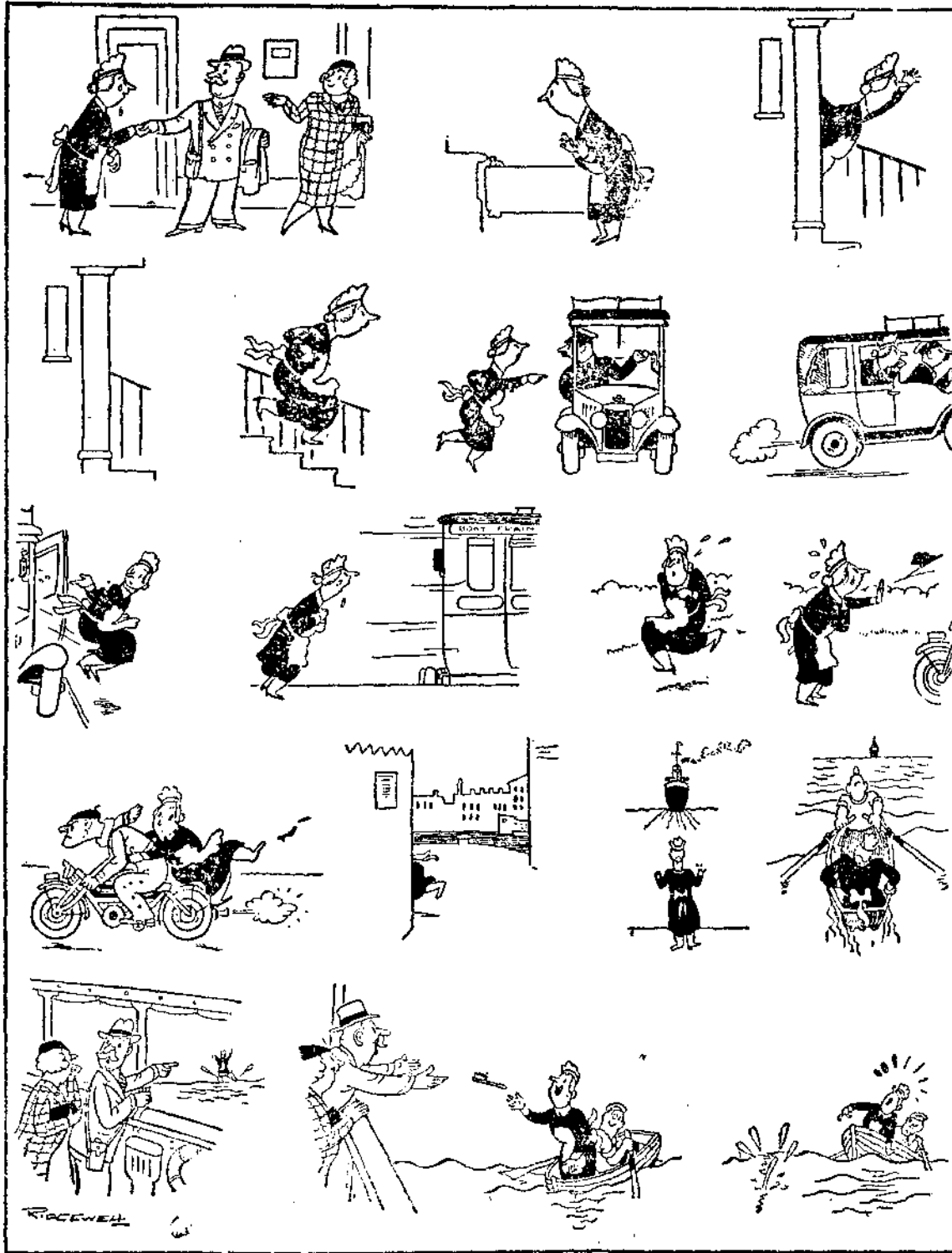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五日，紐約。

(待續)

功虧一簣 (又名忠心女僕)

轉載笨拙





好像你明天就要盲目那樣地利用你的眼睛吧。

## 有目無睹

王宏喜

本文原載太平洋月刊，係美國著名盲女子 Helen Keller 所作。著者出世十九個月，即患盲聾兩病，幼時曾受私人教育，至二十歲時始進大學，於一九〇四年得學士銜。後著書及自傳多種，其論文散見美國各什誌，甚受讀者歡迎。本篇節譯自“Three

Days to See”一文——譯者註

我時常想，假如每個人在成年的初期都瞎了眼睛，聾了耳朵，那實在是人類的福氣。黑暗將叫他更懂眼睛的價值；沉寂將教他以聲音的快樂。

我不時試驗亮眼的的朋友，看他們看見甚麼東西。最近有一位朋友從林中散步回來，我問她看見甚麼東西。她回答道，「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我不禁自問，在樹林中走了一個鐘頭，而沒看見甚麼特別可注意的東西，那怎麼可能呢？看不見東西的我，

祇用手摸，已經發現幾百種叫我發生興趣的東西了。我覺到樹葉的微妙的均勻，我戀戀不捨地用手摸着赤楊光滑的樹皮，或松柏粗糙的樹皮。在春天，我滿懷希望地摸着樹枝找嫩芽，找那大自然冬眠將醒的第一種象徵。在我運氣很好的時候，我不時輕輕把手放在小樹上，去感受高歌之鳥快樂的悸動。

有時候我心中喊出希望看見這些東西的呼聲。假使祇用手摸觸已經可以得到這麼多的快樂，那麼用眼睛看，不知更要揭露多少的美麗？我曾經想像過，假如我祇有三天可以用眼睛看，我最希望看些甚麼東西。

我要把時間分成三段。頭一天，我要看那些親戚朋友，他們的慈愛與友情叫我的「人生有價值」。我不曉得從『靈魂的窗門』——眼睛——看進朋友的心是像甚麼樣子的。我祇能用我的指尖去『看』一隻臉的輪廓。我能發覺喜笑，悲哀，以及許多別種明顯的情緒。我以摸朋友的臉來認識他們。

你們眼睛看得見的人，可以觀察機敏的表情，肌肉的顫動，手的揮舞，很快地看出別人的特性，那是多麼舒服，多麼令人滿足的事。可是你可曾想要用你的眼光去看你的朋友的心天性？你們大半在看人的時候，不是偶然看看臉孔的外貌，使讓它去嗎？

比方說，你可能準確地描寫你五位朋友的面孔。我做過實驗，問做丈夫的說，他們老婆的眼睛是甚麼顏色的，他們往往表示煩難，承認說不曉得。

噢，假使我祇有三天可用眼力，我要看多少東西啊！

第一天一定是很忙的。我要請所有的親友都來，注視他們的臉，把他們內心優美的外表證據深印腦中。我

也要看一看嬰孩的臉。叫我能看到人類發覺人生矛盾以前那種熱切天真之美。我也要看看那些人家讀給我聽的書，這些書會把人生底蘊顯示給我看。我也要看看我兩隻狗的忠真誠信的眼睛。

那天下午，我要到樹林中去作長時間的散步，用自然世界的美麗來沉醉我的眼睛。我要祈求有五光十色的落日的光輝。那天晚上，我想我一定睡不着的。

第二天我清晨一早起身，看夜變成晝那種令人興奮的魔術。我要驚奇地注視太陽促醒睡眠中的大地那種光線的壯麗全景。

這一天我要走馬看花地一睹過去與未來的世界。我要看看人類進步的展覽品，因此我要到博物館去。在那裏我的眼睛可以看見大地的簡要史實，動物以及各種各族的人類住在他們原來環境中的圖像；在人類出現，用那矮小的身材與靈巧的腦經征服獸國之前，橫行大地的恐龍巨獸的大骨骼。

接着我要到美術館去。我用手去認識古代尼羅河畔的男神女神的雕像。我摸過希臘神殿石柱的做造品，我也覺到進攻的雅典勇士像的旋律之美。我深愛荷馬的盤曲多鬚的容貌，因為他也理解盲目。

因此在這第二天，我要試從美術上窺探人類的靈魂。我由摸觸而認識的東西，現在我看得見了。更可欣幸的是莊嚴的繪畫世界揭開在我眼前。我大約祇能有一種皮毛的印象。藝術家告訴我，對於美術要有深刻真實的認識，必須訓練眼睛。我們必須從經驗上去評價線條，構圖，色彩的配合等的優美。假如我有眼睛，我將要多麼快活地去從事於這種令人心醉的美術研究啊！



第二天晚上我要到戲院或電影院去。我多希望看見戲劇中的人物啊！我除了用手摸觸之外，不能欣賞旋律動作之美。假使不能動的雕像輪廓已經那麼可愛，那麼看見這種人物走動，不知更要令人多麼興奮呢。

第三天早上我要再度歡迎晨曦，熱切地要發現新快樂與美麗的新啓示。今天，在這第三天，我要到工作的世界中去，去看人類從事於一生的事業。城市是我的目的地。

我起先要站在忙鬧的街頭看人，企圖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我看見笑容，我就快活了。我看見嚴肅的決心，我就引以為榮。我看見有人受苦，我就發生憐憫。

我要到紐約第五街去，看種種五光十色的風光。我要從第五街遍遊全城，到貧民窟，到工廠，到兒童玩耍的公園裏去。我要造訪外人住區，算是一種出國旅行。我一直張大眼睛，去看一切快樂與悲慘的光景，叫我能夠有更深切的瞭解，更能明白人類怎樣工作，生活。

我第三天的目光要完結了。在這末了幾小時中，也許有不少重要的事我該去做，不過在這第三天晚上，我恐怕又要跑到戲院裏去了，去看逗人大笑的滑稽劇，叫我能賞識喜劇。

在午夜時，永世的黑夜又要把我幽禁起來了。自然，在這三天中，我一定沒有看完一切我想看的東西。祇要黑暗重新降臨到我身上，我便曉得還有多少東西沒看到了。

假使你曉得你眼睛要瞎了，也許我這短短的摘要不能和你自己所訂的節目相同。不過我敢說，假如你曉得眼睛要瞎了，你一定會盡力利用你的眼睛。你所看見的東西，莫不覺得可愛。你的眼睛將擁抱你視線所能達

到的每樣東西。到那時候，你才算真真看見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將展開在你眼前了。

我這瞎子，可以給你們眼睛看得見的人一種暗示：好像你明天就要盲目那樣地利用你的眼睛吧。這個暗示，也可以移用在別種感官上。好像你明天就要變成聾子那樣地去聽聲音的音樂，小鳥的歌唱，樂隊的雄壯旋律吧。好像明天你的觸覺就要不靈那樣地去摸觸一切東西吧。好像你明天再也聞不到或嘗不出那樣地去聞花香嗜美味吧。盡量利用各種感官，顯耀大自然所供給的各種快樂與美麗的感官吧。可是在所有的感官中，我敢說，目光一定是最愉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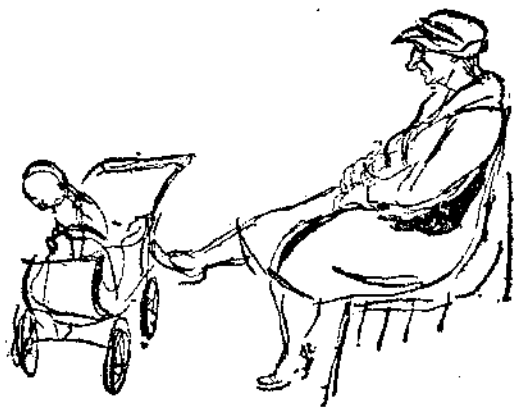
## 現代人的抵抗力

我們對於疲倦，悲愁，和憂慮的抵抗力，似乎已經減低。現代人需要長時間的睡眠，美好的食物，及優良的房屋。他們的神經系是脆弱的。他們不能忍受事業上的煩慮，生活的責任，及人生的憂患。他們很容易病倒。

我們神經纖維之所以這麼脆弱，無疑地是因為我們物質與智能的環境，已經發生某種變遷。人類精神上所患的病痛，其種類比其他疾病合計起來還要多。

人類雖然用了大量的金錢以充教育費，可是智識和道德似乎都沒有顯著的大進步。

——Dr. Alexis Carrel的話。



總而言之，痛苦也可以造成有用的東西。我們已經懂得人生的小煩惱是很容易置之度外的；在我們所遇到的大憂慮旁邊，小煩惱似乎是不足介意的。

## 低能兒的母親

黃嘉音

Gail Carey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月號 Reader's Digest 什誌。

你將有人生所能給你的智慧，  
你將有和眼淚一樣深的快樂。

——Herbert J. Hall

「你的嬰孩再也不能長成常態的人了。他的病是叫『蒙古狀白癡。』」（按Mongolism或Mongolism係一種先天的畸形低能症，患此病的兒童往往有像蒙古人一樣的斜眼睛。除了此點以外，此症與蒙古族毫無關係。）

「再也不能長成常態的人了！……蒙古狀白癡！……毫無希望的白癡病！……那我永遠，永遠沒有辦法了。」

可是我們終於找到辦法了，我的丈夫和我，盡我們所能的，忠實而穩當地去應付這問題；我們從絕望中找

到了快樂。不是不負責任的快樂；這種快樂，是由正直地去對付不幸的事，用最妥善的辦法去解決問題而來的。我們結婚時，我們互信我們的結合會產生健全的兒女。我們的親戚中沒有一個生低能的孩子，我們是說在家族中沒有一個患遺傳病或有壞血統的人。

我們結婚了兩年，當我們正在二十五六歲時，我們的女兒海倫出世了。她是健全的，正像我們所預料的一樣健全。她依常態長大，她的行動也正常，我們無疑地是快樂自負的父母。

當海倫五歲時，我們覺得她需要一個伴侶了——因此在一年後，我們的小兒子大衛便出世了。他真是一個有趣的小玩意，不像美國嬰孩而像中國玩偶；因為他的眼睛像蒙古人那樣斜着，爲了患着輕微的黃疸病，看起來更像東方人了。可是我們真幸福真快樂，我們完全不猜疑，以爲他是很健全的。「蒙古白癡症」在出世時便可診斷，可是我們不曉得我們的嬰孩身上是否看得出有此症。總而言之，當初沒有人告訴我們。過了幾個月，我們看見我們的兒子還不會學會別個一樣大的嬰孩所會做的事時，我們的朋友不時替我們保證說，「噢，我的嬰孩一歲才會坐啦。」或是說，「我的到兩歲才會走路，你看他現在怎樣了！」

噢，好心的鼓勵人的朋友啊，你們真的幫助我們度過那頭兩年，你們的話叫我們抱着滿心的希望。不過假如我們在開頭就能曉得實情，我們就可以免去一會兒希望，一會兒灰心的痛苦了。祇要醫生會明白這一點好了，因爲這打擊早晚總得來的，要是能夠早點曉得實情，那麼生活便可以早點調整，也便越容易調整了。

在我們曉得真病情之前，醫生曾經介紹甲狀腺治療法。那些藥片增加大衛的力氣不少，可是一點也不幫

助他的智力。另外一個醫生說，「試驗他的「新陳代謝作用」，然後你就可以曉得他需要多少藥片——也許他還沒吃夠呢。」

我們到醫院里去驗，心中充滿希望與自信，以為現在一切都可以好起來了。生活在現代對於無管腺的研究這樣高深的時候，是多麼幸運啊！可是主管醫生對我們的嬰孩很快地望了一眼，接着打擊來臨了。

醫生把實情清楚、簡單、同情地解釋了一番。他告訴我們說，大衛的智識年齡大約不會超過七歲，因此他永不會看顧自己，也不能過正常的生活。

不論我活多久，不論我能遇到怎麼多憂愁的事，我曉得沒有一天會比那一天更黑暗的，當新陳代謝試驗在進行時，我在實驗室中逗留了長長的三小時。當時海倫的事侵入我的腦子的迷霧中了。她的將來會怎樣呢？一個白癡弟弟！沒人要跟她交朋友，沒人要討她做老婆了。噢，祇要有辦法叫這事情永遠不會給人曉得，那就好了！

最後新陳代謝的試驗完畢了，我的患「蒙古狀白癡症」的小嬰孩和我同坐汽車回家。我的腦中混亂如麻。我把汽車越開越快。接着我忽然生出一種瘋狂的念頭——一種當機立斷的解決法。我記得離我們家不遠，有一座高過鐵軌的鐵路橋。那橋是在一座險峻的小山上，正在一個危險隱蔽的轉灣地方。假使照這樣的速度開下去，我們兩人準全都會死的，而且看起來也不像預謀的失事。這樣一來，不是可以把一切都矯正了嗎？我的嬰孩的確還是死了好，在那時候我也真不很想活。我的祕密可以和我一起去。我用不着去告訴海倫。我要這樣

做——我得這樣做。

我一腳緊踏在增加速率的脚板上，把汽車開上山去。我們轉灣了，接着——！在我們面前停着一輛小汽車，直接停在橋上。有一個母親和三個小孩在欄杆上向下面的鐵軌望着——他們在看火車！

一切毀滅的念頭立刻離開我的腦中了。我專心在矯正汽車，叫車子平安駛過橋上那羣人。車子開得真近，可是我們終於安穩過去。我在幾百呎外把汽車停了下來，回頭看看那些小孩可安全。他們還在向橋下凝睇着，一點也不覺到那千鈞一髮的險狀；他們同時也不曉得他們救了兩條命。

接下幾天，我的丈夫和我真是一對悲傷的人兒。我們在彼此面前，還想要表示出頑強的態度，互相安慰鼓勵，試想要若無其事似地繼續我們的生活。當死亡來臨時，我們至少有幾天可以叫自己適應這悲劇。可是在這件事上，我們腦中最大的恐怖是別人一定會曉得，也許他們因此不許他們的小孩來和海倫玩。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可是我們心中有一種特殊的羞慚的感覺，好像我們是社交上的癡瘋子似的。

人們對於身體的孱弱，會很驕傲地宣傳；可是在思想病態那一方面，却顯出一種畏懼與神祕的緘默。這也許是一種黑暗時代的殘餘思想，那時候的人以為得這病的人是患鬼。在頭幾天中，我們也犯了這種思想的罪，直到後來我們才開始替我們自己設想。

我們去請教一位醫生，這位醫生是以訓練兒童的習慣著名的，因此我們又受了一次打擊。「我要竭力規勸你們，把你們的嬰孩送到低能兒童學校里去，越早越好！」他對我們談了兩個鐘頭，現在為與我們處境相同

的父母的利益起見，我要把他所說的話簡略記在下面。

第一，他叫我們相信我們並沒有錯。他說：『這種事在任何家族的任何代都有發生的可能。在一家裏，這種嬰孩至多只有一個，身體健全的父母，可以繼續生孩子，並且自信別個孩子會完全常態的。這不是一種遺傳病。這是因為在嬰孩出世以前，偶然有甚麼意外發生，阻礙其發育的緣故。在目前還沒有方法可以醫治。』

『假如你沒有別個小孩，你不妨把你那患蒙古白癡症的小兒留在家裏，由你自己來親自訓練——不過就是你沒有別個小孩，我也不勸你這樣做。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你的女兒將因此而受苦，因為她將沒有一個常態的家庭和一個能給她以必要的注意的母親，因為她將因此而忍受別個小孩的譏笑。到末了，當你精神與財力空耗了時，那時候你和你的丈夫再也不能看顧他了。我們有一天都會死的，而你的兒子也許活得比你們兩人長久。於是他的姊姊便得為他而犧牲一生了。她也許很情願做這件事，可是我們不應該叫她這樣做。』

我們說：『我們錢很有限，進低能兒童的學校費用很大。我們到那里去找一間我們財力所及的學校呢？』他立刻回答道：『把他送到一間省立機關里去。』

我們喊道：『一定不要！我們不要慈善的布施，我們的嬰孩必得到能受最好的愛護與照顧的地方去。』

『那麼有一間省立學校，正是合乎你們的希望的地方。你們不至於受人家調濟；因為你們要照你們的收入而付費。他可以獲得最好的照顧，因為這種學校時刻受各方的監視。他將得到他所最需要的訓練，他將和他最能滿意的兒童為侶。無論你們遭遇甚麼變故，他一生都要住在里邊。你們永遠不必怕，以為你們死後把他孤』

獨地留下，沒有人照顧他。」

我們初次參觀那機關以後，我們得到一種啓示，這機關已經成爲我們的兒子的家庭與學校，把我們兒子的生活創造得非常美滿。醫生並不騙我們。我已經去參觀幾百次了，在我每次去參觀時，里邊的僱員總是快樂而情願地經過許多困難，去使病人舒服。

我們問主管人說，「你們那里去找這麼年輕，這麼可親，這麼解事的教員呢？」

「唔，」他說，「要找到適當的教員，並不是容易的事；可是他們一來，他們往往就此住下。在你們看來，這些小孩似乎是不可愛，也許甚至是怕人的，可是你們來幾次以後，你們就會像我們這樣愛他們了；因爲他們是可愛，不自私自利的，能懂得人家愛護他們的情意。和普通小孩兩樣，他們幾乎沒爭吵過，當他們一起玩時，每個人都準備要輪到他的值班，要共玩玩具，要幫助他的隣人。這也許是我們的職員在這里覺得很滿意的原因；因爲在我們對於兒童有更深的瞭解時，外表的醜陋就消滅了，我們祇看見內心的美麗與天真。」

我們也覺得如此。我們看見每個小孩都想幫助羣中的盲童的情形，領他到他的位子上去，替他結胸圍布，把他的手放在刀上和叉上，替他設想到很小的地方，普通小孩恐怕不會這樣做的。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安能看不到其美麗的地方呢？

當然，把大衛放在學校里是一件很捨不得的事；可是我們很情願這樣做，因爲這是爲他的快樂而着想的。我們每星期去看他，看見他每分鐘都快樂，健康，忙碌。他看見我們，很是快樂，可是也十分情願讓我們不帶他走，



他臉上充滿着快樂的笑容，在窗口向我們揮手。

當然，我們有時候真覺得孤獨透了。可是我們已經挨過這種日子，我們發現最好的解決法是工作，更多的工作。我們也痛快地玩，我們也各有得意的問題可以發揮。

總而言之——痛苦也可以造成有用的東西。我們已經懂得人生的小煩惱是很容易置之度外的；我們所遇到的大憂慮旁邊，小煩惱似乎不是介意

的。於是我們所不敢希望再看到的快樂終於又回來了，因為我們找到了安寧，這安寧是一種最有意義的快樂，一種『和眼淚一樣深』的快樂。

（請參閱本刊第一期第四六面『低能兒童』一文）

## 西風月刊

### 徵稿啟事

本刊以譯述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提倡有思想有情感有個性有趣味的通俗文章為宗旨，內容分專篇，科學·自然，心理·教育，婦女·家庭，傳記·史話，遊記·探險，軍備·戰爭，社會·暴露，政治·經濟，藝術·文學，電影·戲劇·娛樂諸部門，另闢冷眼旁觀，雨絲風片，西洋幽默，書評，西書精華，筆花，名人雋語，漫畫，插圖，木刻等欄。凡與本刊性質相合之稿件，只要文筆清雋流麗，無論創作翻譯，均所歡迎。謹請海內外文友，多賜佳作。

西風月刊編輯部啟



他是個簡樸，活潑，和藹可親的人。他喜歡和各式各樣的人來往交際，對於處理任何事務，都是虛懷若谷，開誠佈公，十分願意跟人家合作的。這種誠懇近情的心性，是他受民衆熱烈愛戴的重要原因。

## 美國總統羅斯福

黃嘉德

——本文摘譯自美國水星什誌，紐約泰晤士什誌，及中國密勒氏評論報。

今年十一月美國舉行大選，羅斯福總統又以最多票數連任，可以在白宮裏再住四年了。這一次競選的結果，不但是民主黨的空前勝利，而且更是羅斯福個人的偉大勝利。羅斯福到底是怎樣的一位大人物？他爲甚麼這樣孚於衆望，這樣得人民的愛戴？此篇短文所表現的一個輪廓，也許可以幫助讀者解答這些問題。——譯者註。

### 羅斯福總統生平事蹟舉要：

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誕生於紐約州海德公園。

- 一九〇四年六月——畢業於哈佛大學，得學士學位。
- 一九〇四年九月——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肄業。
- 一九〇五年五月——與表妹安娜 (Anna Eleanor Roosevelt) 結婚。
- 一九〇七年六月——開始執行律師業務。
- 一九一〇年——任紐約州議員。
- 一九一三年三月——由威爾遜總統選任為海軍次長。
- 一九二〇年七月——被推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
- 一九二二年八月——患「小兒麻痺症」。
- 一九二二至二四年——退隱休養，努力恢復健康。
-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被舉為紐約州州長。
-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蟬聯紐約州州長。
-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被舉為美國總統。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蟬聯美國總統。

羅斯福的確是一個剛毅果敢的人；他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有過人的毅力和勇氣。他在年富力強，事業日就成功的時候，突然患了沉重的麻痺症，成為殘廢。這麼一個大打擊，有時不是一般人所能抵擋得住的。可是他

毫不灰心，他憑着堅定的意志和稀有的元氣，終於克服病魔，重復走上健康之路了。

今日羅斯福身體的健全，並不在過去任何白宮主人之下，只有走路時略跛的姿態，使人憶起他曾患過重病。當他參加競選運動時，他常常在兩個多月中，趁汽車及火車旅行二萬餘英里，演講兩百次，風雨無阻；同行人員，始終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

神飽滿。有些同行的新聞記者，因為生活不安定，風塵僕僕，弄得消化不良，傷風咳嗽，而羅斯福却健好如恆。在一九三二年的競選運動中，他到門爭完畢，總統寶座坐穩，才患了一次輕感冒。

羅斯福的身體，在腰部以

靈巧的薄鋼板，居然可以到處走動。他的雙腿軟弱無力，不能長久支持身體的重量，因此他才用那只鋼板，緊縛腰部，垂下的兩片鋼板，則夾住皮鞋的後跟。

羅斯福永不提起關於他跛足的事。據接近他的朋友說，他自從離開病床之後，便不談到這件事，也不許人

羅斯福總統是我所認識的一個最沉着鎮靜的人。無論他的工作多麼勞苦，無論他所遇到的問題多麼棘手，他個人永不惶急緊張。因此我相信他對任何事情，終究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因為當我們抱着沉着鎮靜的態度時，那種潛藏在我們每個人心靈深處的東西，才有機會浮現出來，指示我們應走的道路。這種東西隨你叫做甚麼都可以，「精神」也好，「下意識的心智」也好。——Corinne Love 在圖畫評論裏引用美國勞工部長波金斯女士的話。

上氣力極足，耐力極大。他的心臟及其他重要器官，都非常健全。他的臂膀和手腕幾乎可以說是鋼鐵打成的。他在室中起坐，上汽車，站立時保持全身平衡，都得靠這一雙手臂。麻痺症結果使他跛足，喪失兩腿的統制力。這兩腿事實上已經失去功用，可是他利用一只製作

家在他跟前討論這個問題。他在言行舉止上，決心要做健全正常的人，而且也堅持要人家把他當健全正常的人看待。有一天，他以候選總統的資格，在佐治亞州作一次競選演講，他依向來的習慣，斜倚在講臺上發言；當他正在滔滔解釋一個論點時，他不知不覺地移步離開講臺。這時他的身體突然失掉平衡，跌倒在台上，聽衆看見這意外事變，驚惶不可言狀。在台上的幾個朋友連忙跑過去扶起他。他站起來之後，從從容容地繼續由剛才停止的地方說下去，若無其事。聽衆看見這種意志力的偉大表現，甚受感動，鼓掌歡呼不止。

羅斯福在患病之前，是個很活躍矯健的體育家；現在因為雙腿乏力，當然不能作從前那種運動了。可是他每晨清醒，仍在床上作柔軟體操，以舒筋骨。普通的食物，他甚麼都吃，不過為免體重增加起見，對飲食也有相當的節制。他不是絕對戒酒者，有時也喝少量的酒。

他不是個淵博的大思想家，可是他的思想並不淺薄，也不偏頗。他的思想非常迅速，富於處世的經驗常識和智能上的真誠。他的歷史智識最為豐富；博覽羣書，經濟、歷史、和傳記方面的書，看得很多。他有時也讀關於海軍事務的書籍，因為這是他的嗜好；有時也讀偵探小說和兒童書籍，以為消遣。他雖是個澈底信仰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可是他對馬克斯和列寧的著作，也有相當的研究。他很崇拜博學多識的人。在他看來，富蘭克林、傑弗遜這一類人物，是美國歷史上最有趣的偉人，因為他們的興趣和學識是多方面的，能夠把世界的文化，一覽無遺。羅斯福是個不怕吃苦的工作者。他具有過人的辦事才幹，遇到困難的問題時，往往會把外界的一切事務撇在一邊，把全部心神凝集貫注在那混亂錯綜的問題上，直到圓滿解決，才肯罷手。當他把一個題目研究完畢

時，他已經胸有成竹，可以應付環境的需要了。

他的競選講詞及其他政治講詞，大都是根據屬員所搜集的大量材料，親手撰作的不叫秘書捉刀。可是，別人所撰的東西，如果和他所想發表的意見脛合，他有時也摘錄出來，放在講稿中應用。在競選運動期間，他常常於整天勞碌之後，半夜三更在旅館里或火車上，口授腹稿，由秘書筆錄出來，以備翌日之用。

他用預先準備好的稿子作演講時，往往臨時增加材料進去。他在這方面真是個斲輪老手。他又會洞識聽衆的心理，隨時用相當的詞語，使他們笑一下或歡呼一番。他不是出類拔萃的雄辯家，但却是一個很有經驗，很有才能的演說家，知道怎樣引動聽衆的興趣，怎樣支配他們的情感。他演說的態度十分從容自然，聲音清晰悅耳。如果他可以自由運用兩腿，他當然會成爲更慷慨激昂的雄辯家。在跛足的狀態中，他的動作和姿勢都受了限制，這於他是很不利的，因爲動作和姿勢是有力量的演說的主要原素。

羅斯福榮任總統之後，白宮另外變了一個樣子。過去十幾年間那種沈鬱嚴肅，令人透不過氣來的空氣，早已一掃而淨。現在的白宮是個朝氣蓬勃，熱鬧匆忙的地方。他是個簡樸，活潑，和藹可親的人。他喜歡和各式各樣的人物來往交際，對於處理任何事務，又是虛懷若谷。開誠佈公，十分願意跟人家合作的。這種誠摯近情的心性，是他受民衆熱烈愛戴的重要原因。他說他的第一個興趣中心是在政治理論的發揮和實踐；第二個興趣中心是在人民。當他說到「近情的政府」時，他的意思就是要使這兩個興趣中心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使白宮「近情」便是他創造「近情的政府」的一個必要步驟。

在他做美國總統的第一任期中，他於內政和外交上已經有顯著的建樹。他是個眼光遠大，卓識過人的政治家。當他覺得一個計劃是於國家大部分民衆有利時，他便會力排衆議，不怕敵人的攻擊，任勞任怨，毅然決然地實行下去。在內政上，他的復興計劃的新實驗雖然成爲衆矢之的，但其在救濟失業和繁榮國家等方面的功效，是不可埋沒的。在國際上，美國與蘇聯的國交，終於在斷絕十五年之後恢復了。此外，羅斯福政府在維持世界和平，反對侵略行爲等方面，態度嚴正而鮮明，大有舉足輕重之勢。這種優異的政績，在今後四年中，無疑地會有更偉大的表現。

關於美國總統的資格問題，他曾說過下列的話：「據我看來，我們全國同胞的目的，是在推舉一位具有多方面興趣的人物，做國家的元首；他必須能夠了解全國人民的需要，把國家視爲一個整體而發展起來。因爲我們現在應該曉得：美洲合衆國是一個有機的實體，沒有一種利害關係觀念，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個區域，可以和大衆的利益分離，或比大衆的利益更爲重要。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共同的意念，我們尤其需要共同的意識。我們應該覺悟：如果我們不是爲整個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奮鬥，那麼，我們的工作便是跟各區域和各階級的福利背道而馳了。」這幾句話可以相當地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和做國家元首的抱負。

## 名 人 傳 語

我們都喜歡根據我們的理想批判自己，根據別人的行為批判別人。——Harold Nicholson。

古羅馬克欲主義者 Seneca 聽見羅馬兵被埋伏的敵人所殺，脫口而說：『那三百個兵士沒有失敗；他們不過被殺而已。』

人類是一種會防守也會攻擊的動物。——Benjamin de Casseres。

我頂喜歡做銀行家，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就是不必到銀行去辦公。——Hilaire Belloc。

美國前總統威爾遜談到武人的野心說：『如果你把他們所要求的都給他們，他們便會在月亮上建築防禦工程，以防備星球攻擊地球。』

死人若能復活，戰爭即可消滅。——美國首相包爾溫。

進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美國哲學家斯賓塞。

才能在孤獨中創造出來；性格在世界忙亂的巨流中創造出來。——德國文豪歌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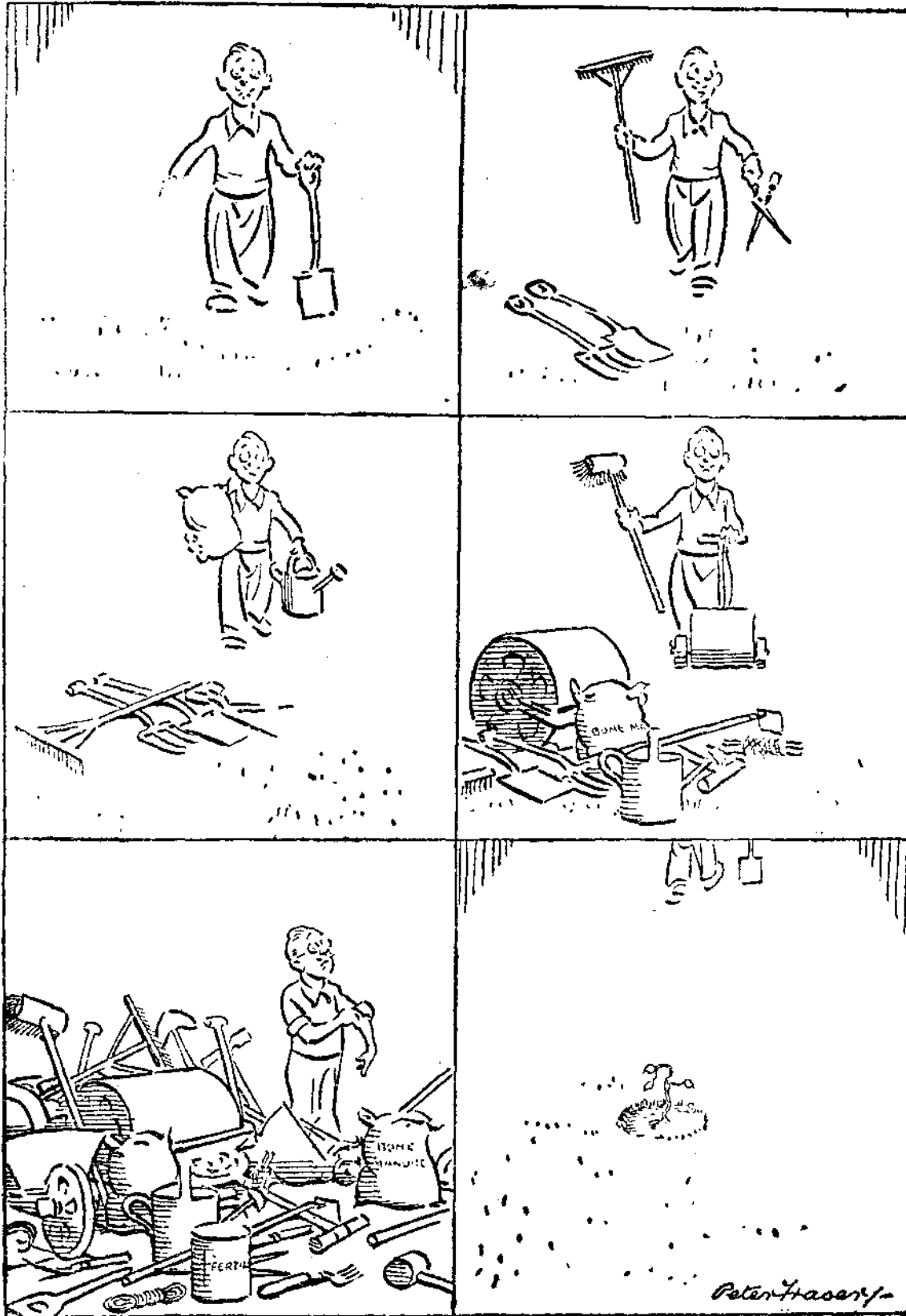
你將失掉你所保藏的東西，你將永遠保存你所施給他人的東西。積蓄金錢有何用處呢？死神有另外一柄打開你的保險箱的鑰匙。——Axel Munthe。

不朽的但丁會說，正義的天神用不同的天秤，去衡量殘忍者的罪惡和慈善者的罪惡。——美國現任總統羅斯福。



欲善其事，必利其器。

轉載笨拙





這部大機器運行時的精良準確，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如果國際聯盟不幸全部毀滅，其機器至少還可以依原有的效率，繼續運行兩個月。

## 國聯內景

藍萍心

——一個日內瓦人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三年  
正月號柏林“Der Uhu”誌雜——

在這弱肉強食，『強權即公理』、『武力高於一切』的時代，在這各國致力於軍備競爭，第二次大戰迫於眉睫的年頭兒，世界上還有一些人相信公理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這些人就是國際聯盟的官吏。

這些官吏和國際聯盟訂了長期合同，有的是終身服役的職員，到告老退休的時候，才和國聯脫離關係。他們所做的工作，所用的房間，所處理的文件，始終一樣，沒有變更。因為那些較高的職位，都是以國家為標準派定了的，所以一般國聯官吏，簡直沒有升遷的機會。

我認識一位國聯官吏。他是個灰髮的英國人，說起法國話來跟法國人一樣流利自然。他已經在同一辦公枱邊，同一窗戶前，坐了十二年。每過四年買一部新汽車，幾乎就是他單調生活上的唯一變化。世界在過去幾年間的大變動，完全沒有影響到他；如果有的話，那便是他的美籍老婆被銀行倒掉一些錢。

國聯在行政上永遠免不了那些報告，議程，議事錄，和議決案；這種行政技術，跟從前各國政府和聯軍的聯

合委員會的技術，大體上是相同的。不同之點便是：從前那種聯合委員會的議決案是必要的，因此是付諸實行的，而今日國際聯盟的議決案，却多數是決而不行，毫無用處的。所以，國際聯盟的議決案越來越少，其效力也越來越小；可是在另一方面，國際聯盟的行政技術却越來越完美無疵了。

這部大機器運行時的精良準確，幾乎是不可思議的。總務部的主任，從前曾做過美國大百貨公司的經理。他的組織能力極強；國際大廈裏的一切辦事機構，經他的一番整頓，行政的效率已經高到無可再高，無論甚麼，都是依最高超的標準組織起來，使之科學化、合理化的。有一次，一個觀察者曾用諷刺的口吻說，如果國際聯盟不幸全部毀滅，其機器至少還可以依原有的效率，繼續運行兩個月。

國際大廈在夜間也有職員在工作着。其門戶是日夜開放的；房間的燈火是永遠明亮的。每夜都有一個高級職員值夜留守，甚至在聖誕節夜及大年夜，也是如此。因為國際大廈裏的電報機和電話機是永不休息，永不靜默的。

國際所耗用的紙量，也是不可思議的。所有的議事錄都須經過口授，謄寫，改正，撮要，用打字機打好，以複寫器印刷等手續。所有的報告，都先用打字機打起來，然後改正，付印，印成一、二、三三種版本，後來又譯成世界各國文字，印訂成帙；最後當然還得把全文發表在國際正式公報上囉。

各國日報上平時所刊登的國際議決案，雖則極簡短，極不重要，幾乎不會引起讀者的注意，可是它們都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國際五十四個會員國的代表，對任何提案，都一一發表過意見，然後在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

裏，加以討論。他們的言論，事實上就是全世界各種問題的總和不景氣、軍縮、失業、關稅、甚麼問題都有。那些有機  
會聽見他們的言論的人，難免會覺得很稀奇，因為這麼一大串冠冕堂皇的演說，和競爭劇烈的辯論，有時竟  
決定捕鯊魚應否用魚杖的一類問題。

爲了解決政治家或外交家的一些小糾紛，十幾個國聯高級官吏不得不東奔西走，四出接洽，忙得滿頭大汗。這是他們表現國聯辦事技能和效率的好機會。他們開會討論，商量打電報，以無線電話和巴黎、倫敦、羅馬的要人接洽。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忽略了一些

代表的興趣，均集中在第四委員會；這委員會是爲改組國聯秘書處的問題而設的。當時各國都想在秘書處裏多佔一點勢力，自然免不了運籌帷幄，勾心鬥角起來。大家的注意尤其集中在選派一個繼德拉蒙爵士（Dr. De-

### 電話翻譯員

「演講翻譯員」幫助國聯解決了語言問題。比方說，阿比西尼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在日內瓦演講時，所說的是阿比西尼亞的阿姆哈拉話。會場上除了幾個阿比西尼亞人以外，恐怕沒有人聽得懂的，可是各國的代表都幾乎立刻聽懂他的話。演講者面前的放聲機，把演詞傳到會場外的翻譯專家。這些翻譯專家立刻把原詞譯成各種語言。翻譯員向電話機里講話，傳到各國代表桌前的耳朵收音機上去。代表祇要把電鈕一轉，便可以聽到他所要聽的譯詞了。——紐約泰晤士報。

更重要的事情：國聯和德國還不會互相諒解；美國對國聯的態度非常冷酷無情；佔着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有點看不起國聯。

國聯大會在一九三二年秋遇到一些世界政治上最嚴重的問題：中日糾紛、經濟不景氣、軍縮等等。可是這些問題，都以「交給小組委員會去研究」的方式，擱置起來了。各國

Eric Drummond)的秘書長。此外又解決一些問題，例如職員減薪之類。

第四委員會裏空氣緊張，委員個個情感激昂，辯論劇烈。他們上午開會，下午開會，晚上也開會，公開會議不夠，繼之以秘密會議，秘密會議不夠，繼之以幕後暗中的接洽疏通。這些問題不能迅速解決，弄得大會的閉幕期一天延擱過一天，把各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纏在日內瓦，不得回國。

這些問題的確有一部分是頗為重要的。然而，在我們今日這個多事的世界裏，一個理想的國際聯盟，該也有幾個本身以外的問題可以考慮吧。

過去國際政治上的浪漫主義，現在只有在好萊塢的攝影場裏才看得見。今日政治家的現實世界是嚴酷的，實際的。以法國總理白里安而論，噴過香水的袖口，也許比他手中那段便宜的法國香烟屁股，更適合他說話時的美妙姿勢吧。看見和平會議主席亨特生(Arthur Henderson)給一羣美麗的少女團團圍住，大喝香檳，也許是很浪漫的。可是，唉！亨特生事實上是個工作過度的疲乏的人，一到晚上九點半時，便差不多睜不開眼睛來，而且工作棘手，心緒惡劣，連到劇院去散散心的閒情逸致也沒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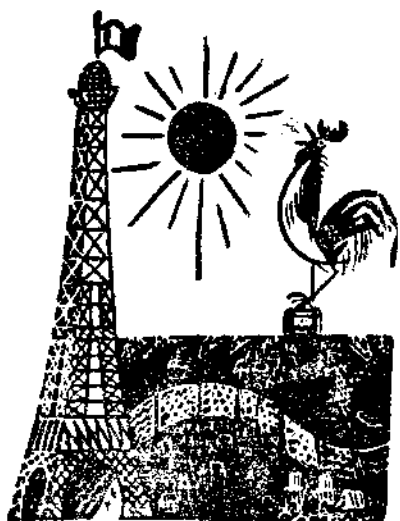
現代的外交家再也不是從前那種聰明，機警，高尚的紳士了，再也不能支配國家的命運了。他們是一些樸實勞苦的人，沒有特別聰慧的腦經；他們是到國際政海裏來尋求實際智識的。他們的智力不是貴族的，而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的嗜好和傾向是像清教徒那麼嚴正的。他們不管自己外表的模樣如何，見解更是偏執，我行我素，不把輿論放在眼裏；強國的外交家尤其如此。英國的外相西門勞士，儘可以在國聯大會辯論席上，大玩其

Yo-yo (按Yo-yo係一種兒童玩具，以木刻成兩個小圓盤，中連以短軸，軸上纏線，玩者執線之一端，將圓木盤拋出，圓盤能自動縮回——譯者註) 因為不列顛帝國是偉大到可以容忍任何怪癖的，英國首相麥唐納先生，可以把那個高而夫球囊放在汽車上，永遠隨身；其理由也是如此。

從前所謂外交的祕密再也不存在了，美麗的女人再也沒有做間諜或偵探，在政治外交上活動的機會了。今日國際外交上如果有甚麼祕密的話，錢袋飽滿的美國新聞記者，運用他們靈巧的新聞採集機構，不久就可以把真相暴露出來，其成績的準確與優良，是會使過去最厲害的女間諜自嘆不如的。

以政治為專門職業的女人，已經越來越少。在今日這些女政治家的心目中，政治不是一種興奮而危險的遊戲，而是一種以男人為對手的可怕的生存鬥爭。這些女人並不漂亮，也不神聖，又不文雅。她們是疲乏的，服飾不整的，而且多數是苦惱的，易於激怒的。

今日政治家及外交家的老婆，地位也沒有像從前那麼重要。她們的幫忙合作，對她們丈夫的事業沒有多大用處。丈夫們只希望她們不至太不伶俐圓滑，不至太過煩瑣，也就好了。丈夫們日間是忙於參加國際會議的，夜間也不大願意跟女人去赴甚麼大宴會或跳舞會，因為穿起正正經經的大禮服來，拘拘束束，委實很不舒服，倒不如約幾個志同道合的男朋友，非正式地喝杯啤酒，吸口香烟，閒談一番，來得痛快。



這次工潮的直接背景，是新人民陣線政府在競選中的空前勝利。法國在最近的將來，要走那一條路呢？它將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呢，抑是受洛克上校法西斯獨裁政權的統治呢？

## 法國的人民陣線

會維明

——摘譯自最近數月中紐約民族週刊巴黎“Marianne”  
“Vendredi” “Candide” “Grenouille” “Je Suis  
Parout” “Vu” 等報章雜誌之時評。——

如果你想找出今年六七月間法國各處大規模怠工運動的原因，你可以由法國歷史上幾樁事變得到答案——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市區自治運動，或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流血鬥爭。這次工人集團內部自然而發生出來的罷工運動，力量極為偉大，日夜工作不輟的軍火工廠，汽車工廠，機器工廠，車胎工廠，無線電機工廠，都得關門，商埠海港的船舶運輸，全部停頓，南部沿岸的遊覽勝地，成為廢墟，大城市的百貨商店鐵門緊閉，甚至那些成為歐洲美容中心的理髮館和美容室，也非暫停生意不可。

這一次工潮的結果如何呢？三百餘萬的男女工人加薪百分之三十，許多工商機關的職工，在假期間亦可得工資，減短工作時間，改良工作情形，工人此後有和僱主作集體談判的權利。

這次工潮的直接背景，是今年四月廿六日及五月三日新人民陣線政府在競選中的空前勝利。選舉結果，

急進社會黨、社會黨、及共產黨所組成的人民陣線，獲得三百八十一票，其他政黨合共祇得二百三十七票。

人民陣線政府參加選舉的政綱，也包括此次工潮的主要條件：假期，減短工作時間，增加工資，及集體談判的權利。可是根據法國憲法的規定，新政府於選舉結束一月後始得上台。在萊翁·白崙（Leon Blum）的新政府就職的一星期前，五金工業中開始發生工潮了。

這些工潮跟過去的工潮性質不同。在過去的罷工運動中，工人大都是放下工具，走離工廠，到條件談妥時才恢復工作。可是在失業者隨處皆是的時候，罷工的工人無法制止僱主另僱廠外的工人，去代替他們的工作。在這次工潮中，此種現象

分的準備不成問題；罷工委員會定下極嚴峻的條規。工人夜間非有充分理由，不准外出。工會的基本命令是：「不騷動，不擾亂秩序，不損壞東西。」工人對此均謹慎遵守，不敢違背。



法國女郎的新項圈

不會發生。因為工人放下工具之後，就在他們所工作的工廠、輪船、百貨公司裏住宿。僱主不能不理睬他們。如果僱主方面以暴力破壞罷工，僱主自己的財產也免不了損失。所以工潮結果是大功告成了。

這次工潮的另一特點，是工會組織的嚴密。工人在廠裏秩序極佳，即使有數千工人，膳宿方面亦有充



罷工團體甚至預備各種娛樂，以供工人消遣。音樂家、伶人、唱歌家及失業的獻藝者，按時到各罷工的工廠和商店去獻技，使那些自動監禁的工人，不至過於單調無聊。

讓我們到發生工潮的地方，去看看實際的情形。近巴黎的賽因河上塞規因島上的利奴特汽車工廠發生工潮。你站在河邊，只見工廠窗戶內有燈光，烟突還在冒煙。工人們的家人正在岸邊閒步着，好像這天是晴好的星期夜似的。這裏看不見甚麼東西，在布郎比蘭科鎮上，情形較為熱鬧。酒排間都開着大門，無線電的音樂由店裏播送出來。這時是晚上十點鐘，街燈照得很明亮，鎮上呈着生氣。穿着寬褲和工作的鞋子的工人，三五成羣，在行人道上閒談，女人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沒戴帽子，有的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戴着大帽子。

工廠離此處不遠，很容易找。五十多個工人在牆頭上休息，跟鳥兒一樣；他們把雙腿向下伸直，和站在牆下的朋友們談天。工人的親友可以進廠跟工人談話，可是有的站在廠外呼吸新鮮空氣。這種景象跟星期日的軍營一樣，母親跑來看她們的兒子，軍官們都不在營裏。當工廠大門洞開時，你看得見一羣穿着藍短衣和寬褲的工人。幾百人談話的喧譁聲由廠裏傳送出來。客廳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光線黯淡，擺了一些椅子和大檯子；廳裏擠滿着人。四個穿灰服的工人權充信差，把工人的老婆們送來的衣服食品，帶給天井裏的工人。

女人們在成列的椅上坐着，很耐心地等候她們的丈夫。有些女人帶着活潑的孩子，或動，或哭，或笑，鬧個不休。有些女人很年青，很漂亮；有些穿着特別整齊的衣服。她們都是很有耐心，很和氣的。一個穿灰服的工人站在廳口，把手中一個紙製的傳聲筒放在口邊嚷道：「吉爾伯……第倫尼……維爾伯……」那些有女人來探問

的工人，立刻露着驕傲不可一世的樣子。大家似乎都很和氣，很快活，沒有一個是鬱鬱不歡的。

有個奢侈的罷工者，帶一個留聲機來，在廠裏開唱流行歌曲，幾個次中音的唱歌家隨聲而和。廠外那間小食物店生意大佳。顧客或出或入，肩摩踵接，有的是口渴的罷工工人，有的是進來「找人」的朋友。

大家都覺得此次罷工工人的要求很溫和。工人每小時只得工資一毛半，每天只得一元一毛錢，沒有假期，在廠內連衣帽室及衛生設備都沒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實行罷工，似乎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罷工的要求雖然只限於工資、工作時間及待遇等屬於改良自身生活的問題，可是三百萬男女工人罷工一個月，對於國家的政治，難免會發生相當的影響啊。第一，今日的法國正站在歧途上：法人於明年中，須在社會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之間，作最後的抉擇。據說那個名叫火燄的十字架（*Orion de Feu*）的法西斯派半軍事同盟，在工潮最高的時候，每天平均得到三千會員。自從那時以後，此集團已被政府禁止，可是其領袖洛克上校（*Colonel de la Rocque*）已經把它改組，以「社會黨」的姿態出現，在政治上作合法的活動了。

左派的勢力也不可輕視。在罷工期間，法國共產黨員由七萬五千人增加到十五萬人。勞工總同盟——法國各工會所組成的大集團——的會員，由一百四十萬人增加到三百五十萬人。

此次的工潮是由五金業工人發動的，可是真力量却發源於那些素來不大參加勞工運動的貿易業工人。例如，辣斐德工廠在罷工前完全不和勞工總同盟發生關係，可是在八天之內，就募集了二千會員。巴黎食品店的工人，在罷工前只有二萬人加入工會，到罷工成功時，已增至五萬人。第四國際領袖托洛斯基說：「這些最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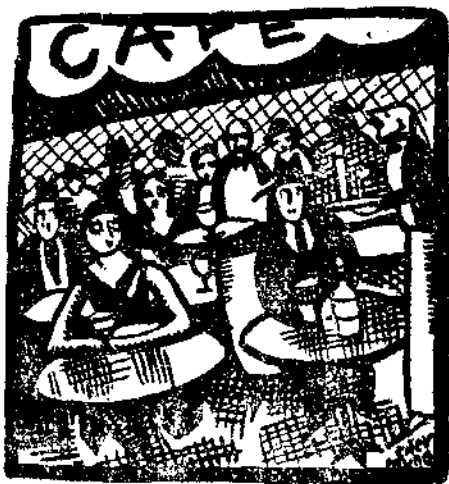
壓迫的社會層裏，潛藏着熱誠，大公無私，和毅力的無窮泉源。他們的覺悟是此次偉大工潮的原動力。」

法國在最近的將來，要走那一條路呢？它將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呢，抑是受洛克大佐法西斯獨裁政權的統治呢？在現在的局勢下，勞工階級正在組織中團結起來，可是其機構還是屬於自由資本主義；這種不穩定的局勢是不能持久的。他們如果不能取得國家的經濟權和政治權，便會受那種名為法西斯主義的反動資本主義所解散與征服。

巴黎保守派的時報說，此次的工潮是『革命的模擬戰』。巴黎極端保守派的『Gringoire』報，以『進展中的革命運動』和『布爾希維主義歟，民族叛變歟？』等為論文的題目。所謂『民族叛變』便是指右派份子以暴力攫取政權的主張。巴黎保守派的報紙都公然說，法國革命已經迫於眉睫，且夕有爆發的可能。

勞工總同盟的領袖霍士和法國總理萊翁白崙，都絕對不相信法國有於短期內發生武力革命的危險。他們堅說此次的工潮的性質是經濟的，而不是政治的。急進社會黨的機關報『Marianne』及法國反法西斯的智識份子和作家的機關報『Vendredi』，都以為法國政府機構最近不至於發生重大的變化；它們以為罷工運動純粹是一種經濟政策，目的僅在援助新上台的人民陣線政府，使之勢力較為雄厚而已。

過去的同業工會，只是某一工業單位的組織，跟其他的工業單位不生關係。現在的勞工運動却有一個不同的特點：就是它已經消滅各工會間的隔膜，貫過區域的範圍，而成爲整個勞工階級的運動了。至於這種偉大的勞工運動，將向左轉呢，抑向右轉，現在無從預測，只好待將來的事實來證明了。



工業與農業間的均衡，政府對於營業的合理監督，從政人員的勝任愉快，人民處事的穩健和富有常識，以及財富分配的平均，這都是法國比較繁榮的主要因素。

## 法國與法國人

陳師超

—— Robert Valeur 原著。節譯自《現代史料雜誌》——

一九二六年法國幾乎瀕於破產。現在她是歐洲最大的債權國。在法蘭西銀行的寶庫裏，她所收藏的黃金，佔全世界總數六份之一。近幾年來，她的工廠都是用全部時間在工作，失業的問題在法國，向來都不怎樣嚴重。營業失敗的事，也比較少，國家的預算，收支足以相抵，她的人民都安居樂業。這種現象是怎樣造成的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採用通貨膨脹的政策。一九二六年，法國的通貨膨脹達於極度，其結果不但使二五·五〇法郎值美金一元的兌率變成固定，並且消除因歐戰而舉的內債達五份之四。要不是這樣，捐稅的繁重，勢將無力負擔，法國的工業也必與戰後的英國工業同受捐稅的剝削。反之，這次的通貨膨脹，造成海外對於法國貨品的需求，結果，把受歐戰摧殘的工業，重新建造起來。此外，到法國參觀戰跡的大批外國旅行家，也大有助於法國的經濟復興，他們的費用為數頗有可觀，這樣，使法國國庫的收支得以平衡。

但是，形成這種局面，其中還有別項原因。實際上，法國是個經濟自給的國家。她無須依靠出口貨去維持工業發展。不景氣的狂潮雖停閉了她的國外市場若干地方，並影響她的工業品的出口數量，但是數目很有限。法國的最大宗出口貨是奢侈品——其中最大的項目是絲——所以經濟富裕的外國顧客，還是照舊向她光顧。再有一層，從前法國所採用的放任制度，弊端很多，現在已經逐漸放棄，改用一種始終一貫的管理營業制度。她的破產法嚴峻異常，凡破產的商人都不能齒於社會。她的商法，規定公司應將盈餘的一部份撥充準備金，並規定大規模的營業，應由國家加以嚴密監視。國家的財政，是由一小組富有經驗的人員管理，其中多數是各大銀行的董事，而他們對於自己所設的銀行，也是採用國家財政所用的方法。

世界各國的一般觀念，都以為法國是飄蕩無定的。其實她是循着始終一貫的路徑走着，這種功績不是來自政府，因為法國的政府，正和其他所謂「民主」政體一樣，是最缺乏效率的，這是應歸功於不受更動的高級官吏和各民衆團體。法國的智識界份子，還是喜歡入政界而不入商界。他們時常充任內閣閣員的顧問。法國的閣員，往往是在任司法部或陸軍部部長之後，即改任農政部部长，在職幾個月之後便下台了。內閣雖然改組，但是各部的人員依舊在職。過去一百多年間，法國政局雖有無數次的變動，但政府的機構却完全沒有更改，這就是法國制度的特點。保守主義的結果，雖然甚至可以說是落伍，但却造成很鞏固的制度。

法國放任制度的許多弊端，有一部份也因人民的品格和氣質而改進。現實主義的和穩健派的法國人，對於遠離故土的新開拓地方，都不願投資去作致富的妄想。他們的雄心都是適可而止的，甯願屈就低微的位置，

而對於無實現可能的空中樓閣，是永遠不會上當的。法國的製造家也是不願冒大險的。如果他的製造廠有相當的盈餘，他也不設法擴充。那些有很多分行的大銀行，一貫採取保守政策，所以都是安如磐石。老闆們對於他們的小商店都很滿意，也不欲担心事去推廣銷路，去破壞他們的舊習慣。工業界的職工，不像德美二國的那樣專門，也不願單做個機械人。農人工作很勤，田地都是他們自己的，所以都用園丁的手藝去耕種。法國的人口僅四千一百萬人，全國的面積，共二十萬七千零五十四方哩，所以倒也覺得很舒適。人口的密度每方哩約一百九十一人，比英德意都少，但是法國的農產品却比這三國豐饒得多。

雖然有這一切好處，法國還是避不了全世界不景氣狂潮的襲擊。零售的價目沒有減低，因為出口貨的銳減，所以多數人的購買力也大見薄弱。目前的問題是在乎調整出產和銷路，這是和全世界各國一樣的。

法國人賦性穩健，所以國內的工業得以免蹈像美德二國過度擴張的危險。他們的營業，是用盈餘逐步加以擴充，而不是由借債，所以不景氣對於法國的影響較少。同時，法國生育率之低，和歐戰死亡率之高——平均每二十七人中有一人戰死，比德國人戰死的百分率還要高——所以工廠不得不多僱外國的工人。到法國的波蘭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比利時人，為數很多。但是按照僱用合同的規定，他們不能久居法國。合同期滿之後，如果沒有工作，這些外國人便被遣送回國。這樣，失業之在法國，也就不成問題了。

消費力薄弱的問題，在法國也不像在美國那樣嚴重，因為財富的分配較為平均。按照拿破崙法的規定，父親的產業，應由他的兒子平均分配。所以大地產便分為小莊戶了。工業或商業的財產都不多也不大，因為普通

的商人，都沒有甚麼奢望，而且因為對於消費者 and 出品者所課的稅是同樣的繁重。但是，要是有個製造家遺產很多，而沒有子嗣，或只有一個兒子，或僅有遠親承接遺產，這樣，國庫所得的份額極大——最多的限度，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國家便變成真正承受遺產的人。有一種人以為目前的不景氣，原因是社會的而不是經濟的，並以為是由於分配的不均勻，以致許多人購買力薄弱，終於使消費和生產不能夠調整。這種人看見現在的情形，便會明白法國的處境比美國好得多了。

工業與農業間的均衡，政府對於營業的合理監督，從政人員的勝任愉快，人民處事的穩健和富有常識，以及財富分配的平均，這都是法國比較繁榮的主要因素。她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機構，離完善的境地雖遠；由各方面看來，甚或可以說是落伍。但是在世界上，顯示個人自由和放任制度的舊式理想，能夠運用得非常成功的，只有法國而已。

## 新式算術

今日德國青年所用的教科書，與前大不相同。下面是算術教科書中算術問題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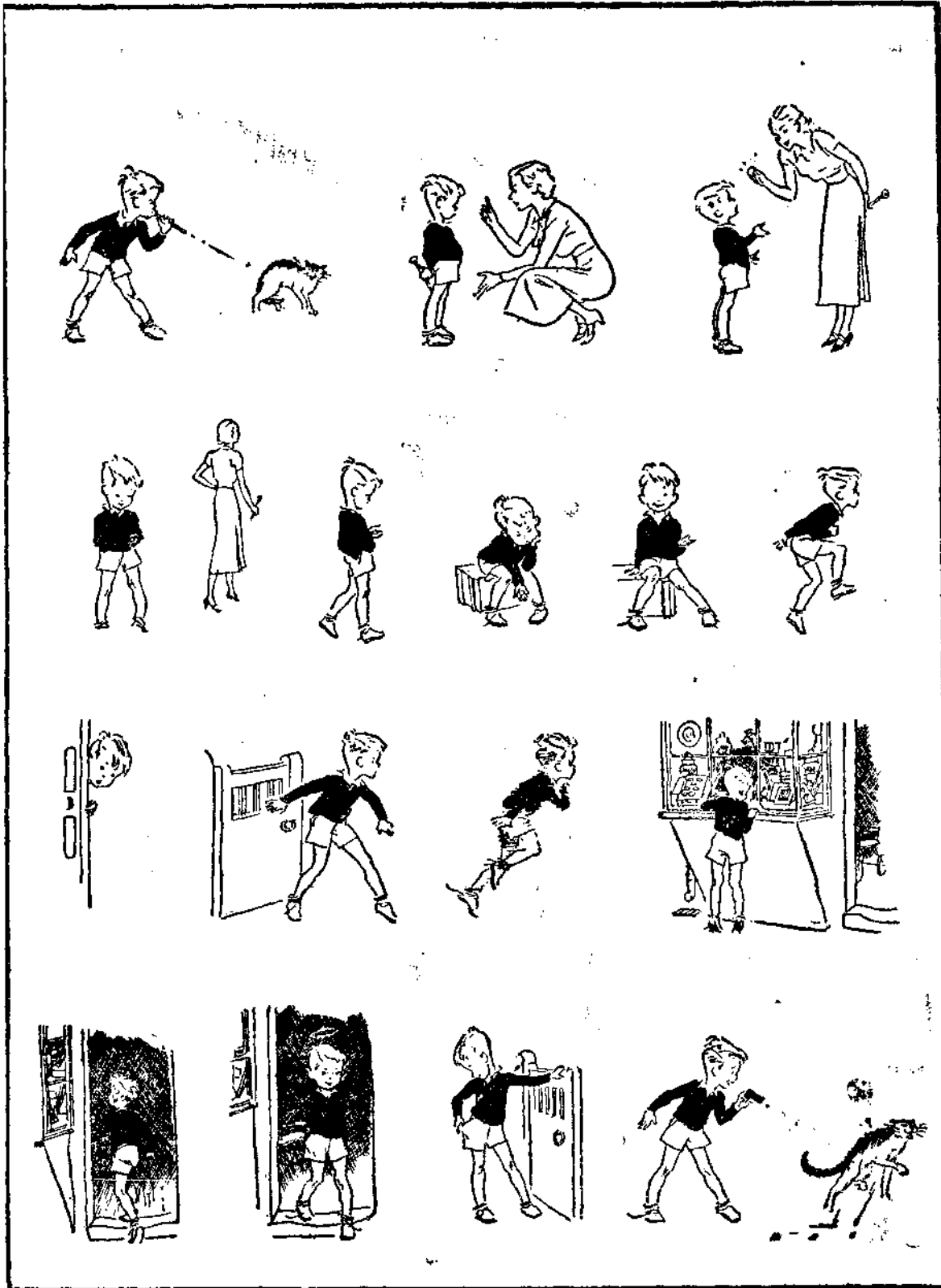
(一) 一隊四十六架的飛機，正在轟炸一個敵城。每架飛機裝載重量三磅半之炸彈五顆。問全部炸彈重量若干？假定每三顆炸彈有一個爆炸，每二十顆炸彈有一個生起火來，全部炸彈會生起幾堆火？

(二) 轟炸機的飛行速率為日間每小時一百七十英里，夜間每小時一百五十英里。假定有此種飛機一架，日夜由 Munich 飛至 Strassburg，又由 Kiel 飛至 Metz，欲飛畢全程，需時若干？

——巴黎 Marianne

厲 加 本 變

拙 笨 載 轉







這兩百份答案幾乎都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對於敵人的深刻痛恨；第二，情緒興奮的頂點是參與「光榮」的慾望。

## 兒童與戰爭

金安人

——S. Ralph Harlow 原著。節譯自《明日的世界》——

在美國史密士大學，有一個課程的內容是討論國際與種族的關係；我叫課室中兩百左右的學生，把他們小時對於世界大戰的記憶寫下來。我叫他們回答以下這些問題：你相信世界大戰的原因是甚麼？你自己有甚麼戰爭的真經驗？你對於德國人與德國貨抱甚麼態度？在大戰期間，給你印象最深的是甚麼？

當凡爾賽和約簽訂時，這些學生正在十歲到十七歲之間。答案是在開學第一星期中寫下的，當時學生的思想還未受課室中關於大戰及其原因的討論或課外讀物所影響。

這兩百份答案幾乎都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對於敵人的深刻痛恨；第二，情緒興奮的頂點是參與「光榮」的慾望。祇要把這些答案的一部份節錄下來，就可以顯示兒童腦中所想的是甚麼，這些答案都是典型的，不是例外的；這些實例是比任何批評都好的。

「我想像有幾百萬妖怪，長着挺直的金鬚與尖牙，戴着有刺的盔，拉着女人的頭髮，把她放在地上拖，留下荒廢與毀滅的城市，與一排排滿染着血的尸首。」……「我們對德國人的痛恨，不是兒童所能感到的。我記得我把一個可愛的小磁人敲成粉碎（這個小磁人是我玩偶中最美麗的，）因為我在背後看到「德國製」這幾個字。」再三有人提起這類事件。

以下所援引的是個典型的答案，這青年女子是從難得的書香之家來的。「大戰開始時我剛過七歲。我最清楚的記憶是對於德國人的仇恨，我的父母對於德國人的痛恨，與時俱增。有人告訴我說，德國軍官進比利時或法國城時，把所有嬰孩的手都砍掉。」一位美國最有名的傳教者的孫女，基督教領袖的女兒寫道：「我的痛恨是燃燒到最高度了。我痛恨德國人，以想出施於他們的最毒的刑罰以自娛；我痛恨威爾遜，因為他不叫美國參戰，我也痛恨自己——雖然並不痛恨得那麼劇烈——因為我年紀太輕，不能參加那「偉大」的使命。」

有一個很顯著的事實，可以表現母親們比父親們更努力在傳佈恨惡的瘟疫。「從開頭起，母親便痛恨德國人，不許屋裏遺留任何「德國製」的東西。我記得爹爹往往因為母親那樣激烈地痛恨德國人而生氣。」

答案中有二十幾個關於德國兒童受毒害，被逐出學校，被驅逐出隣居的報告；還有關於德國教師與德國看護在多年忠實服務後被解僱被遣散的報告。

有幾個學生也是被窘迫的人，他們的回憶是很痛心的。以下便是其中之一：「沒有一個家庭能比我們更美國化，可是我們却有德國姓。我多麼受苦啊！不斷有人問我說，「你祖父可是生在德國的？」我誠實的正面答

案叫我受罪。甚至教員在學校裏也與我挑難，排隊時我被同學推到末了一排，因為沒有「美國人」情願走在我背後。結果連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了，我六年來因此而感覺不快活。」

異國不相容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那一年我們正在讀歐洲地理，地理教科書中有一幀德王凱撒的像。我拿起鉛筆來，把那幀像和「德國」兩字塗掉，在講到德國和奧國的每一頁上，都寫着「可恨」等字。我把唱歌教科書上有德國歌名的詩歌都劃掉。」另外一個學生寫道：「當母親把所有的德國書投入火中時，我快活得亂跳。她對我說，「想不到我竟耗費了許多時間，去讀可怖的德國人的語言。」他們無論如何是不會有優點的；他們是禽獸，惡魔，不論男婦老幼全是。」

至於大戰的根本原因，今日普通大學生所想的祇是愚盲無知與偏見而已。兒童們大半相信歐戰是因為德國撞沉露西坦尼亞（按 Lusitania 係美國船名，於歐戰時為德國潛艇撞沉）和對待比利時人的野蠻手段，而要責罰德國人的。

一個印度的美國傳教士的女兒，把兒童對於戰爭事實的反應這樣表現出來：「我雖是一個小孩，可是我看到戰爭幕後的一部份悲劇，這是美國女子很少能看得到的。我看見一團團的德國傷兵，經過阿瑪那革城（按該城在印度孟買——譯者註）的街道，走進鐵絲網的監牢。我看見其中有許多人看起來正像爹爹，叔叔，並不像人家所說的窮兇極惡的德國人。」

許多兒童的思想態度被情感主義與參與光榮的慾望所支配着。有一個學生寫道：「我喜歡戰爭的歡樂

方面，興奮，旗幟，列隊遊行，以及動人的愛國宣傳，我喜歡想我屬於最好的國家，最優等的種族。」他們對於「年紀太輕，不能親自參加創造歷史的工作」表示非常抱憾。

這些答案也表現出怕他們的父兄也得去參戰的恐懼，並且說出家族中許多人都有這種恐懼。他們希望敵人被殺死，被打敗，可是他們不情願他們所愛的人冒着險去參加戰爭。大家都喜歡唱攻擊凱撒與普通德國人的詩歌。電影宣傳的影響也是可驚的。雖然有二十幾張答案都有相同的話，可是我祇能引出典型的一句來說：「當我看到『黃金之心』這部影片時，我初次理會戰爭的殘酷。我看到天真肥胖的小嬰孩被德國人慘殺了，鄉村被劫掠，未掩埋的尸首遍臥田中，隨便甚麼地方都是血，血，血。從那時以後，我怕自己獨睡了，我的思想的恐怖有時候叫我發狂。我開始嫌惡痛恨德國人，我試想出各種可怖的方法來替被砍斷手臂的嬰孩復仇。」

下面是一種典型的對待別國小孩的辦法：「我們強迫一位德國父母的女小孩，再三向一頓我們在她家裏找到的德國軍官的照片吐口沫。我們叫她接連向美國旗行十次敬禮，然後跪下吻我們腳上的土地，因為我們是優等的美國人。」

慶祝休戰的報告可以用「癡狂」兩個字包括起來；兒童們因興奮而發狂了，燃燒凱撒的肖像，高唱愛國與復仇的歌。

簡單說來，當一個國家宣戰時，這些都是兒童所會有的心理經驗。當我們遇到戰爭問題時，我們應該把這些事稱量稱量。



在未來戰爭中，當海陸軍還沒有集中的時候，空軍用各種轟炸襲擊的戰術，就可以決定雙方的勝負了。

## 未來的空戰

陳未鳴

—— Carlos Martinez De Campos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八月號“Living Ag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明不久的飛機已經佔着很重要的地位。近年來氣體力學，飛機製造學，和飛行技術突飛猛進，日臻完美，其發展定將根本改變未來戰爭的方式。現代世界各國，對航空事業研究不遺餘力，推陳出新，爭奇鬥勝，成績優越，使人不能不拭目相看。英、法、意等國努力充實空軍力量，德、美等國努力發展商業航空。飛機製造家現在正在埋頭製造能飛越大海洋的飛機，以重賞徵求勇敢的飛行家，冒險舉行種種打破紀錄的飛行，使飛機貿易日益發達，征空事業日益成功。

大飛行的時代已經開始。空戰的飛機師在平時也找得到可以征服的境域了。一架飛機初次單獨飛越大西洋，大功告成。不久便有大隊的飛機初次作往返飛越重洋的壯舉。大飛機竭力擴張它們的活動範圍，宣傳的結果雖不能使新品暢銷，可是其發動機的偉力和飛行距離之遠，至少使一般人於驚歎

之下，產生極深刻的印象，使他們想到這種新利器滿裝炸彈或燃燒彈時的力量。在未來戰爭中，當海陸軍還沒有集中的時候，空軍用各種轟炸襲擊的戰術，就可以決定雙方的勝負了。

各國在這種恐怖的幻象下，莫不以國營航空事業為當前急務。可是飛機必需絕對新式，所以各國對於任何新發明的飛機，都採取「飛機模型」政策：只保存各種最新最佳的飛機，以供需要；不敢大量生產，因為在航空事業一日千里的情勢下，新式飛機隨時有變成舊式飛機的可能。

航空部長一方面限制國內各式飛機的數目，另一方面竭力幫助飛機廠推進國外貿易，使國內飛機工業繁榮起來。各飛機製造廠在政府的統制下，任何活動都以有利國家航空政策為前提，使國家在未來空戰中的勝利，更得一重保障。而且，國家如果要充實空軍力量，以應付隨時的劇變，航空的人才必須在平時訓練起來，動員起來。因此，列強的政策是每年增加航空人員的數目，鼓起那些在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的運動嗜好。空軍就這樣逐漸建立起來，成為國家的第三種戰鬥力，不久要把海陸軍完全統制着了。

然而，平時的大飛行是在特殊的情形下完成的：這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一點，因為第一，飛行的路程，日期和時間，都是預先根據詳細的氣候報告而決定；第二，飛行時可以選擇最適當的高度，不必顧忌敵軍陣線及高射砲；第三，飛行所用的飛機總是最新式的，而且可以利用一切空處，盡量裝載汽油燃料，不必預備戰時的攻守利器。

由另一方面說來，戰時出動的飛機，必須滿載軍火炸藥，才會完成襲擊轟炸的任務。未來的飛機與水上飛

機須有適當的設備，以便消滅敵軍的根據地和糧食物品，燒燬敵軍的營盤和車站，炸壞敵軍的橋梁和飛機庫。這些飛機必須滿裝汽油和燃料，以便在比較安全的高處飛行，抵達目的地，和風勢奮鬥，最後飛回原來的根據地。所以戰時飛行的各種統計，是與平時大不相同的。

戰時飛行不能顧及安全問題，可是襲擊的目的是否達到，却比較重要。飛行時間的長短，也不如應付敵軍高射砲和機關槍的重要。空軍所注意的不是回程是否安全，而是炸彈轟擊的效力如何。

況且，平時飛行的成績，也不能完全使人滿意。跨越大西洋的飛行還有許多不曾解決的問題。當林白沿北路探尋由坎拿大至蘇格蘭的航空線時，他發見許多可以設立航空站的地方，不過這些地方嚴寒冰凍的氣候，一年中佔六個月以上，於飛行大有障礙。現在還沒有人敢開闢一條歐洲與北美間的直接商業航空線。因為路程間沒有天然的航空站，所以航空界只得考慮設置「海上停機場」；海洋停機場公司最近已經募集了三千萬元的巨款，預備在大西洋上建築停機場。

我們試舉理想中的甲乙兩國，來略為說明未來空戰的大勢。甲國相信以空軍征服陸地的理論，因此設立一隊實力極強的轟炸機隊。總司令決定在戰事爆發時，立刻把敵軍的飛機庫，根據地，以及一切庇護所毀滅，使多數敵機無法飛回退避；同時一舉炸燬敵軍的飛機廠，練習場，及其他與製造飛機有關的中心區域，到處施行空中襲擊，使敵國的海軍及人民，完全喪失抵抗的元氣。

在另一方面，乙國的衝動沒有敵人那麼大；她正沉着地注視敵國的準備。她有些飛機能作長距離的活動，

可是數目最多的還是驅逐機，飛行甚速，機身極輕，容易控制，武裝起來時很可以隨時抵禦敵軍的進攻。這種防禦的空軍目的是在牽制敵軍的行動，進而阻斷敵人的航空線，使本國的大城市、海軍根據地、糧食、軍火、工廠、飛機場、橋梁、火車站等，得到安全的保障，同時使本國的海陸軍有充足的時間，可以集合出動。乙國相信這種政策可以避免開戰最初數日的危機，使空軍在較有利的局勢下與敵人作殊死戰。她的飛機在速率、輕量、和動作自由諸方面，都在甲國飛機之上。不過它們的活動範圍較小，所以要等到敵軍迫近的時候，才可以逞其威力。

可是乙國的海陸軍只能在敵機不來威脅攻擊時，才有出動的機會。她的空軍必須控制天空，以便隨時偵察，研究敵人的行動。因此，她的驅逐機非比敵人的更優越不可。這種飛機每小時的速率至少有四百公里，機上裝置最新式的小鋼砲，以抵禦機身龐大，軍火充實的轟炸機。當攻守各有所長的甲乙兩國空軍開戰的時候，海陸軍與空軍同時出動，勝負是難於預測的。

在未來戰爭中，空軍必須和海陸軍取得密切的聯絡，通力合作，才能收攻守的實效。海陸軍須有特別飛機隊的設備，因為飛機可以保護本軍的交通運輸，同時探察敵軍的行動。空軍在戰爭中的三大工作是增援、合作、和直接幫助，關於完成這些工作的政策，各國所用的方法不同，可是目的都是在使之有適當的調和。

英國設立航空部，使空軍獨立起來，為期最早，英國現在的空軍共分三種：（一）國防空軍，防守國內各要地。（二）與陸軍合作的空軍。（三）與海軍合作的空軍。國防空軍的任務最為重要。英國聽見德國在戰時會把商業飛機改成轟炸機隊這一類的傳言，怕境內的主要城市被毀，因此很注意防空設備的工作。英國空軍中



大炸轟機很少所以是宜守而不宜攻的。

意國的航空部繼英國而成立，其空軍在驅逐、轟炸、和偵察諸方面，都有平衡的發展。飛機隊能攻能守，戰時可以完全獨立。這種空軍不但有很強的戰鬥力，而且也能於必要時結隊以高速度飛離危險地帶。空軍中海上飛機很多，因為意國有延長的海岸線，而且又有許多大湖，可做空軍暫時或永久的根據地。

法國空軍和其他的軍部最有聯絡。其陸軍在空軍的掩護下，前進極速。空軍的飛機共分三種：（一）軍艦與航空母艦上的飛機，（二）散佈沿海各處的水上飛機，（三）直接防護商埠、海港，及各要塞的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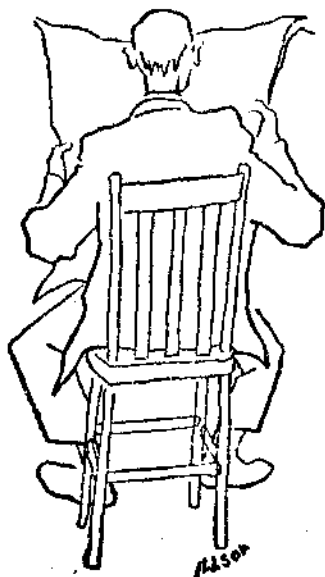
美國的空軍係以陸軍飛機、海軍飛機、和商業飛機三者組合而成，分工合作，實際上不在統一的軍權之下。可是它們由下列的機關，取得極密切的聯絡：（一）海陸聯軍總部——考慮政治問題，及軍略上的聯絡問題；

（二）航空署——考慮空軍的策略及動員諸問題；（三）全國顧問委員會——從事專門研究，各國的努力，都是以海陸空軍的協調為目標的。

本刊貢獻  
兩大長篇

林語堂譯：浮生六記（漢英對照）

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



德國事實上是給一個組織嚴密的大偵探網籠罩着的。

## 希特勒的密探

許以牧

John L. Spivak及孟却斯特指導報特別通信記者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New Masses”及一九三六年四月號“Living Age”

我去訪問德國某大城市美國某大公司的代表。

我以前也曾訪問過英人，法人，奧人，捷克人；他們所說的話幾乎完全一樣。

當我們坐在這間美國私人辦公處裏時，他對我說，「德國國社黨正在盡力為民衆謀幸福，可是你頂好先看看我們辦公處裏一些德國出品，才會明白這種情形；這些出品很可以表現德人技術的最高成績——」

他領我出辦公處，到一個小房間去。他把門關好，

才開口說，「我想我們可以在這裏說話了。」

「可以亂講一陣嗎？」我笑着說。「你辦公處裏有「蓄音機」嗎？」

「怎麼沒有呢？你當然知道德國國社黨有一個組織嚴密的偵探網吧。他們一旦握着政權，便在各國外交使節和新聞記者的辦公處與住宅，及外國重要商業機關和銀行裏，裝置一種新式電話。當你拿起電話聽筒時，國社黨秘密警察局的辦公處裏，便有一盞電燈亮起來。那邊的工作人員就把電線接上，將你們

的談話紀錄下來，然後用一種新儀器轉錄於留聲機片上備用。

「國社黨在你的電話機裏裝置「蓄音機」，使你看不見。如果你想把電話機裏的「蓄音機」拆掉，你便會弄壞整個電話機。這種新式的「蓄音機」沒有一刻不在運行，不管你是否在打電話。室中極輕微的耳語聲，都在祕密警察總局裏紀錄下來。外國要人寄居的各大旅館，也有這種新式電話。老實說，我不知道我辦公處裏兩月前所裝的電話，裏頭有沒有「蓄音機」，可是你只要跟國社黨住上兩年，便沒法子逃出他們的掌握。」

這不過是國社黨祕密偵探機關中的一小部分工作罷了。這機關普通叫做「國家祕密警察局」或「Gestapo」（係德文“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縮寫），局長是普魯士總理兼航空部長戈林將軍

（General Göring）。機關裏的特別工作，都是由他與內政部長佛里克博士（Dr. Frick）兩人計劃決定的。實際上的警察長是希姆勒（Himmler），此人從前做過校長，組織能力極強，幹起事情來鐵面無私，殘忍無情，所以工作效率甚高。

祕密警察總局設於柏林，在希姆勒的主持下分為下列各部：

第一部，監督全國海陸交通運輸，包括對鐵道，電車公司等機關職工的偵探工作。

第二部，稽查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不法活動。

第三部，監視國社黨外各機關及個人的行動，尤其是與從前的中央黨，民族黨，和民主黨有過關係的人。

第四部，監督國社黨及一切有關的團體，機關，和俱樂部。此部也擔負保衛政府及國社黨要人的重要

工作。

第五部，對付那些在經濟、實業、和軍事方面活動的外國間諜。

這五部在德國各聯邦都設有支部。此外，全國各地均有下列分部的組織，與柏林總部直接發生關係。

第一分部，監視移居外國的德人。

第二分部，監視在國內居住的外人。

第三分部，統制國內與國外往來的郵件、電報、和電話。（拆閱郵件電報、偷聽電話。）

第四分部，監視政治嫌疑犯。

第五分部，監視聯邦警察局中的反政黨分子。

柏林總部還另外設了一個特別機關，担任三方面的特殊工作：（一）維持公共治安；（二）監視褐衫軍；（三）監督大工廠及工業區。

第一方面的工作極為重要。所謂維持公共治安，

便是由分佈各地的百萬國社黨黨員密切監視德國全境人民的行動。各黨員發見人民有任何不滿的表示時，必須立刻向上峯報告。有一部分黨員當然會把這種義務忽略過去，可是遵命工作的却佔大多數，所以德國事實上是給一個大偵探網籠罩着的。

德國全境有一種防空聯盟的組織，與秘密警察總局也有直接連繫。各城市的居民均須加入聯盟。這團體除防備飛機襲擊之外，也統制着全國民衆的思想和活動。防空隊伍的檢閱、操練、房屋及地窖的檢查等工作，外表是一種民衆訓練和防空準備，實際却是偵察人民思想行動的良好機會。

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偵查褐衫軍對國社黨獨裁政權的不滿表示，以謀適當的對付辦法。

第三方面監督工廠的工作，規模甚大，負有特殊任務的職員隨處皆是。這些人員往往也是工人，混入

各工廠的職工中秘密活動。有許多是商會職員，往往故意在私人談話中大罵國社黨及獨裁政治，把那些不滿意的商人誘入圈套。更有一些人員喬裝共產黨員或社會主義者，從事「不法」活動，散佈反政府的宣傳品，以測民意。這方面的工作也包括預防怠工，預防外國間諜等任務。

秘密警察總局僱用大批女職員，擔任偵探和宣傳工作。咖啡店、餐館、夜總會，以及外國使節所參加的跳舞會和宴會，都有她們的踪跡。

秘密警察總局每天把大批政治情報轉交希特勒的私人辦事處，以供參考。這辦事處權力甚大，主持者是希特勒的老友布勒（Buhler）。

秘密警察局在倫敦、巴黎、維也納及其他歐洲國家首都，都有工作專員。他們大抵是國社黨的海外黨

員（每個海外黨員均有擔任間諜工作的可能）和行踪詭秘的男女。秘密警察局對那些敵視國社黨獨裁政權的各國要人，非常注意，所搜集關於他們言論舉動的情報，都是很詳細，很準確的。

### 希特勒的電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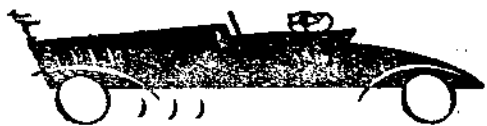
希特勒在夜間作重要演說時，總預先命人在講檯邊裝置一列列的電鈕。希特勒一邊演說，一邊偷偷地開放，並且移動那些會場的大電炬，使巨光有時投射在飄揚空際的國社黨旗幟上，有時投射在聽衆身上，可是投射在他自己身上的次數最多。當巨光投射在他自己身上時，他的衛隊接到暗號，便開始鼓掌，頓足，歡呼。頂重要的電鈕是那個下令叫攝影師拍照的。攝影師如果不在指定的時間內拍照，便有被捕入獄的危險。

——新聞評論。

“这是我的私人游泳池！”

轉載生活





我當時以為這種玩意兒只有我們這野蠻的國度裏才有，後來在大地上繞了一個圈兒，才知道這原是人類的祖傳，西方的綁票法比我們的還要高明百倍呢。

## 西洋綁票法

羅浮春

記得兒時在鄉下親眼見過「棒老二」，擎着一根木棒去「拖肥豬」，他向着人家追去，追着時把那人關在轎內，兩眼貼上膏藥，叫人抬着他繞圈子，幾天之後便說到了梁山泊。我覺得十分好笑，也很好玩，每次都想告訴那老頭兒，說他並沒有離去鄉井。我當時以為這種玩意兒只有我們這野蠻的國度裏才有，後來在大地上繞了一個圈兒，才知道這原是人類的祖傳，西方的綁票法比我們的還要高明百倍呢。

記得我初到新大陸的詩家谷時，看見街角上站着許多閒人，在那兒東瞻西望，不時動動指頭，那另一支手却永遠放在衣袋內。後來有人告訴我，那些全是歹人，看見什麼消息便用「指頭電報」向匪巢報告，這方法比警察的電信還要靈敏。第二天晚上我就碰着一個這樣的人，雙手放在袋裏，向我打招呼。他說：「查理，好久沒見你了，你好？……你是不是上那一家紅樓去？……好朋友，你上次欠我的

錢應該還我了吧！」這時一位警官從我們身邊擦過，他忙改了口說：「其實不還也不要緊，我們去喝一點東西吧！」我看見他這樣溫文爾雅，也不好意思叫警察，順手遞給他兩塊金洋，說一聲「再會」便分手了。我回到旅館才知道害怕，竟出了一夜的冷汗。

後來我去到一個更大的城市裏，在那條第四十二街上逢着一位老朋友，這朋友嗜酒如命，一定要拖着我去共醉一瓶。這一件犯法的事情在我們東方人看來並不算什麼，倒是老朋友見面時一種不可少的禮節。聽說普通的酒水都在地窖裏出賣，門上有一個小圓孔，見是「外國人」便啓門迎入。那晚上我們却登上了高樓，在一間雅座裏叫了兩瓶啤酒。還沒有打開時，我用國語向同伴說：「這空氣有些令人可怕，還是先問問酒價再說吧。」我那朋友却滿不在乎，一飲而盡。他滔滔不絕的說起故國的「蓮花白」，「川大麴」是如何的價短味長，這兒的水樣的東西就要半塊金洋。可是後來一算賬，單子上明明寫着要二十元。這時候我的友人可急慌了，他厲聲說不能給這樣多。對方把手放在袋裏，說不給可出不了門。我問他們兩瓶啤酒的貨價不就是幾角錢，他們說不錯，但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還有「戲」可看，這二十元只是「盤子錢」，酒是白送喝的。我那朋友一定不給，後來他們用武力掣去了五元錢才算結了。『戲』自然是沒有看成。這頭一次受了教訓，我以後再不敢去嘗試，直到「三點二」的新法律啤酒製成後，我的胃口才算有福。

我再向西航，去到了一座古城裏。這兒沒有閒雜人，且餐餐必有 Retsinato 飲，真可謂瑤池福地了。有一次，我逢着一位波斯人，他自稱是一位記者，約我到一家咖啡店裏酌了兩杯。他要我供給他一點東方的材料，問我



有多少黃色的太子在那古城裏居留。還說起他要到神州去，叫我把通信處告訴他，好來拜訪。我那時醉醺醺地告訴了他許多話，清醒來時全都忘了，只恍惚記得那酒資倒是我掏腰包的。過了幾天他又碰見我，說電報簿上沒有我家鄉的地名，他以後不便同我通訊。我當時起了一點疑心，忙向他說明我不是一位太子，這筆遊學金還是那地方的政府資助我的。更說起我的家鄉是如何的古老，非但電報不通，連郵政都沒有。他好像全然不相信，且頻頻向那遠處的遊客示意。我知道事情不妙，連忙雇了一輛車馳回學校。一連兩個禮拜不敢到城裏去，有一天，一個醫生來訪我，他也認識那位東方人。他告訴我那人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有急事需要二三百塊錢，特意向他商借。那醫生不敢得罪他，正要給他送錢去時，忽然看見報上說他因綁票的案子入獄了。那醫生慶幸他沒有破財，我却慶幸我脫離了這未來的災難。但我不敢久留，立刻就買舟歸去了。可是回到故鄉，人家都說我發了洋財，要用那老方法來對付我，於是我又得往江湖上飄流，永遠的飄流。

### 吹毛求疵

七月廿六日，蕭伯納八旬壽辰，各親友遂招當地歌劇團表演蕭氏所著『聖女貞德』(Saint Joan)一劇以娛之。可是七月廿八日各華報所載的劇名却都作『聖約翰』(英文該是 Saint John 吧)

Joan 與 John 字母雖祇一字不同，讀音亦幾乎一樣，可是一個是女子，一個却是男人啦。

假如一定要把該劇名譯為『聖約翰』，我提議改為『沙樂美』如何？



今日的青年作家，應當從事兩種職業。為他的文藝修養和創作力的發展起見，他應當和非文藝的社會接觸，應當知道一般人的生活狀況。

## 著作家的兩重生活

吳志鵬

美國現代著名作家，大路等書作者劉易士（Sinclair Lewis）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二月號耶魯文藝什誌。

如果我今天是教著作學的教師，我一定要奉勸我的學生，把寫作和另一種職業合併起來。

我們這些老作家的環境，可說是十分順利。我們所得到的名利，有時真不是我們所應當享受的。假使我們在俱樂部裏碰見愛倫坡，聽見他譏笑地說：『我的孩子，聽說你們的事業很飛黃騰達啊！』我們一定會回憶到他的掙扎苦鬥，為之汗顏。可是我覺得現在的情形似乎已經改變了；今日的環境對青年作家們的確有點不利。

書籍「簡直賣不出去。」這並不是一句欺人的話。去年有許多小說只銷一萬冊，這些書如果是在十五年前，一定可以銷上五萬冊。我曉得有一部很重要的傳記，以其價值而論，銷五千冊是不為太多的，可是它在美國兩年間只賣出六百冊。這位作家費了整整一年的工夫去寫這部書，結果只得一百八十元的報酬。

這種情形並不完全因為不景氣的關係。電影，汽車，酒館，bridge的紙牌戲，和無線電（尤其是無線電），

都是閱讀書籍什誌的仇敵，同時也是書籍銷路的大阻力，因為它們把我們祖先用在書籍上的閒暇和金錢，全都吸收了去。而且，我們今日建築了較小的房屋，租住了較小的寓所，因此我們沒有空地方可以藏書。啊，我們當然有地方可以放一兩部汽車，一兩架和棺材一樣大的無線電機，一個電氣冰箱；還可以有一間（如果你像我這樣，住在近郊的話）裝飾得像德國酒店的『娛樂室』；可是我們沒有地方可藏兩百部書啊。

我想將來的作家要過高尙的生活，恐怕只有無線電和好萊塢兩條路好走；世界也許還會產生一些能創作不朽之美的天才，然而，希望這些智能上的藝術在目下環境中開花結果，據我看來，無異是緣木而求魚。

可是，這種不良的環境當然不會使真正的著作家望而却步，改弦更張。你絕對不能使他不寫東西！班揚（Bunyan），刺里（Raleigh），奧亨利（O. Henry）這一類的作家，甚至利用監獄裏的閒居生活，努力著作。一個作家應該始終熱心於寫作，不管讀者多少；他如果因為讀者少而提不起勁兒來，便不是好的藝人。

今日的青年作家應該從事於兩種職業，過着兩重生活。為他的文藝修養和創造力的發展起見，他應當和非文藝的世界接觸，應當知道一般人的生活狀況。未來的巴爾札克（Balzac）或拜倫（Byron）不該整天坐在書桌邊寫東西；他應該費點工夫，努力學習第二種職業。至於講到他最好選擇甚麼職業：我勸他在可能範圍內，不要揀廣告、新聞和文學教授這些職業，因為它們跟寫作的職業太接近。他可以做醫生，什貨商人，航郵飛機師，木匠，農夫，微菌學家，牧師，或共產黨工作人員；這麼一來，他便可以靠這兩種職業去生活。

我不是在說笑話。我確實認識一位很成功的詩人，在美國威靈頓州（Vermont）北部，開了一間食品什

貨店，門前設了一個添油站。他不但有時間寫文章，而且有工夫編一種小雜誌，親自辦理印刷的事務。今日給各雜誌長期撰稿的作家，沒有一個有他一半的閒暇，更沒有一個有他十分之一的尊嚴。

如果我們都這樣做，那麼我們也許可以恢復過去作家的尊嚴。愛默生（Emerson）是個牧師和講師，霍桑（Hawthorne）是個海關職員和駐外領事，惠第爾（Whittier）是個農夫和編輯，朗斐羅（Longfellow）是個教師，羅威爾（Lowell）是個教師和外交家，何姆士（Holmes）是個醫生，惠特曼（Whitman）是個政府小吏，托洛（Thoreau）是鉛筆製造者。沒有一個是「職業的作家！」

至於我為甚麼不實行自己的忠告呢？太遲了，已經遲二十年了。可是，如果辦得到的話，我很想在勞碌而迷人著作生活中，找一些工夫在生物學實驗室裏工作，或開一間小客棧，親理各種事務（在廚房裏比在客棧老板辦公室裏還有趣得多），或動手建築一個雞棚。如果我有方法可以把生活調劑一下，不必整天坐着看書寫文，那麼要我犧牲甚麼都沒關係。

青年的作家啊，去做什貨店的生意吧！

### 蘇聯的運兵飛機

蘇聯在最近的軍事演習中，以運輸飛機運載一萬一千二百名兵士安然降落假想敵的後方陣地。其中三千兵士係以飛行傘降落的。飛機每十六分鐘運下一千兵士。降落的軍隊都帶着自動來福槍和輕機關槍。——摘錄自美

國現代史料什誌。



「同志，跟我來，現在輪到你赴會了。」

開 會 難 亞 伍

——譯自 A. Averchenko 原著故事集，柏林 A. A. Sever 公司出版——

從前莫斯科有一個樸實人，坐在家裏忍耐地喝着野草茶，用甜菜根代糖，擗樹皮代麵包，凡士林代牛油。

突然有人敲門。一位從人民委員會來的武裝兵士走進來。

「同志，跟我來！現在輪到你赴會了。」

「真的嗎？你想想看，我上個禮拜才聽……」

「那有甚麼希奇。這是一個新命令，史達林同志要演講目前的問題！」

「喂，我敢向你發誓，我早已曉得他要說甚麼話。他要叫我們大家在這困苦的情

景中再忍耐一下，他要叫大家一致反對波蘭，反對羅

馬尼亞帝國主義者，他要答應下星期叫世界革命爆

發……我心裏既然曉得他要說甚麼話，那我何必再

去呢？」

裏——名字叫愛鄂羅夫——我想他好久沒去赴會

了。你不妨去找找他看。」

「我並不是馱子，給人哄來哄去，一無所得。昨天他們才把他抓到暗探部去，因為他缺席兩次。唔，怎樣呢，我替你寫下名字好嗎？」

「我手痛啦。」

「你用不着用手聽的。」

「喂，可是手上生了一些丘疹啦。我恐怕這樣着了涼。」

「那麼把手伸在袋裏好了。」

「可是這麼一來，我怎能拍手呢？假如我不拍，你曉得我會被人家怎樣的。何必去破壞成規呢……」

「呵，用你另外一手拍自己的頸，那就行了。」

主人想了一會，他突然記得了。

「你曉得的，隔壁那邊有一個名叫伊凡諾夫的。他真贊成你們這種會。你還是挑他好。他靠開會長大

的外邊一開會，你真沒法子把他關在屋裏……他總是拼命奔出去的。」

「你消息太不靈通了。他已經死三天了。我們鎗斃他的同志，你想得到嗎？他開會的時候睡着了。」

「喂……倘使我睡着了呢？」

「別掛心，他們會在暗探部裏把你喊醒的。」

「同志，我請你喝一杯粗酒精好嗎？」

「多謝多謝。祝你健康！我十分感謝你的好意，可

是……我不能讓你去啦。你要相信我的話，我整天發狂似地團團走，要拉人去赴這些會，這些他媽媽的會，這些——大家都說一樣的話。不是老婆剛要分娩，便是辦事處裏忙得要命，或是不能出門，因為沒衣裳穿。他們都是那樣的！昨天有一個哭得跟小孩一樣，吻着我的腳說——「求求你，請你不要管我吧，對於這史達林我真討厭透了，假如在講第三國際的問題的時

候，我突然暈船了，那對我有甚麼好處呢？」他哭了，他的老婆也哭了，那些小孩都號哭起來，連我也灑了一兩點同情淚。可是，我終究拉他去了。我不得不拉他去。你既然是一個蘇維埃的自由公民，你便得服從史達林，你狗胚子！不然你們怎能有自由呢？唔，我想我還是把你的名字寫下來。」

「媽的……這會長不長呢？」

「呵，不，不長的。喂，你還是自動去好，這樣一來你我都好看啦。祇有史達林的演講，還有三四個別人，旁的沒有甚麼了。當然，末了還有到會者的投票表決。」

「呵，天啊！還有投票。喂……這麼一來時間就很長久了。」

「甚麼議案嗎？那早已決定好了的。早已用打字機打好。你看，我帶一份在身邊，人家一問我就可以回答他們啦。」

兵士把來復槍放下，在他的布袋裏索尋一番，拿出一張灰色的紙。這莫斯科人讀道：

「我們出席史達林同志所召集的會議的全體民衆，對於蘇維埃的外交內政，一致表示滿意；我們要求全體共產同志，對波蘭的小資產階級，一致作最後的共產戰爭，我們願為第三國際的榮耀而忍受各種困苦與限制！」下面有一千六百三十九人簽名。

主人把這議案讀完，長嘆一口氣，竟把胸前一粒鈕子都嘆掉了。

「唔……我們有甚麼辦法呢？拉斯普丁說得好，既被投入河中，沉也祇好沉下去了。」

我恨葬禮，假如逃得了，我真不想出席自己的葬禮，不過我們有時不妨停下來想想，你我所訓練來哭我們是何等樣人。——Robert T. Morris, 外科醫生五十年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南極之夜 DISCOVERY

黃嘉音

——Richard Evelyn Byrd 原著 一九三五年

紐約 G. P. Putnam's Sons 書局出版。

一九三四年，美國海軍上校白德，率隊員五十六人，到南極去作第二度探險。回來以後，作成一本十八萬字的巨著，名叫『發現』。本篇便是該書精彩部份的節譯。前兩段為白德上校所著，第三段起為其他隊員所作。——嘉音註

重遊故地

一九二九年在小亞美利加度過冬季的人，這次重遊舊地，有如重返故鄉。白德第二次南極探險隊是在一九三四年正月十七日抵達小亞美利加的。當時野營上面蓋滿着晶瑩光滑的厚雪。我們在雪地上掘了十四呎



深，經過一條舊隧道，才達到舊辦公室。我擦一根火柴，找到一盞煤壺燈，裏邊還有半壺火油把燈點上，火光增強，我們的影子都被投在背後。

要說那地方的情形正和昨天才離開一樣，那是不對的。屋頂受巨量冰雪的重壓，已經低落不少。牆上罩着一層薄冰。扯破的皮外衣，不合身的皮大套，污穢的內衣，四散地上。我看見我們去時把地方弄得這樣混亂，覺得有點難爲情，可是我也很快活，因爲我們能夠清理自己的東西。

我們站在那里的時候，電話鈴突然響了。我不是說笑話，是真響的。假如阿比西尼亞的皇帝這時從一個床架上爬出來，我們所感到的驚異，也不過如此。我們大家一時都站着不動。接着我們聽見白得生笑了。他發現了電話，把電鈕揪了一下。接着他隨隨便便地把電燈的開關一碰，於是就可驚異的事情發生了。電燈亮了起來，並不怎麼亮——燈泡中祇有淡淡的火光，可是無可諱言的，電燈都亮了。

爐子上鍋里滿是冰凍的食物。煤斗里還有煤炭。我們把火生起來，把食物熱一熱，吃起來正和四年前我們離開此地時一樣新鮮。隧道里的海豹肉，鯨魚肉和牛肉，還好好地保存着。

在風雪與寒冷中，小亞美利加不久就重建成功了，擴充爲世界上一個最堪注意的城市。一個水晶宮似的城市，城中有電燈，電氣，無線電播音機，一隊完美的飛行隊，隊中有四部新式飛機與技術精巧的飛行員，有各種機器廠，四輛牽引用的自動車，差不多一百五十隻狗，一個頭等氣象台，一隊科學家，有各種實驗儀器可以研究二十二門科學，一個牛乳場，里邊有四頭牛，有各種醫學器械，有糧食充足的廚房，有圖書館，氣象觀測台，甚至有

一間電影院。我們隊中共有五十六人，是在南極過冬的最大探險隊。我們因為時常派小隊出去工作探險，所以祇好用一張地圖，來指明他們的地點與行動。

因為海水時常把營前的大冰塊侵蝕了去，我們對於小亞美利加，覺得也有點靠不住，所以我們便在小亞美利加東南一哩的高障上，建立了一個退避營，造一個保藏需應品的地窖，以便危急時可以退避。

### 氣象觀測台

這里我們不妨提出建立「前進氣候測量站」的意義與目的，及其科學上的重要性。在普通以為南極探險沒有多大意思或竟然是毫無意義的人看來，至少在測量氣候這一點上，是頗有價值的。我們大半都有一點關於氣候循環的常識：曉得有一股吹過地面的空氣流，從南北兩極吹到赤道，在這股空氣流上面，又有一股空氣流從赤道吹回南北極。由多次南北極探險所得的結果，大家逐漸曉得南北兩極的大冰塊，是維持氣流流動的主要勢力，而全世界的氣候，完全是由這氣流而決定的。南極氣象學對於長距離氣候預測，有特別密切的關係。所以氣象學家到南極去受冰凍，並不是抱一種英雄好漢不怕死的心理，而是為要得到一些論據材料，叫我們較能明白「冷浪」對於世界氣候的影響。

我決定要在南進四百哩的地點建立一個設備週全的氣象台，並且決計派人到那邊去度那漫漫七個月的冬夜。可是因為設備不很完全，同時又缺乏那種勇氣，所以結果在小亞美利加以南一百哩的地方建立「前

進氣候測量站。』我們沒法子把夠給三個人用的東西運到那邊去。所以不是兩人去便祇好一個人去。在鄭重考慮了許久以後，看起來派兩個人到那邊去似乎是不合實際的。我們要曉得，這前進站是在羅斯冰障外；我們當時測量其危險性，到那里去的人無論怎樣至少要孤獨七個月，其中四個月是黑暗世界。

兩個人在這種新異的環境中擠在一間小冰窟里，依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火過日子，彼此面對面過七個月；稍微走動走動便要碰上。這種生活有誰能過呢？

觀察了各方面的情形以後，我終於決定自己一個人去了。我不能夠，也不想請別人去。事實是我真想去；當我們飛向前進站去時，我滿心的企望着這新經驗。

### 太陽的消逝

在白德上校建立了前進站以後，我們五十五個住在小亞美利加的人就忙着準備蟄居度冬的事。光景真是可怖。這時正是四月里，太陽在兩星期中便要離開我們了，可是有三架飛機，牽引自動車和狗，都還在雪地上；有一百噸煤，汽油，糧食，和許多其他的普通貯藏品，都還在一哩外；我們還得從鯨魚灣下拖運兩百隻海豹上來；我們還得裝一根無線電空線和四根電話桿；我們還得掘一段隧道。我們不禁想道，天啊，難道事情做不完嗎！

在二月里從船上搬貨下來時，我們還可以在戶外工作，祇要穿一件薄襯衫，短褲，內衣，鞋子，和一雙襪便夠了。可是現在在這四月里，太陽快要消逝了；寒氣逐漸侵襲壓迫，大風暴雪交侵；一顆蒼白的橘子似的月亮，因折

光而腫漲，把它巨大的體積推出羅斯海去。到那時候還要工作，這才怪啦；整營里的人都感到不痛快。

太陽逐漸離開了。它的光輪一步步向西北方低滾下去；顏色越來越曼妙美觀。高處的卷雲顯出熱帶植物的各種富麗色彩。黃色，金色，青色，紅色，藍色，其艷麗無以復加；沒有一點鐘，也沒有一分鐘是一樣的。

於是晝逝夜臨，這夜是深沉而偉大的，運轉其繁多的星座，放射着那急動的極光之舞曲。假如你不怕冷的話，細細觀察這變動，真是令人興奮至極。你永遠不會忘記那偉大的魔力。

同時我們不斷地與積雪奮鬥。積雪是南極營的勁敵，被暴風吹掃着，好像巨流的傾瀉把我們的用具掩埋了。我們祇好像考古學家那樣把東西一件件發掘出來。甚至到五月底，太陽已經沉下地平線一個月了，我們還在用十二呎鋼桿，在索尋機器場的用具。

在四月初，我們就發掘一條隧道，與小亞美利加的地下隧道相通。隧道的兩邊排着藏物的箱子，上面用不進水的紙做屋頂。這樣一來，我們在太陽消逝後的漫漫冬夜，就可以在地下工作了。

### 南極之夜

南極的冬季有其特有的充實與壯嚴之感。月光下羅斯冰障的景緻，可愛無比。在這裡，你覺到夜之美麗與安靜，夜之廣大與騷動，一隊隊的星星與團團轉的星座，以及極光的起落，有時候穿過天頂，好像白光的海洋與河流，有時候又爆炸成五光十色，變成探海燈，皺縮飛行的光幕，亂射的光芒。在天降冰雪時，你站在那荒蕪的冰

障上，可以看見天上月亮折光作用的神奇現象，你可以看見月暈，幻月（或稱『月狗』）以及最希罕的白光環，這時月亮正像一枚光滑的古銀幣，鑲在淡藍的，青的，紅的，以及各種顏色的圓圈中。

當你看見這種異象時，一種大地莊嚴的感覺，突然湧上你的心頭，你感到人生的偉大重要性，同時，你自然然而會有這種思想，覺得憂愁不是從『缺少』而是從『太多』而來的。你會猜想世界末日的情景，大約也是這樣的，末了一個從山頭退下去的人，大約看見天際有這種景象，這時一切終歸平衡了，風停了，海凍了，天是泰然安靜，大地如結冰一樣平穩。

當你正在幻想時，一陣暴風雪來了，把你的迷夢擊得粉碎。在暴風雪下，南極的平靜被絕大的震蕩打破了；世界突然變成一個狂風雪浪復仇行暴的地方。那冰障好像要瓦解，要被吹到下風那面去似的。這裡的風雪有一種奇特的整飭的聲響，像春天山中河流發出的瑟瑟聲。同時還有一些有韻律的陪音，火爐管的相軋聲，雪片融化在熱鐵上的噓噓聲，無線電塔上旋風發電機的畢剝聲。

這些聲響充滿耳朵，叫耳朵發鈍，直到再也聽不見聲響。可是有的時候在夜間，有一些不能描摹的東西，像把壓力放鬆一樣，把你從淺眠中吵醒。你醒後才曉得是甚麼東西：原來是嚴寒的爬行啊——呀，風已經停了。

在暴風雪中，你就是在熟得不能再熟的路上旅行，也會迷失方面，黑暗增加一種恐怖的勢力。當風雪吹得你窒息時，你祇好盲目地掙扎着，拚命喘息着要吸回被吹出肺部的空氣。這時你常會撞上一根熟悉的木杆，或跌在一箱熟悉的垃圾堆上，你幾乎完全無法自制。

## 冰天與雪地

至於南極氣候的寒冷，並不像普通人所想像的那麼利害。有些人在那冬季里幾乎天天外出，除非暴風雪來得太緊；就是在寒冷與最黑暗的日子，我們也組織許多滑雪隊到鯨魚灣去。有三次寒暑表降到零度下七十一度，至少有五六個隊員出去滑雪，滑了許多小時。在這種空氣中外出，事實上有一種真快樂，有一種興奮的味兒。當你深呼吸時，空氣似乎打到你頭部的後牆，鼻孔與喉嚨都感受寒冷的刺激。

當氣候冷到零度下六十幾度的時候，空氣總是非常穩定的。有時候當空中祇有一絲絲清風時，當它吹向下風去時，你可以聽到清風凝結，發出一種奇特的不可思議的聲音，好像中國小爆竹爆炸一樣。住在這種地方，當然時常要凍傷的。滑雪的人，手上和頰上大都有粗糙的凍瘡，這些凍瘡在我們蟄居的屋中的殘燈下，看起來好像患初期的麻瘋病。

在南極並不必穿太多衣服，這一點叫攝影師都非常掃興。好萊塢影片公司老闆給他們的訓令，一定是叫他們拍攝探險隊穿皮衣的工作情形。其實皮衣是在駕駛飛機或沒有運動的機會時才穿的。穿皮衣走動起來不但很熱，而且穿一次皮衣，臭氣總要保留在身上好幾天。

在清明寒冷的冬季，我們可以看到好幾哩外的東西，也可以聽見好幾哩外的聲響。聲音傳播開去，發出一種清越的釘鈴聲。鐵鎚的敲擊聲，甚至大聲一喊，都可以傳播到很遠很遠的地帶。遠處滑雪者在硬雪上行走的

啾啾聲，聽起來響得怕人。在黑暗中，往往可以聽見氣壓作怪的聲浪——神秘的輾軋聲與呻嘆聲，遠地含糊的聲浪，好像夜間火車駛開去一樣，突如其來的破裂與倒塌的聲浪，好像大石頭墮下一樣。最奇特的是海豹在十五呎厚冰下所發出的聲音——頭部對深處的阻礙物橫衝直撞的聲音，搔擦身體的聲音，半窒息的咯咯聲，劈削冰塊的聲音，尖銳的聲音，以及幾乎像鳥叫的顫聲。南極的冬夜並非一直很冷的。其實在五月六月里，我們幾乎被困於「熱浪」，接連有十六天，寒暑表昇到零度或零度以上。

### 冬夜的生活

在這黑暗的緩流中，生活也與平常一樣。我們七點鐘起牀。在中午時，我們稍進午餐，午餐包括荳湯，臘腸，醃牛肉，早餐剩下的切細肉菜，隔一天吃一次沙丁魚，咖啡或可可，有時候也有罐頭水菓。晚飯是一天的正頓——有一個湯，一碟肉，兩三種乾蔬菜，新鮮麵包，水菓點心和咖啡。近這冬夜的中旬時，我們還要在南極住六個月，可是牛肉幾乎都吃完了。不過還有許多鹹馬肉，火腿，豬蹄節，羊肉和海豹肉。每隔了不久，我們就在星期日吃一次雞，直到有一天晚上，肉庫被狗衝了進去，把雞肉幾乎吃光。

我們每星期看三次電影，都是在七點鐘的時候。片子有好有壞，可是我們都難得缺席，甚至做第五次或第六次都要去看。在小亞美利加看電影，往往有一種特別的感觸。假如你剛從鯨魚灣滑雪回來，身上凍得要命，腦子非常穩靜，你聽見一個女人在推拒與男人接吻，激動地喊道：「……不，不，不……請等一會兒再來！」天啊，世界

上還有這種事嗎？

晚上十點熄燈。那時候一切電燈都熄滅，爐中不能再有煤炭。這大半還是因為要省煤才規定的。隊員大多有小牀燈，是用手電池或火油點的，叫大家在熄燈以後還可以看書。可是爐火一熄，空氣一會兒便冷得令人發抖了。手發冷了，一切都凝結起來，牀燈也就一盞盞熄滅。

最可怕的試驗要算清晨的起牀了。在晚上我們進屋里來的時候，臨隧道的門總是開着的，叫空氣能夠流暢，可是屋內的溫度却要降到零度下二十五度了。桶裏洗東西的水凝結了，皮靴堅硬如鐵，掛在爐上烘的衣服也冰硬了，睡時呼吸的地方都結了一重霜。照規矩雖然七點便該起牀，可是沒有甚麼人去實行。事實上這一類規律行得並不嚴緊。我們大家都曉得自己所應做的工作，各人也各自根據他的辦法去做。對於個人的行動，如果無關大局，都有相當的自由。

### 前進站

在前進站里一切似乎都很順利。自從白德上校於三月二十八日起，在那里過孤獨生活以後，我們時常用無線電和他通話，營里的職員也時常和他討論各方面的事。

在六月底時，普特博士 (Dr. Poulter) 想用第一號牽引車做活動氣象觀測台，把它向南開三四十里，與小亞美利加的總氣象台同時觀測。接着他突然想到把牽引車開到前進站的可能性，這樣一來，在計算流星的



路線與高度時，可以得到一條較長的底線，計算起來較為準確，同時也可以得到一個比牽引車更合適的藏身處。普特博士決定在七月中旬去，可是因為記得白德上校有過一條訓令，叫大家在天還未亮時千萬別想到他那邊去。普特博士使用無線電話和白德上校討論這件事。白德上校回答說，假如普特博士以為這是得計，他是很情願批准的。可是他說最好先試走走看，看三月里所樹的旗標還看得出不，然後再作最後的決定。他堅持主張不可冒險。

我們現在才曉得他當時正在智窮力竭的情況中，他中了火爐與火油氣的毒，不大能走動，祇靠一些冰凍食物過活。可是他還是照常做觀測氣象的工作。這時六月里和暖的天氣已經過去，七月里寒氣侵入，寒暑表低至零度下五十度者有二十五次之多，低過零下七十度者四次；有一次竟達到零度下八十度。這時白德上校祇好眼睜睜看着他的房子被埋在風雪中。

在七月五日，白德上校的無線電話初次不通。第二天無線電員台爾 (Dyer) 把無線電話重新接上，聽見白德上校在用手搖發電機的聲音。那時候我們雖然每天試打兩次，可是直到七月十五日才算打通。這一天台爾把開關一轉，正接到白德上校發一半的電訊，叫牽引機不可冒大險。

在七月二十日下午兩點半時，第一號的牽引車向南駛出。我們靠着無線電的力量，曉得牽引車的前進情形。在二十三日上午十二點三十分時，台爾截到牽引車發電員發給白德上校的電，報告旗標多已埋於雪中，牽引車無法駛達前進站。因此第一次到前進站去的試驗便算失敗了。

可是白德上校並沒收到這封電訊，他祇曉得牽引車已經出發，可是他朝北舉目企盼，終於沒看到牽引車來臨的痕迹。他以為牽引車上的人已經遇難了。他在日記上寫道：

再也收不到無線電了……當我手搖瘦了時，我試用腳去搖，可是無線電機用腳搖起來非常不便，時常管制不住。最不幸的是收音機修不好……我要是到時不把警標點亮，他們無論如何恐怕找不到這冰窟的吧……

### 第三號牽引車

這時我們大家都以為白德上校病了，不然為甚麼沒收到他的無線電呢？有時候收到他的無線電，也祇是斷斷續續幾個字，我們打去問他為甚麼時常中斷，他回答說「手痛。」在八月初時，白德上校來了一封模模糊糊的無線電，我們叫他重打一遍，問他是不是生病還是受傷了，他說他很好。這時我們大家都非常擔憂。在八月八日早晨十一點半時，第三號牽引車載着三位隊員向前進站疾駛而去，由普特博士負責，當時溫度是在零下四十度，天是黑暗的。他們雖然遇到不少的困難，可是幸虧找到沿途的旗標，在十一日終於達到前進站了。我們打無線電去詢問白德上校的現狀，覆電說：「很虛弱，可是大約可以度過難關。」普特博士並來電報告，說氣象紀錄很完全，並且說他們將暫住前進站，等白德上校好點時才回小亞美利加來。

他們在那邊住了兩個月，直到十月十二日，飛機師保林（Bowlin）才從小亞美利加駕「遊客」號飛機向前進站飛去。剛過一點鐘時，前進站來了無線電，說飛機已經飛回小亞美利加了，白德上校與普特博士機同

回來。一小時後，飛機在天際出現，漸飛漸近，我們都進前去迎接。

### 最高的速率

下列為人造的東西及天然的東西的最高速率。  
所列的數目係每小時的英里數：

- 船.....八四·〇七
- 汽車.....三〇一·四七三
- 水上飛機.....四二三·八二二
- 聲音.....七二〇
- 地球.....一·一一〇
- 新式子彈.....三·六〇〇
- 彗星.....二〇·五二〇
- 光.....六六九·六〇〇·〇〇〇

——紐約世界電報——

廣告價目				期數	地位	
十二期	八期	四期	一期			
三三四元	二七二元	一二四元	四十元	全	面	
二四〇元	一七〇元	九十元	廿五元			半
一一四元	一〇二元	五十四元	十五元			四分之一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冊二角
全年	半年	預定冊數	
十二元	六元	日本	國內香港澳門
二元八角	一元四角	國	
三元八角	一元九角	外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宇宙風

郁達夫先生近影

關於魯迅之二	知堂
魯迅先生的小說	孫伏園
魯迅與寫實主義	劉大杰
農村故事連環畫	趙望雲
差不多的真理	沈有乾
包頭通訊	及時
池逆宗墨「修聘滿洲國」演說詞	田無災
冀東的教育	傻儂
唐山印象(圖)	田無災
接壁兒老太太言	呂方邑
抵美印象	林語堂
駱駝祥子(長篇)	老舍
北伐途次(長篇)	郭沫若

## 第三十期目錄

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出版

姑妄言之

不信任自己	蘇雪林
忍辱	葉永蓁
不戰的損失	憾廬
流浪者自傳	嘉德譯

初次 預定 價目 表

時間	冊數	國內	香港	澳門	歐美
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六角	二元	二元二角
全年	廿四	二元	三元二角	四元	四元四角

時間	冊數	國內	香港	澳門	歐美
半年	十二	八角	一元二角	一元六角	一元八角
全年	廿四	一元五角	二元四角	三元六角	三元六角

寄費在內。限於直接向本社定閱